

求真务实闯出文化强区新路

黄维孝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并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武清区委 2011 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包容开放、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提升文化建设软实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筹码，一个地区 GDP 是一个地区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作为从事文化行政管理工作者，面对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与重任，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对此去作一些关于理念上的思考和工作上的探讨。

“文化强区”，是指一种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的状况的现象。“文化强区”要达到的目标：公共文化设施功能配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繁荣有序、文化遗产保护有力、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地保障和满足、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竞争力显著增强。

“文化强区”中的“强”又是一个动态词，则是一个通过发展文化来推进一个地区为达到上述文化目标和加强整个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科学发展观来说，这是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过程。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区的文化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文化体制改革进展较为缓慢，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竞争力还不够强，文化艺术专业人才缺乏、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我认为要把“文化大区”建设成为“文化强区”这个目标，还需要一个过程。

如何以建设文化强区为目标来抓好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人们有许多深刻的表述，我在工作实践中也总结出五句话。

（一）文化是政治。文化不单纯是文化，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对文化的态度，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态度，对实施城市化为主导的率先发展战略的态度。因此，不重视文化就是不讲政治。

（二）文化是形象。近些年，许多地区一心一意打造文化名片，文化品牌，塑造和传播本地形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历史看没有文化是野蛮和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地区是没有开化的地区。所以衡量一个地区是不是落后，经济是一个指标，文化同样是指标，因此不重视文化，就等于不要地区的脸面。

（三）文化是环境。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是子孙后代成长的环境，也是吸引人才和资本的环境，是投资环境，旅游环境。一个城市、乡镇、企业、村庄文化氛围浓厚，文明素质很高，人们就会如沐春风、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政府的工作也就会如鱼得水。因此，不重视文化，就如同不在乎环境。

（四）文化是生活。文化本来就是人的生活。文化可以让一个地区的人拥有最高贵、最体面、最富有尊严、最有追求的生活样式。人除了要满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外，还要满足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唱歌、绘画、书法、摄影、娱乐等文化活动不仅是文化学习和创造行为，也是人们生活内容，不重视文化就是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五）文化是经济。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文化能推动经济发展，文化能使人提高素质，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二是文化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文化同样是经济产业，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发展经济。区委已把文化产业发展摆上重要位置：“引进文化产业项目，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由此可

见区委已经把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目光投向文化产业，这是一项明智之举。

我前面所说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是形象，文化是环境，文化是生活，文化是经济这五句话都不是“事实判断”，而主要是“价值判断”。

胡总书记讲：“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把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价值和意义，提高发展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极为重要。

区委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意义，越来越重视文化发展。承认差距，“文化建设欠债太多”，决心把“提升文化建设软实力”当成重要抓手。实事求是讲，在我们基层不重视文化发展的现象依然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对文化的价值不认识，对文化工作不研究，对文化的落后不在乎。我们一定要破除经济发展是硬任务，文化发展是软任务的错误概念。文化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是重要的硬任务。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意识尽快统一到区委工作要点上来，不抓文化就像不抓经济一样不可容忍，在文化发展上无所作为与在经济发展上无所建树一样不可原谅。

二、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文化发展至少承担着三大任务：

（一） 丰富群众生活。

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先建设惠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设施，满足基层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公共文化设施要做到“横向无盲区，纵向成体系。”从全区看，今年我们就能实现全区行政村农家书屋和村文化室的全覆盖，完成15个乡镇文化中心建设（全部600平方米以上建筑面积，个别乡镇达到2000平方米以上。）和乡镇文化站全覆盖。“纵向成体系”就是城区新建两馆两院即（图书馆、博物馆、武清大剧院、大运河书画院）能够形成从城区到乡镇的纵向体系，用城区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带动乡镇带动乡村。

要使城乡广大群众享有逐步提高的文化权利和逐渐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为此要广泛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我们文广局提出了全域谋划文化科学发展新跨越。总体思路即：“主流媒体主导舆论阵地，舞台艺术天天有演出，群众文化周周有活动，博物馆月月有新进展，公共文化设施年年有新改观”。具体工作目标是：政府主导搭建公益文化活动平台，从城区到乡村，看书有去处，书画有人教，唱歌有舞台，跳舞有团队……，促进文化生活的全面繁荣。

（二） 调整经济结构

文化产业也是经济产业，从现在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我们已制定出武清区“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规划中提出“力争用五年时间使武清文化发展水平与武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把武清建设成为全市叫得响，全国有影响的区域文化中心。形成运河气派，雍阳风格，武清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文化产业从“新引擎”到“支柱产业”。

武清“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确定为，“一带、二园、四区”的总体格局。一带即运河文化产业带。以运河流域武清主要途经范围，以运河文化为背景，将运河打造成集观光、购物、滨水、休闲、文化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观光带、文化带。二园分别为：一是武清现代文化产业园。依托黄庄地缘优势以大的文化产业为依托，发展高端产业，形成高端文化产品集中园区。提升文化产业的规模效应和竞争力。二是蓝猫动漫网络文化产业园。打造动漫游戏产业基地、动画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四区为：一是自行车文化产业园。建设全球高端自行车制造基地和自行车文化中心，自行车主题公园、自行车文化产业开发。二是艺术家聚集区。建设中华文化会馆，艺术家工作室，私人收藏博物馆，文化风情街，艺术公园，综合配套的六大板块。成为立足京津，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的国际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三是文化休闲旅游区。以大黄堡湿地资源为中心着力发展湿地主题公园，燕

王湖、翠金湖、金泉湖等生态旅游、休闲、养生为一体的水上游乐，民俗体验，生态露营，休闲度假，商务会议，宗教文化，特色文化旅游。四是特色乡村民俗文化产业区。运用民俗文化、生态农业实现“一村一品，一镇一园”，利用我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挖掘传承乡村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发展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从发展态势上完全可以展望十二五期间，我区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将带来六大转变即文化形态、文化层次、文化服务、文化格局、文化动态和文化遗产的六大转变。

（三） 提高文化水平

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文化发展承担着提高各大文明的重担。物质文明的提高依赖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文化成果本身都属于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发展也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明的提高离不开文化建设。由此可见，文化发展担当着提高全社会文明水平的使命。要普及基础教育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培养健康的道德文化。

三、政府在文化发展上的主要责任。

应该说，政府在发展文化中责任重大，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如何，关键看政府，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应集中在：主导和指导，规划和规范，推动和推广。

（一） 主导和指导

主导首先就是说，政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责任主体，凡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必须是政府主导。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不存在“市场化”问题，必须保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公益性、均衡性、基本性和便捷性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免费开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以及基层的文体活动中心。

主导其次是说，政府要始终走在文化产业的前头，牢牢掌握和用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动权。把文化资源变成文化产业，把文化大区变成文化强区，把文化产业变成攻坚工程、旅游发展工程，这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运用税收、金融、法律、行政的多种手段调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政府的主导作用。

文化建设是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打天下，需要组织和动员社会参与。引导责任就是鼓励社会组织、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引导的手段要不断创新综合运用，比如政策引导，规划引导等。

（二） 规划和规范

要把文化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指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公益性文化发展规划，乡镇文体中心发展规划，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等。经营性文化产业同样需要规划，如电影院、电子游艺厅、网吧开多少，都要合理布局，都要有详尽规划，不可一拥而上，也不可随意布局。其他还有如旅游演艺发展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工艺开发规划，文化产业基地建设规划等。规划要集中体现政府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思路，避免无序竞争，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文化发展过程需要规范。规范文化产品质量，规范市场，最主要是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要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二是要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三是要从主要面向基层单位转而面向全社会转变。对此总结出三句话：既要审批，更要服务，审批就是服务；既要监管，更要发展，监管要服务于发展；既要重视体制内，更要重视体制外，体制外蕴藏着文化建设的巨大能量。

规范文化产业质量，最主要的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精神产品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多的体现在社会效益上。有些精神产品的直接效益不大，但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方面的作用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前提。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

规范文化市场包括扫黄打非、查处假冒伪劣、制定文化产品交易规则，维护消费者权益，建立市场秩序，使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在规划中繁荣。

（三） 推动和推广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如：项目推动、市场推动、资源推动、政策推动。推广就是从试点到展开，从个别经验到普遍开花。推广也是宣传推介，把一个单位的做法向全区宣传介绍。把我区向全市乃至全国宣传介绍。在文化建设中，宣传推介的作用极其巨大，需要认真策划。宣传推介可以为文化建设营造舆论环境，提供精神动力，提供智力支持；宣传推介可以解惑释疑，凝聚人心，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文化建设；可以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促进文化招商引资。可以肯定，区委确定的全面宣传、包装、推介武清战略，对武清文化全面发展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文化发展不仅仅是宣传和文化部门的事，而是党委政府的任务，是全社会的任务。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吹拉弹唱，写写画画，而是内容丰富，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武清政治、形象环境、生活和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不仅仅要靠体制内，更要调动和依靠体制外。我们逐步扭转对文化建设的一切不正确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市委、区委关于文化发展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武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武清的文化明天一定会更好。

（责编：李蔚兰）

一缕孤烟细

李建伟

—

迟伟出生的那天下午，他爹正好行进在某消防中队军事汇报表演的方队里。爹的脖子挺得像要打鸣的公鸡，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像微风指挥下的波浪。

迟伟的娘，此时正平躺在一家医院的床上。少了丈夫的呵护，娘脸色平静得如同一张白纸。护士要给她输液了，将针头扎进细嫩的胳膊里，她竟纹丝不动。护士忙活完了，从她身边离去，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上下牙齿一错，整个下巴便出现扭曲的模样来。

她疲惫极了。

在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段时间之后，娘突然听到一声略显刺耳的喊叫：“11床，做术前检查！”

娘一激灵。她隐约感觉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将在她面前徐徐展开。

喊叫声在持续了约摸半分钟后，再次响起。这时，楼道里出现一阵震雷般的脚步声。一个貌似粗野的男人，一个有着公牛一般力量的男人，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娘面前。

爹一语不发，站在娘面前使劲地搓手。最后，还是娘主动扶住爹的臂膀，示意他往前走，然后出门，然后向右拐。

爹后来回忆说，他一生中度过最为漫长、最为浪漫的时间，是他守候在手术室前，等候娘的归来。那一段时间，他甚至很少想到孩子。他说，他这种想法不能轻易告诉别人，否则别人要骂他不是东西。可那是他的真实想法。他甚至觉得那次等待比他第一次与娘约会时的等待，更意味深长。第一次约会，是爱情的召唤，而这一次，是命运的召唤。

爹清晰地记得，他端坐在走廊的木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术室门框上大大的“肃静”

二字。当时，他突然有种想发脾气的冲动，因为他觉得这两个字是向他发出的无声的挑衅。他的内心都翻滚成油锅模样了。

二

娘生迟伟的时候，极不顺利。不知为何，孩子脐带绕颈。爹当时一听脐带绕脖子，就想到，莫非是娘怀孕时，在中队住的时间太长了。尤其在后半期，娘很喜欢溜达，到训练场上去溜达，一帮子兵当时天天练习打水带。练打水带，是消防战士的基础训练科目。有一个兵跑的姿势非常好笑，经常把娘笑得前仰后合。爹说，娘真不该肚子里怀着孩子，不听音乐，不背诗词，而是天天看战士打水带。

生完迟伟的娘，比从前更加柔美，更加精干，身材坚挺瓷实，胸脯不垮不塌，而且浑身透着“见过世面”的美。这种美“欲赞无词”，没生过孩子的女人难以体会。娘对自己的美貌异常自信，她有一天对爹说，自己从前是“昨夜西风凋敝树”，现在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娘觑着细长的下巴问爹懂不？爹满脸堆着笑，却半天接不出话来。爹连基本的古典诗词素养都不具备，憋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便扭头躲进了厨房里。

娘知道爹是省城有名的灭火尖兵，可她心头有时涌起的火焰，是无须爹及时举起水枪的，而是需要“火上浇油”，和她继续“玩儿”一程。

爹从厨房里出来，不一会儿，便将一个近乎碗口大的橙子洗净，送到娘面前。

爹蹲在娘面前，看着她小口小口地把橙子吃完，泪如雨下。

爹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

自从迟伟满月后，娘的工作积极性大不如前了，有时上班迟到，为这，没少挨领导批评。

爹是知道的，比从前更加疼爱娘。有一次他从中队回来，见娘若无其事地看宋词，额前几绺刘海儿轻拂在书页上，便悄悄溜到娘身后，用粗糙的大手护住娘的肩头，轻声细语地告诉娘，别怕，哪天失业了，我养你！娘莞尔一笑，没动身，而是更加专注地看宋词。爹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叫一声，妈呀，我想……

娘突然对面前这个看上去傻头傻脑的男人刮目相看起来。她扔下书本，向自己的男人扑去。爹像接一朵轻柔的棉絮，轻而易举地接住了娘。爹挪了一下屁股，便慌里慌张地腾出嘴来，往娘猩红的嘴唇上凑。这时，平躺在床上熟睡的迟伟，弹跳而起，哭声震天。爹急忙停止动作去抱迟伟。迟伟刚被爹抱定，就嚷着要娘。爹只好去给儿子找玩具。

当爹费力找来一个粉红色的布娃娃时，迟伟已息住了哭声，平静地躺下睡着了。

爹望着低头不语的娘，娘望着低头不语的爹，彼此心头都掠过一阵苍凉。爹想，孩子的可爱之处，有时完全出人意料。

三

迟伟上幼儿园前的时光，基本是在某消防中队的大院中度过的。爹整整当了三年队长，娘整整在离中队不远的中学教了三年书。

多年后，迟伟非常想念那段岁月，想念那些可爱的兵叔叔，还有那三个电话班的兵姐姐。兵叔叔中，他最喜欢小林。小林出生于单亲家庭，但性格开朗，待人友好。他是从没给迟伟买过玩具的战士，因为他的津贴从来都是一分不剩地寄给母亲。但迟伟却对他记得最牢。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故事大王。在无数个温馨凉爽的夏夜，小林总是在训练后，快速地跑来给迟伟讲故事。在满天繁星的夏夜，一个大男孩儿的笑声，一个小男孩儿的笑声，常常把夏夜装扮得绚烂无比。

在兵姐姐中，迟伟最爱淑莹。淑莹是个大脸盘儿的姑娘，但不过分，一双传神的眉眼，恰到好处地镶嵌其上。淑莹性情温和，不像其他两个女兵张扬，迟伟最爱躺在她怀里听她数数。有时迟伟闹肚子，一宿一宿地不肯睡觉，爹就和其他两名女兵商量，把淑莹的班儿做了

调整，让她带迟伟睡觉。

淑莹开始时觉得不妥，毕竟一个姑娘家，哪能这么早就进入带孩子的角色？可后来，她尝到了“甜头儿”，觉得简直是一种享受。尤其在冬天，迟伟身上热乎得就像小火炉，抱着他睡，夜里从没被冻醒过。而迟伟夜间从来都是一觉到天亮，乖极了。慢慢地，迟伟发现和淑莹姐睡比跟娘睡更舒服惬意。娘那里踏实，却略显空旷。淑莹姐那里，安逸而且紧凑，尤其是淑莹姐细细的胳膊，绕过自己的后颈，穿过自己的耳际，回到自己的脸庞时，迟伟感到阵阵眩晕袭来。他一动不动，享受着他这个年龄难以读懂的穿越，用他刚学会的亲吻别人的动作，把淑莹姐的脸都快糟蹋成一片菜地了。

在迟伟两岁半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小林叔，最爱的淑莹姐都要退伍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晚上，他在火车站先是送走了小林叔，然后又亲眼看着淑莹姐乘坐的火车徐徐开走。他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从脸上滚落下来。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小林叔和淑莹姐了。在之后连续很长一段日子里，迟伟总是半夜醒来，无缘由地哭闹，娘知道他是想淑莹姐了。

在迟伟三岁那年，也就是他进幼儿园的时候，淑莹姐去北方出差，顺便看了一回迟伟。而这时的迟伟，显然对她已毫无印象。不过，迟伟那天老老实实地在淑莹姐腿上坐了半个多小时，让淑莹姐眼里快要涌出泪花来了。这位恋爱过三次又失恋过三次的女孩儿，无限感激地看着腿上的这个小男孩儿，是他，曾经给她带来过无数的温暖。尽管那种温暖直接、简单得不值得记住。

四

爹给迟伟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忙字了得。他直至快上小学了，还分不清爹究竟是干啥的。同学问，他就说是灭火的。同学问，除了灭火你爹还会干啥？他就再也答不上来。平时赶上娘有晚自习的时候，他的晚饭总是兵们给送来。兵送来饭，往往叮嘱他两句话就走了，他常常一个人对着饭碗，一哭半个钟头。

那时，他们家已搬到大队里去住了，是爹单位分的偏单。爹晋升了，听别人叫他大队长什么的，反正他也弄不清这长那长的是啥意思，更不知有何用处。他只知道，哪怕爹当的官再大，他也是要经常晚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吃饭一点不香。迟伟有一段时间脾气非常大，偶尔还将玩具摔得满屋都是。迟伟有时非常羡慕大队营院旁一家收废品的人家，他们住的房子是自己搭建的，低矮而且没有窗户，门似乎也是强安上的，显得极不协调。可他每次放学时，都能从门缝里看到他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小孩儿好像刚会走路的样子，而年轻的爸妈一边喂他，一边互相逗着乐儿，欢声笑语不断。

迟伟有时有种很奇怪的想法，比如他想哪天来个“突然袭击”，贸然闯进去，哪怕被他们臭骂一顿也是值得的。每每这么想时，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快活。

迟伟经常自言自语。有一次，爹夜晚来到他睡觉的小房间，发现他竟然没睡觉，光着屁股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把爹吓了一大跳。爹过去搂着他的脖子，想陪他说会儿话，他却拉开被子一股脑儿钻了进去，并将头盖得严严实实。

爹木然呆在床前，说不出话来。眼泪滴到鼻沟儿，便凝固了。

五

在消防部队干了十年的爹，不想把个中的辛苦轻易流露给别人。干什么不辛苦？天上掉馅儿饼，你还得费力弯腰，否则你也要饿肚子。他曾拿这个道理无数次地教育过战士，也曾拿这个道理无数次地教育过自己。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爹，显然给予娘和孩子的理解太少太少，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有时偶得闲暇，爹为了附和娘，也整本儿徐志摩的书拿在手上，可常常没翻两页就睡着了。他的理由是太累了，自己很容易困。娘却观察到，爹那双抱水枪的手，拿书经常是拿倒了，而且是如此的难看，一点也不优雅不说，死死地拽着，生怕书会

飞似的。

有一天，我会让你们骄傲！爹经常爱在娘和孩子面前说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有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这样，有一天，爹请了一位书法获过奖的战士，帮他抄写好这句话，压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以便时时提醒自己。可很快，他便淹没在了工作中，尤其是当火警电话一响，他整个人的魂儿都被牵走了。

迟伟至今仍记得有一天下午，天空暗得可怕，山雨欲来。爹刚从大队部门口的台阶走下来，突然，两个战士跑到他面前，匆匆忙忙地说了一通，又一溜烟跑了。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停在爹面前。爹回头看了一眼迟伟，便跳上了吉普车。

二十天后，在省城最有名的一家医院里，迟伟才知道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原来郊区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当日晚，一辆大货车因刹车失灵翻到山涧里，车上乘坐的八人受伤被困，三人当场死亡。事故现场距离中队近 30 公里，山路不足五米宽，是时大雨滂沱。抵达事故现场后，官兵们看到事故车紧挨着山涧倾斜着，车上的货物全部散落，车头、车厢严重变形，被紧紧卡在车中的司乘人员不断发出微弱的哀叫。

“快！全力抢救受伤人员！”随着爹一声大吼，救援工作全面展开。

由于车头严重变形，被困人员的手、脚及胸部，均不同程度地被夹在凹凸不平的驾驶室里，严重影响了救援行动。同时，事故现场地形复杂，泥土松散，大雨使得溪水不断上涨，摇摇欲坠的车体随时会再次翻滚。为争取救援时间，爹身带撬棒、消防斧、无齿锯等破拆工具，试图钻进车体内救助伤员。

“不要紧张，消防人员已经赶到，马上就能救你们出来！”爹一边对车体进行切割，一边隔着车窗玻璃不停地对被困人员进行安抚。哧哧的切割声震耳欲聋，不一会儿，几名受伤人员先后从车窗内爬出来，当最后一名女伤员从车窗往外爬时，爹一只臂膀托住她的肩膀，一只手握着消防斧，不停地砸着车玻璃。

队员们把担架都准备好了，等待女伤员随时躺倒在上面，然后径直送往救护车。然而，意外发生了，车体发生滚翻，只半秒钟工夫，车头便直扎进山涧里，空中飘过一阵轻盈的喊叫。

氤氲着薄雾的山涧，冒起一阵轻烟，烟雾尖且细，深沉、险恶，夜都是疼痛的。

消防队员从山涧里搜救上来爹和那名女伤员，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零七分的事了。爹紧紧抱着女伤员，女伤员除了已断气，几乎毫发无损。而爹，一条腿已与身体彻底分开。

有一天，我会让你们骄傲！

娘连续多日不能入眠，耳边回响着的始终是这句话。而迟伟，除了每天上幼儿园外，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只是有时回家，感觉有不少肩扛星星的人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爹被一群人抬出去的那天早晨，迟伟正蹲在厕所里拉肚子，拉着拉着，就听见有人喊他出来，于是他提起裤子就往外跑，用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跑到大门口，目送着爹远去。

爹牺牲后的日子，迟伟就跟随着年迈的奶奶过。七岁那年，迟伟开始上小学。因为先前幼儿园大班多上了一年，因此，他一年级只上了半学期，就直接念二年级。在学校里，他的各方面表现都良好，特别是和一名刚到学校的代课老师、女大学生郝娜成了朋友。郝娜长相一般，但走路很美，欲行又止，欲止又行，挺胸抬头，很从容，也很自信。

她上课总是喜欢提问迟伟，而迟伟每次总是对答如流，她很高兴，迟伟的自尊心也得到很大满足。有一次课下，她还把迟伟带到她宿舍，看她以前男朋友的照片，问迟伟帅不帅？迟伟这孩子是直肠子，有啥说啥，向来不喜欢细长瘦高的男孩子，像个烟囱似的，既没态，也没型。迟伟当时直抒胸臆地说了三个字：帅个屁！而且还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和这个男的睡觉了没？郝娜惊讶得半天没合上嘴，然后一巴掌打在迟伟的鼻子上，血汨汨往外冒。迟伟当时没哭，郝娜却吓哭了，一时不知所措。她手忙脚乱地在棉被里拽出一块棉花，塞进迟伟的鼻孔里。

六

按照娘的意思，迟伟最好长大了能成为一名像爹那样的消防兵，不过，最好能干个文职啥的，因为灭火和抢险都实在太危险了。

不过，年轻人的志趣，确实不是父母能左右得了的。迟伟对消防兵自然羡慕得很，但他还是没有强迫自己，而是顺着自己的爱好，决定干自己爱干的事。有一段时间，迟伟疯狂地迷恋上了摄影。他曾经拿着一张照片在 A 城参加评比，那是一次名为“谈兴正浓”的人像摄影大赛，报名者踊跃，足足有万人。迟伟的照片没能在大赛中获奖。一位长发披肩、脸蛋浑圆、牙齿蜡黄的女评委说：你的照片拍得太细了，缺乏草率。迟伟当时嘴里嘟哝着：小母牛，你在我面前敢玩儿倒拉车，什么叫太细，什么叫草率，呸！

婧是那一拨评委里唯一欣赏迟伟作品的人，同时也是评委中长相最漂亮、最能打动男人的人。迟伟曾经在无数的送给婧的情书中描写过她的长相。婧确实长相很细，他们大约同居了二百零一天，平时散步时迟伟还是紧紧拽着她的手，这样不管她的脚步是快还是慢，都在迟伟的控制范围内，迟伟可以有无数个可乘之机看她、读她，或是光明正大，或是偷偷摸摸。

婧在评价迟伟照片时，只用了两个字：超脱。她说，对于一张几近完美、堪称经典的照片来说，用三言两语或是连篇累牍的话来评价，都是强人所难的事。她当时看迟伟那张照片时，足足死盯了四五分钟，看完竟然当着评委的面泣不成声。她对自己的失态毫无畏惧，而迟伟却抓耳挠腮，不知所措。婧说迟伟那天的表情可爱极了，迟伟连拉带扯地将她拥入怀中，一个劲儿地安慰她要坚强。

婧是在迟伟的一次次追问下，才说出“超脱”二字的，哪怕她是一名文学学士、法律硕士。迟伟突然想到，假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有一天突然遭遇心仪已久的白马王子，她可能会用带电的眼睛告诉男孩儿自己的心是如何的颤抖不已，但她一般不会冒失地喊出声要将自己的贞操拱手相让。

那一天，如果迟伟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阳历 4 月 21 日。那一天，正好是爹牺牲 12 周年。

在迟伟后来的生命里，唯一与消防有关的事，是每年的 11 月 9 日，他不管多忙，都要背起相机，和婧一起，到警营里为消防战士们拍照。因为他的这一举动，他的通讯录里，记录了数千名消防官兵的电话。

迟伟说，他每次给消防战士拍照，就会想到爹。他说，透过视窗里看到的影像，常常和脑海里的爹重合在一起。他曾试图把这种感受写进自己的博客里，但没有成功。他难以用文字描述这样的感受。他说，他只能用给消防官兵拍照来回忆爹，直到有一天，回忆，苦涩成忧伤。

（责编：朱新民）

村 官

袁文洪

一

一辆黑色轿车在宽阔的柏油路上急驶，里面播放着闫维文演唱的《母亲》。车轮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转成两朵花，柏油路两侧的村庄、田野、树木迅速地向后闪去。郑天亮也随之心潮起伏，涌动着久别家乡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儿。快到家了，他调高了音量，声音立刻更响亮：无论你官多大，无论你多富有，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是啊，郑天亮在桃

花村长大，这里不仅有生他的爸妈，有养育他的土地，还有生活中的父老乡亲。人和树一样都有根，那便是故乡。郑天亮只身在外，但始终没忘桃花村，每逢佳节，甚至一见到桃花，就想起自己的家，就想爸妈。此刻，他的眼睛湿润了，望着远方绿树掩映的小村庄，他在心底里呼唤着：桃花村，我回来了！

不难想象，桃花村是因种桃而得名。据说，明朝永乐年间，江南一赵姓人家在此定居后，先是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两棵桃树，后来又在村边园子里种，再后来就在地里种，村名也就叫了桃花村。或许因为这村名，桃花村的子子孙孙继承了祖业，多少年来始终没让桃树断种，即使在“大跃进”年代也保留了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沙碱地改造，村南大沙坑改造成果园。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扶植林果业，出台了很多政策，四百多户千把口人的桃花村几乎家家户户有果园，品种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改进，桃花村成了有名的林果专业村。每到春天，桃、梨、苹果、海棠、樱桃，花儿片片，芳香扑鼻，竞相开放；秋天，果实累累压弯枝头，人们忙着收获，喜笑颜开，陶醉在这丰收的季节里。

桃，使桃花村人的腰包变鼓了，日子越过越好，有的成了种养殖大户，有的在镇住宅区买了楼，更有钱的买了小轿车，搬进城里。桃花村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小康村，而且成了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上过电视，登过报纸，哪的人都来参观过，桃花村的人多大的官都见过。

桃花村的人因生在桃花村而骄傲。

当然，更骄傲的自然是桃花村的村官们。村委会办公室，各种旗子挂满了墙，各种牌牌摆满了屋，不论哪来人检查参观，首先准是桃花村。时间长了，桃花村的任何一位干部都练成了一副好口才。不论是汇报经验，还是介绍发言，不拿稿儿，不打诨儿，滔滔不绝，说得人人点头称许，不论说多少，说的时间长短，却少不了一句话：桃花村实现了人均一亩果！这，似乎成了桃花村典型经验中的经典语言，成为桃花村的品牌，也因此成为镇里的一面旗帜，区里的先进典型，甚至在市里也挂上了号。镇里的书记、镇长能和市长、区长握手合影，八成是沾了桃花村的光，难怪桃花村的村官们在镇领导眼里成了“香饽饽”。镇里各部门也都对他们高看三分，各种政策往桃花村倾斜，各种荣誉往桃花村里送，把桃花村作为典型，以点带面，全镇推广。桃花村的村干部在各村的干部当中也显出高人一等，虽然见面免不了谦虚客气，但行动坐卧难免带出“老大”的气派。其他村的干部虽然不服，但自知弗如，只能暗中憋气儿，少不了主动让座、点烟和敬酒。

桃花村的村官就是牛！

牛是牛，但也有难事。年年卖果子的时候，本来丰收了应该高兴，可老百姓却见不着笑脸儿，因为不及时卖掉就会烂。卖果难，让老百姓急，村干部愁。那年，郑天亮大学毕业，他实在看不下去乡亲们那种难劲儿，帮助联系卖果子，不但事没办好，着着实实栽了一个大跟头，逼得他不得不离家外出打拼。虽然这事过去几年了，但他当时那种尴尬与愧疚始终挥之不去，心灵深处的疤痕难以抹平，并且常常给他带来阵阵刺痛。这次重回家乡，就是要争回这口气，给桃花村一个惊喜。

郑天亮隔着车窗的玻璃看见了桃花，他紧打方向盘，拐向了通往桃花村的小路。车身还没有完全调转过来，眼前一亮，当年的那条窄小弯曲的小土路变成了崭新的柏油路。他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望着果园和柏油路，往事历历在目。

那年，桃花村迎来了一个丰收年，那些日子忙坏了全村的老老少少，人们起早贪黑抢摘果子，人手少的便调兵遣将，请来了闺女、姑爷、二姨、三舅来帮忙。桃花村的村里村外、屋里屋外到处都是筐筐、一篮篮的果子。

俗话说，秋后的日头是后娘的心——毒啊！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朗的天，一阵风儿，一片云，几声炸雷，跟着白哗哗的大雨点子就斜着从天上掉下来。你还没跑回家，又晴空万里烈日当头了，难怪谚语说：二八月勒马等道！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是老天爷跟人们开玩笑，可果农们却受不了。鲜货吃得就是一个“鲜”字，能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

而这熟透了的桃子，不摘还往下掉，如果赶上场雨，日头再一蒸，不烂等什么。果子烂在地里是常有的事。

可这事偏偏又让桃花村人赶上了，雨下了三天三夜，桃花村人的心个个揪到嗓子眼儿，他们遇上了“灾难”，烧香、作揖、磕头，求老天爷睁眼，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老天爷眼是睁了，可土路坑坑洼洼全是泥水，外边车进不来，村里车出不去，眼看着一筐筐桃烂掉。有劳力的人，肩扛人抬，往二里以外的柏油路送，蹲在马路边儿，祈盼着过往的车辆；没人手的户，就眼巴巴地干着急，就有女人坐在树底下哭嚎。

“老天爷呀，都说你不是睁眼瞎，饿不死老家雀，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啊！老天爷呀，你修修好吧。”

“我这一年累白受了，一帽头子汗白流了，孩子的学费还指望它呐。”

“我刚盖完房，还等着你还账呐，老天爷呀，你睁睁眼吧。”

麦秋早憋不住了：“什么他妈的老天爷，全是这路。”麦秋剜了一眼蹲在一边的老支书和村长赵长顺，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我他妈要是村长，早把这路修了，下它七七四十九天也没事。”

老支书和赵长顺没有了往日汇报时的那种由于兴奋而眉飞色舞的样子，二位像被点了穴，一个蹲在一边抽闷烟，一个脸一红一白，像贼被当场逮住的样子，低着头，不敢看人。

也就是那一年，郑天亮农大林果专业毕业，他放弃了许多高就的好机会，回到家乡跟父亲鼓捣果园，眼前的所见让他惊心动魄。他站在人群中，牙咬得咯嘣响，拳头攥得直出汗，转身跑回家，又打电话又上网，终于与市一家食品公司联系上了，达成销售协议。

村子里沸腾了。人们终于见了笑脸儿，都说，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有知识，脑子活，盼着赶快来人把桃子拉走。郑天亮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原先在人们眼里还是个不起眼的孩子，可这一下子出了名，连天亮的妈妈也觉得儿子露了脸儿，在人们面前显摆起来。

可是，马有转缰之病，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一辆辆大卡车装满了一筐筐桃儿往外运的时候，老天爷变了脸，下起了瓢泼大雨，土路翻了浆，车轮陷在泥水里。尽管师傅加大了油门，车后头突突冒黑烟，可轱辘只转不走且越陷越深，到最后干脆连转都不转了。村里男人们全来了，刨的刨，推的推，个个成了泥人，可车子仍是一动不动，只能卸下满车鲜货把车开上路面重装。结果，虽然桃子没烂掉，但已经不鲜了，只好认倒霉。郑天亮也白白搭进了几千块钱。天亮的爸爸气得一头倒在了炕上，他妈心里也堵个大疙瘩。郑天亮自己觉得没脸见人了，没几天，便消失了踪影。

经过几年的打拼，郑天亮有钱了，但是他始终没忘桃花村，没忘因为卖果子而所欠桃花村父老乡亲的情。他这次回来，除了和未婚妻春枝商量婚期，主要是在离果园不远的镇工业区建一个食品加工厂，把桃花村的果子全收了，对于素有“万亩果园”之称的前河镇也是件好事。他走近桃园，独自一人欣赏起桃花来。

虽然已是阳春三月，但仍有丝丝凉意。远离了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郑天亮顿感浑身一爽，旅途驾车的劳顿立刻全无。微风吹过，花香扑鼻，他贪婪地吸吮着田野里新鲜的空气，潮湿的滋味儿和花香一起涌动。抬眼望蓝天白云之际，黄色的土地上，春芽拱出地面，半尺高的麦苗绿绿的、茸茸的，像大毯子。在麦田绿色的包裹下，这一片，那一片，花儿朵朵，白色的梨花，粉色的桃花，给早春平添了勃勃生机。冰冻的小河已化为春水，两岸杨柳绿染枝头，枝条低垂，春风拂过像是与河里的鱼儿拉手与鸭儿嬉戏。远远望去，又像年轻姑娘的长发，婆娑妩媚，空蒙迷人。柏油路直通村里，果园环抱村庄。田野里，农民们正忙着耕种，好一幅如诗如画的田野风光图！郑天亮被这一切感染了，不禁顺口吟诵起唐诗来：“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郑天亮不忍离去，走进果园。早晨的露珠还没有完全褪尽，那树像刚洗过了似的，湿漉漉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晶亮。树已经老了，黑褐色的树干粗壮皴裂，枝枝杈杈肆无

忌惮地四处伸展。花，有的刚滋出嫩芽，露出点点鹅黄，有的羞羞答答，含苞待放；有的无拘无束，已经绽放。蜜蜂恋在花蕊里，嗡嗡嘤嘤地闹着……

郑天亮醉了。

“笛笛，笛笛”，有人一个劲儿地摁喇叭。

郑天亮走出果园，一看是麦秋，车上装着大铁桶，准是给桃树打药，就笑着看麦秋摁喇叭。

麦秋一见没人，刚要发火，回头一看是天亮，“噌”地跳下车，嘿嘿地笑：“我他妈还以为是哪个当官的，又借由子蹭酒来了。要是，我非让他怎么开进来怎么给我倒回去。”

麦秋哥六个，人称“六狼”。其实那哥几个都老实巴交，唯独这个小六子麦秋，是村里有名的“刺头”，专挑村干部的错，还揪住小辫子不放。你说谁没个小毛病，要是让他逮住，跟你没完，反正他也不占便宜，跟他没辙儿。

“抽烟，抽烟。”郑天亮掏烟递给麦秋。

“呵！行啊，小熊猫，牛！”麦秋把烟放在鼻子跟前闻闻，点着了，吸了一口气，神秘兮兮地问：“怎么，也想回来当村长？”说着，两只小眼紧盯着郑天亮。

郑天亮没想到麦秋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愣了。

“嗨，得了，装什么，该换届了，有人为了当村长，把人一帮一帮儿地往饭馆领，喝倒了全村的大老爷们。”麦秋露着坏笑，“老百姓也精了，谁请都去，不吃白不吃。可心里都惦记着你呐。”说着兴奋起来，“都说，就冲那年你给村里卖桃就让大家忘不了。你要当，我给你拉票，别的不敢说，东街，我说了算！”

郑天亮微微一笑，摇摇头。

“怎么，你不是为这事回来的？”

天亮点点头

麦秋急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桃花村人，是不是喝桃花村井水长大的？”

郑天亮又点点头。

“既然承认，别趁点钱就忘了桃花村，那样，你就是趁八千万我也看不起你。”麦秋肉脖子一梗，跳上车，拐进果园里去了。

郑天亮吸了口烟，眉头紧锁。

“亮子，亮子！”

老支书从果园里钻出来，一边招手一边喊，气喘吁吁：“麦秋说你回来了，我还不信。还真回来了，我正找你。”

天亮迎过去，掏出烟给老支书点着了。

老支书上下打量着天亮，又看着小轿车，一脸愧疚：“唉，亮子，是我们对不住你。当年，要是这路修了，何至于闹那场，你是个好娃娃！”

郑天亮一听老支书又提起那年卖桃子的事，笑着接过话来：“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和您商量商量，这回咱自己有厂子了，我想把咱村的果子全收了，解决卖货难的问题。下一步是不是搞一些果园开发、建文化艺术果园？”天亮观察老支书的反映。见老支书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接着解释，“您放心，可以签合同，厂子抵押，不低于市场价。”

“嗯，你小子没忘本，是桃花村的好后生。不过，我找你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过几天就要换届选举了，我都快六十了，又高血压，说不定哪天手弹弦子，脚画圈儿；赵村长也小五十子了，总得有接班人吧。你是个大学生，有文化，有头脑，更重要的是心里有乡亲，最合适。”老支书定定地抬头望着郑天亮，要从他脸上看出答案来。

“不行不行。”郑天亮摇摇头：“我可干不了，这可不那么简单。”

“我知道，你有了厂子，要干就得分心。可你想过没有，咱祖祖辈辈这么干，不就是为

了过上好日子吗？”老支书吸了口烟，又慢悠悠地吐出来，望着桃花村，“咱村这几年是有了一些变化，可别的村也都有，咱村一打盹儿就会让人蹿过去了，我压力很大呀。不能在我们这任上让咱村落了后，对不起大伙呀！这几年，国家重视“三农”，你看，咱村修路、自来水改造、电网改造刚完，可还有很多事要办，不能小富即安，躺在成绩上睡大觉，可又力不从心。桃花村地肥，又紧挨着小河，路也修到家门口了，要是再上不去，天理难容啊！天亮，桃花村需要你呀！”

老支书的话句句刺痛着郑天亮，让他感到作为一名党员的巨大责任。但是，他想着那年卖桃子栽了个跟头，参选要是选不上，或者选上了干不好，不如不染这一水，于是就没答应老支书。

老支书从郑天亮犹豫的目光中，看出了他有难言之隐：“当然，当村干部光不怕苦不怕累还不够，关键是还得不怕吃亏。”

郑天亮的脸红了。

老支书又似乎不是问天亮：“大伙为什么这么重视选举？因为群众明白，这不仅仅是选一个村干部，而是在选村民自己的命运啊……”

郑天亮的心有些活了，笑着说：“得，老支书，我试试看。”

“好！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得大伙儿选，也要做好落选的心理准备。”

郑天亮点头笑了。

听说天亮回来了，人们从果园里跑出来。

“天亮，听说你发了，可别忘了咱这帮穷哥们。”

“天亮，回来吧，别净顾你个人。”

“你要干，我们大伙都选你。”……

郑天亮决定参加竞选，征求未婚妻春枝的意见。春枝告诉他，干不出个样儿就别想年底结婚。就剩爸妈这一关了，尤其是老爸那倔脾气，恐怕这个坎儿不好过。

二

郑天亮还没进家门，妈就知道他想当村长的事了。还没等天亮站稳就急了：“你小子翅膀硬了，让钱烧糊涂了，那年给村里卖桃，你爸一头扎在炕上，差点儿没要了他的命。他老实巴交一辈子了，就怕得罪人，你非要他这条老命不行？”妈又说起了老话，“我们省吃俭用，汗珠子砸脚面供你念大学，就是为了让你离开这庄稼地。你倒好，放着城里不呆，非玩儿命回来；好不容易有了自己厂子，又想当那破村长，你死了这股子心吧。你也小三十了，赶紧跟春枝商量结婚，我想当奶奶抱孙子了。”妈气得胸脯一起一伏。

郑天亮是三代单传，千顷地一根苗，从小就说一不二，要星星爸妈就满处找梯子，对他百依百顺。要是往常，不管爸妈同意不同意，保准不听那一套，想干什么干什么。可这回他都没耍脾气，心想，既然你们知道了，干脆挑明了更好。他知道爸是顺风草，听妈的，于是开始哄妈。

妈见了儿子自然高兴，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爸却一反常态，始终板着脸，好像心里有什么别扭事。

郑天亮心里想着如何说服爸妈。就一个劲儿地让爸酒，让妈菜。

爸一杯酒下肚，话就让酒给逼出来了。

“天亮，有什么事，说，别绕弯子了。”

天亮一怔，笑了：“没事，瞧您说的……”

爸脸一绷：“小家雀斗不过老家贼，我早知道了，你想竞选村长。你要承认姓郑，就别掺和村里的事，除非我没了这口气！”爸越说越上火，脸色铁青，喘着粗气，吹得嘴头子下的几根稀疏灰黄的胡须一翘一翘的。

妈一听也像被点了穴，小脸儿立刻耷拉下来：“你脑子被电线杆子撞了，放着好好的厂子不干，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妈，厂子是挣钱，可我总觉得人一生不能只看车子房子票子、吃的穿的喝的。建学校、送温暖、汶川地震多少人出力捐款，有的企业家捐一千多万呢，这才叫有价值。您总说农村农村的，农村怎么了？您看现在农村发展多么快，跟城里差不多了，用不多长时间农村人都会住上楼的，到那时一提谁是书记村长，您儿子，那多光荣。”天亮说着，给妈夹了口菜。

天亮妈一听是这么个理儿，气消了许多，笑得也有些自然了，跟着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儿：“我知道，我儿子就是有出息。”

天亮爸一听老伴儿要转风向，就嚷嚷起来：“是，有出息就是你儿子，卖桃栽了跟头就是我儿子！不管怎么说，掺和村里事，没门儿！”天亮爸一着急，酒劲儿也上来了，满脸通红，青筋蚯蚓般绽出，颇显“一家之主”的专横。

天亮知道老爸的脾气，吃顺不吃戗，要是和他较劲，就跟自己和姚明打球儿一样——白栽。要想钓到大鱼，得慢慢遛，否则准会把杆拽折，闹不好还得把人拽进水里。于是，拐了个弯儿，和爸半认真半开玩笑：“爸，喝酒喝酒，不跟您说了，说您也不懂。”

“我不懂？”爸头一梗，“巴掌大的个村什么事还瞒得了我，哪家的门朝西还是朝东我闭着眼也能走进去。地头边沿儿，哪块地适合种什么，我坐在炕上也说不差！”

天亮乐了：“就是看不懂农药说明书，腻虫没死，果子掉了一地。”

这句话戳了爸的肺管子，半天没答言儿。他知道拧不过儿子，泼冷水说：“老支书干这么些年了，有人缘，别人办不了的事他办得了。再说，赵长顺你惹得起？他虽然没什么本事，可是大户，上边又有人，得罪不起。咱孤门孤户，还想不想在桃花村住下去？再说，还麦秋这小子，你摆弄得了？……”

“听拉拉蛄叫就不种地了？我行得正做得端，怕什么！”

“可你的厂子怎么办？”

“在家建一个食品厂，把咱村的果子全收购，然后搞果园开发，再成立个公司。”

天亮爸一听果园开发，浑浊的双眼泛出光亮：“你要当村干部也行，集体的一分钱不许给我沾，钱物方面要清清楚楚，更不许给我得罪人。要这样，老子投你一票”。

村里人都知道郑天亮和赵春枝正处对像，天亮回村想竞选村主任，对手是赵长顺，赵长顺是春枝家近门不远的二叔，这样一来，赵长顺就对春枝家有了看法。

春枝妈从院子里出来，正碰见路过的赵长顺，还和往常一样老远就打招呼：“他二叔，忙着呢？”

甭说一家子，就是乡里乡亲见了面，谁跟谁打个招呼，说句话，这很正常。可这个时候，赵长顺不这么想，他觉得是在损他。于是，头都没抬，甩出了一句：“这就快不忙了。”

春枝妈觉得不对劲儿，“轰”的一下子想起来了，八成是跟天亮有关系。心里憋屈，进屋就跟春枝爸唠叨，说从小看着郑天亮长大，老郑家老实巴交，这个未来的姑爷当村长应当支持。春枝爸说天亮有出息，只是顶了赵长顺有点儿不合适。听老伴儿一说，春枝爸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对于春枝和天亮的婚事，春枝妈开始并没反对，说等天亮毕业了再说，天亮毕了业没留在城里，春枝妈就有些不同意。听说天亮这几年和别人办了食品厂，挣钱了，才不说什么了，可偏偏郑天亮又非争村长当，春枝妈就急了，前两天跟春枝嚷了一顿，赵长顺再对她带答不理，又勾起了一大堆闲话，气儿也就撒在老伴儿身上。

“我早就不同意，就你这个死老头子，头一个提的，人家爸爸是个什么局长，小伙子一米八的个儿，会开车，你不同意；那个，人家趁厂子，有钱，你又摇头，你非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不行。得罪了她二叔，我看你这关系往后怎么处？”

春枝爸为春枝的婚事可没少走脑子，跟老伴儿也没少吵，春枝妈这么一说，他就急了：

“我说过多少遍了，当官的家不嫁，趁大钱的不嫁，天亮这孩子就不差。村长当上当不上也不是谁说了算，赵长顺恨咱，白恨，他不理咱，咱还不理他呢，两省事。”

这话让春枝知道了，心里很别扭。在这之前，天亮和她打过招呼，她并没想得那么复杂，还表示支持天亮，没想到竟让爸妈为此吵架，还得罪了二叔，让她左右为难。

春枝是深爱着天亮的，她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只是天亮上了大学，而她却留在农村。本来她断定天亮会忘了她的，没想到天亮不但没忘了她，而且每次都是主动发短信、打电话，假期回来约她一起吃饭，坐在村口的小河边儿聊天，要不就去城里，这让她很感动。何况，她知道天亮事业心强，相信天亮会干出一番大事的。可这边儿是二叔，虽然不是亲的，但两家好得像一家人，家里什么事二叔都帮忙。尤其是她记事以来，家里盖房，爸妈有病都离不开二叔，二叔从小也喜欢她、疼她，把自己当成亲闺女，要是真给选下来，从良心上过不去，也没法面对二叔。

春枝为难，打算与天亮谈谈，可见到天亮又不知如何开口，就低着头不说话。

郑天亮这几天正和公司的老板商量在桃花村建食品厂的事，老板同意后，天亮就去镇里跑地，准备竞选完了，不管选得上选不上村长都动工。见春枝急着找他，见了面又不说话，知道肯定有事。

“什么事，说。”天亮问。

“那还用说，”春枝不高兴，“你知道在和谁争吗？我二叔，这多不合适啊……”春枝的眼睛湿了。

郑天亮没有想到这些，听后，哈哈一笑：“放心吧，这事我会处理好的。”

春枝睨了天亮一眼：“反正处理不好就甭想结婚。”

郑天亮想竞选村主任的消息像风一样在村子里传开了，成为桃花村一条爆炸性新闻，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开始议论。这人嘴两扇皮，上下一碰没准出什么音儿，议论的全是赵长顺和郑天亮。

说赵长顺许的愿没兑现，爱喝酒，私心大，村里丁点儿好事全是他的亲的热的，工作还没有魄力要还当，桃花村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说郑天亮虽然生在桃花村，可一天活没干过，连二十四节气都不懂，问问他村里多少地，地头冲哪边，这都不知道，还当村长？别公鸡尾巴绑扫帚——充当大尾巴鹰了……

当然，多数人支持郑天亮，话就不那么说了。就冲那年他给大家张罗卖桃赔了钱，说明心里有老百姓。再说，人家是大学生，在学校里就入了党，有文化，素质高。神六上天，水底下能通车，没土也能种庄稼，都是大学生干的，将来村官全得换成大学生。也有怕得罪人保持中立的，说选谁都得受大累吃饭。话是这么说，可想当的人就“拉票”，正像麦秋说的，一帮一帮往饭馆拉人，喝倒了村里的不少大老爷们。老百姓也学滑了，谁请都去，当谁面就说选谁，其实心里都有数。

讨论归讨论，关键看选举结果。

虽然桃花村有些人想当村长，赵长顺心里有根。他万万没想到，半截杀出个程咬金，这个郑天亮叫他不能不警惕。这几天，他爱串门了，见人爱说话了，甚至见了平时在村里不起眼儿的寡妇四婶也主动打招呼，问寒问暖。他心里还是不踏实，反复拿自己和郑天亮比。你郑天亮年轻有文化，我赵长顺年龄大经验多，你有权有理想有魄力，我吃苦受累有基础；你老郑家人缘好，我姓赵的也不是哪户进不去，何况我干了这么些年，上边说得上话……

赵长顺去找镇上的徐副镇长。徐副镇长烟不要酒不收，说赵长顺：“谁说了都不算，得‘海选’，不要给我出难题了。”赵长顺心里骂着街，回来又去找老支书。老支书倒好，一句话：让大伙选。

赵长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蔫了，一个人在喝闷酒。老伴儿知道长顺心里别扭，就劝：“你说你，这么些年没家没业，为村里事儿操碎了心，大秋、年节的抓不着你的影儿，把家

里都扔给我，你到底图个什么？选不上，正好！”

选举依规进行，果然，郑天亮高票当选。

按照程序，当选人总得上台演讲，说说今后打算。也怪了，要是往年，人们划完票就忙着下地去了。可这次不一样，没有多少人走，都想看看结果，听听新村长说什么。镇党委也很重视，李书记关心郑天亮这个大学生，想听听结果，也赶来了。全场鸦雀无声。

郑天亮在学校就是学生会干部，说话不怄头，可今天也有些压力。他知道，一张选票就是一颗心，一双双期待的眼睛，都是对他的鞭策和鼓舞。以至于他往台上走的时候，由于兴奋和激动显得有些拘谨。他向大伙深深鞠了一躬，接过老支书递过来的话筒，稳了稳神儿：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是桃花村人，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废话不说，我想今年干三件事：一是改善环境，在搞好垃圾集中处理的同时，主要街道两边栽树种花，建秸秆燃气站，让全村干干净净；二是对果园进行开发，建文化艺术果园，把桃花村的果子打出去，赚大钱；第三，活跃群众精神生活，建健身小广场，把老年活动室、图书室、文化室利用起来，还要把篮球队、秧歌队恢复起来，让大伙打起精神儿。”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惊飞了院子里大杨树上的一群麻雀。

老支书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把话筒递给李书记。李书记接过话筒：“天亮同志是我们镇的第一个大学生村官，桃花村是全镇的一面旗帜，我相信，桃花村在村‘两委’的领导下，经过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说完，又对老支书说：“你可得把好关呀。”

桃花村选举结束，郑天亮走马上任。

郑天亮一上任就和老支书召开了“两委”班子会，健全了团、妇联、民兵和理财、监督小组等党群组织，明确了责任分工，研究确定了全年的重点工作和近期要干的事。老支书强调了团结、纪律，然后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通报情况。会后，郑天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大伙给村里提意见，应该干什么事，随便说。

郑天亮胆子不小。开始和老支书碰头的时候，老支书觉得郑天亮是黄毛鸭子初下水——不晓得水深水浅。认为事是好事，可这毕竟不是学校、机关单位，而是老百姓，赓大地的，没那么高觉悟。大伙儿不提便罢，提了实现不了，怎么收场？何况真要是芝麻谷子全上来，能办的好说，办不了的怎么办，往后工作没法开展。老支书就联想到郑天亮许过的愿，建秸秆燃气站，文化艺术果园这两件事真能实现就不容易，还自找这么些麻烦。老支书心里是这么想，但还想听听郑天亮的想法。

郑天亮坚持这么搞，理由很简单——民主。他给老支书打了个比方，说高压锅要是总不放气，肯定会炸，处理干群关系也是一个道理。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咱们当干部就是红白理事的操持人，老百姓才是东家，事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嘛。大伙有事儿跟咱说，有意见提，不但聚了民心，启民智，更有利于决策。

这话肯定有道理，老支书听着也没什么可说的，但还是觉得不符合实际，生怕弄出乱子，笑天亮书生气还没退，社会经验少。可又想，自己毕竟没什么文化，岁数也大了，应该支持年轻人闯闯，关键时刻，再让李书记给把把关。

果然，正如老支书所料，屋子里的人全瞪大了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一言不发，场面很尴尬。老支书启发大家，可还是没人挑头，心揪到了嗓子眼儿。

郑天亮笑了：“怎么，信不过我们？”郑天亮知道大伙不理解，接着解释：“大家是看着我长大的，我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想要把桃花村的事办好，光靠干部是不行的，村里的事村民做主，大伙说了算。我们是党员，是村民代表，不要有顾虑。”

人们开始小声议论，但还是没人说话。

“那好，”郑天亮叫会计发纸笔，然后说：“大家写，可以代笔，也可以商量，写完交会计。”

这一招果然有效，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分头写去了。

大家写完了，会计一统计，有一百多条，包括水费、耕地费、房基地、卫生、低保户等等，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郑天亮让大家挑出最急需办的十几条，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它办了。然后，叫会计抄在大红纸上，贴在外边的“公开栏”里，接受监督。

像这样的会，在桃花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党员和村民代表们兴奋起来，有的点头，有的挑大拇指，热情高涨，都说郑天亮是那两步走。可也有人想：新官上任三把火，烧着烧着就烧着自己了，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吧……

老支书做了强调，看看大家没什么事了，宣布散会。人们站起来刚要走，这时候寡妇四婶和她的两个傻儿子闯了进来。

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都知道这回难题来了，目光一下子都聚到郑天亮身上。

郑天亮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三

寡妇四婶进屋又哭又闹，被几个村干部吓唬住了，一肚子话“咯噔”一下又咽下去了。看样子有些胆小，看着村干部不知怎么着是好。

“让她把话说完。”郑天亮说。

寡妇四婶似提了闸的水，一下子泄个痛快：“我问问爷儿几个，什么条件能吃‘低保’？二驴子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寡妇四婶越说越生气，小脸蜡黄，眼泪围眼圈儿转，浑身也有些哆嗦，“我不是不要脸的人，他爸活着的时候，我没给村里添过麻烦。他这一走，扔下我们娘儿仨，整天拾破烂儿，就这样儿，四川大地震我们还捐六十八块钱呐。有人横草不捏，竖草不拿，倒吃上了，不就是你们不敢惹吗，不就是上边有人吗？”寡妇四婶擤了把鼻涕：“这回我也豁出去了，让大家评评理儿。”说着把俩傻儿子往天亮跟前一推，一副不给个说法誓不罢休的架势：“天亮，你是一村之长，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俩傻儿子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嘿嘿傻笑，哈喇子湿了衣服一大片。

郑天亮还不清楚内中的事，但已猜到这背后肯定有问题。他知道事情难办，心搁正了就会得罪人；昧着良心办事，真正的困难户就得受委屈，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事摆不平，坏了干部形象，也会影响班子的凝聚力。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为官首当安民。七品芝麻官徐九经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郑天亮决定要碰一碰这事背后的“钉子”。他劝慰寡妇四婶先别哭，事情很快就会解决，让她领着孩子先到外边儿等会。然后，与大家一起商量起来。

老支书觉得这事自己有责任，脸上有些不自然，当然他希望天亮把这事摆平，可又知道他摆不平，即便摆平了恐怕也会招来更大的麻烦，于是他一言不发，看着郑天亮。

奇怪的是，一屋子人没有一个人言声。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二驴子是赵长顺的本家侄子，副镇长的表小舅子，担心郑天亮这么较真儿下去，下不来台不说，和老支书想的一样，天亮会招来麻烦的。连老支书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郑天亮能行吗？

这气氛让郑天亮起火。但他还是不紧不忙地对大家说：“我们是桃花村的主心骨，大家要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往后怎么干？即使得罪了个别人，有我们大家顶着，怕什么？”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说这“低保户”就应该是寡妇四婶家。这头儿一开，人们就嚷嚷开了，都说应该给四婶，几个不表态的最后也蔫蔫地举起了手。

郑天亮问会计报了没有。会计说表填好了，还没报。

郑天亮见班子成员也都同意报寡妇四婶，又征求老支书的意见，老支书也表示同意。天亮就说：“会议通过‘低保户’指标报寡妇四婶。”

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寡妇四婶笑出了声儿，进屋后就叫俩儿子给郑天亮和人们鞠躬。俩傻儿子看看屋里的人，又拍巴掌又蹦高，嘿嘿儿傻笑。

寡妇四婶领着儿子走了，屋里人还在讨论这事，有人替天亮主持公道，有人替天亮担心。正在这时候，郑天亮的手机响了，一听是徐副镇长，问二驴子“低保户”的事。郑天亮眉头一皱：“哎呀，对不起镇长，这事我们村“两委”班子，还有党员和村民代表刚研究完，报的是寡妇四婶。当然，二驴子家也比较困难，您看看，是不是再给我们一个指标？”

郑天亮的话没说完，电话那头挂了。

去北京郊区参观环境和果园，让村干部和党员、村民代表们大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同时感到了自身的不足。都说郑天亮当选那天许的愿不是吹牛，个个热情高涨，盼着把桃花村的环境搞上去，文化艺术果园赶紧建起来。

郑天亮趁热打铁，参观回来接着开会安排。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决定用一周时间在对着进村公路的街中心建一座影壁，画上迎客松；主要街道两旁垒起挡土墙，栽树种花；看得见的垃圾柴草，包括欺街占道的临建全部清除。然后检查，不合格的返工。要求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带头并分片包户做好宣传。

很快，一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战役在桃花村打响了。

之前，桃花村一年得搞几次卫生大扫除，主要是为了迎接镇里检查，或是上级领导和各地来人参观。每次都是村长大喇叭提前喊，村干部挨条街转、挨户走，过去就完，水过地皮湿。而这次是动真格的，是为了给老百姓自己享受，大伙儿的积极性自然高。郑天亮看到热火朝天的场面，心里高兴，也知道村里不论搞什么事，总会有个别人或是对干部有意见，准有人出来捣乱找茬儿，心里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果然，刚干不一会儿，妇联主任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找郑天亮，让他去看看，麦秋门前的破猪圈也没猪，就是不扒。他不扒，东街人也拿着家伙愣着。

郑天亮怎么也没想到是麦秋找事。刚回来的时候，还问他是不是桃花村人，劝他回村当村长，说给他拉票，怎么突然变了。他叫上村干部急冲冲地往麦秋家方向走去。

麦秋知道妇女主任跟郑天亮打小汇报去了，一点儿不在乎，跟没事人似的，继续跟哥几个玩扑克。郑天亮站在他跟前，他头都没抬，连气儿都没哼一声。

麦秋可不是好惹的。人们看着郑天亮对麦秋这把脑袋怎么剃。

“扒！”郑天亮一声喊，村干部就要上去扒。

麦秋猛地站起来，迎了上去，“哟哟哟，行啊亮子，啊，大村长，二驴子你都敢治，够牛！”麦秋冷笑，“哈哈，有钱了，财大气粗，当上一村之长，有权了。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眼里还放得下咱这臭老百姓……”麦秋转而绷起脸，“我问你，扒，凭什么呀？”

“凭什么，挨路边儿，守村口，影响村容。”郑天亮往远处一指，“眼前就是高速公路，哪里的人都经过，桃花村人的脸哪能让你给丢到外省市去呢？”

“呵，还上纲上线了。”麦秋还真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脸有些红。但他并不是怕事的人，尤其当着这么些人的面，于是又将了一句：“我要是不让扒呢？”

“不扒，那好办，”郑天亮不急不火，“断水，喝，找打井队打井去；掐电，用，找电力局拉线去；走路，自个儿修去；浇地，自个儿挖渠。”

麦秋坏笑：“看来没我活的路了。扒也行，可我这猪圈不是气吹的，一个字，赔！不赔，我看谁敢动一块砖头。”麦秋转身指着那三间旧房，“雨季就到了，要是倒了，可人命关天呐，你这个村长恐怕跟上边也不好交待。咱‘低保’挨不上，要块房岗儿总可以吧？耕地不能动，好地方又挨不上个儿，村里那漫浅子水坑总该行吧？不过，我可没钱送礼，你看着办。”

郑天亮早不耐烦了，上去就是一耳光。

麦秋躲得快，没打着，吓得捂着耳朵直转圈儿，跳着脚地跟天亮喊：“郑天亮，你是村长，敢打人，从小光着屁股长大，一块洗澡，打猪草，你全忘了。你不仁我不义，今儿我跟你没完！”麦秋是冲着往这边跑的天亮爸爸喊的。

天亮爸扬起扫帚，骂道：“刚当上个破官你就得罪人，我让你干。”说着，照郑天亮头上

拍去。

麦秋上去一把抓住扫帚把，做了个鬼脸儿：“叔，我是试他呢。这村长，天亮干得了！”

人们一愣，“轰”地一下笑了起来，乱骂——这个嘎小子，亏他有这些坏点子……

郑天亮醒过味儿来，照麦秋肩膀子就是一拳，打得麦秋晃悠几下才站稳，哈哈笑着要去扒猪圈，让郑天亮叫住了。

“别走，试完我就完了？我也得试试你。”天亮说。

“试我？”麦秋一脸惊讶。

“村里事多，你为我操持建食品厂。操持不好我可饶不了你。”

麦秋欣喜若狂：“放心吧，搞建筑，咱是强项。”

麦秋垫漫浅子水坑当房岗儿的事，引起了郑天亮的重视。他知道，村里每年都有几户要房岗儿的，可耕地不能动，又没别的地方，不解决，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正好上边扶持坑塘改造，取坑塘的土垫漫浅子水坑当房岗儿，一举两得。

说干就干，村里一边进行坑塘改造，一边研究房岗儿的事，把初步定下来要房岗儿的户张榜公开。可刚公开工夫不大，坑塘改造那边就出事了。二驴子往车底下一躺，膀子一光，眼一闭，就是不让动工。二驴子跟麦秋不一样，浑横不讲理，什么事让他逮住，跟你缠布头儿，再加上赵长顺在村里说了算，就更没人敢惹。人们只有找郑天亮。

郑天亮知道因为“低保户”的事，二驴子肯定得找茬儿。可房岗儿又有他，他是找什么事呢？想着就来到工地，他控制住火气，不慌不忙地往翻斗车跟前走。

二驴子知道郑天亮来了，仍旧一动不动，摆出一副玩命到底的样子。但想起郑天亮扇麦秋耳光子的事，也有点儿胆小。

郑天亮什么都不说，见二驴子装死儿，上车打着了火。

这下二驴子吓坏了，“噌”地从车轱辘底下钻出来，冲着郑天亮蹦高：“郑天亮，我告诉你，你尿不出一丈二尺尿！你以为你是谁啊，村长？屁泥！别拿屎壳郎当药丸子。我‘低保’吃不上，房岗儿也没有，给了赵金铎，高岗儿填土，你这叫公平？房，我要盖不上，谁也别想盖。不行，我告你去，镇里不行，区里，区里不行，我上北京！”

大伙儿越听越不明白，郑天亮也觉得不对劲儿，明明“公开栏”里有他赵金铎，怎么还喊没房岗儿？

老会计写的，心里清楚，问二驴子“公开栏”看了没有。

“看了。”二驴子十分肯定，“赵村长都说没我的名字。”

老会计乐了，说你看个屁，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八成是把“铎”看成“铎”了。

人们哈哈大笑。

二驴子脸腾地红了，眨眨眼，低下头，“哼”了一声：“没准儿，我再看看去。”说着转身就走。

“站住！”郑天亮把二驴子叫住了。

二驴子吓了一大跳，像犯了错儿的小学生，没敢迈第二步，惊恐地看着郑天亮。

“就这么走了”？郑天亮问。

“怎么着，还逮住蛤蟆攥出尿来，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常赶集没个碰不上亲家。”二驴子甩出几句。

郑天亮从翻斗上跳下来。二驴子以为郑天亮要动手，吓得直往后退。

“耽误几车土，赔！”郑天亮两眼直逼二驴子。

二驴子避开郑天亮的目光，自知理亏，眼珠子一转，马上回头儿：“得，算我栽了。”说着跳进坑塘，抄起铁锨，仰脸儿冲着上边的郑天亮嘿嘿一笑：“坑塘改造是好事，看在大伙的面子上，我也做点贡献，算白干，尽义务，自当学雷锋。”

大家笑了，继续干活，工地上热闹起来。

征地、找建筑队、备料，郑天亮的食品厂已经动工了。郑天亮在工地和麦秋商量了一会工程的事正要回家，接到了春枝的短信，说是晚上小河边儿见，有事要说。

月亮升起来了，月光照在河水里，泛起银链似的光。忽有鱼儿跃出水面，惊动了草丛中的昆虫，蟋蟀首先鸣叫起来，跟着便奏起了合弦。天亮和春枝在悄悄低语，不时传出来春枝咯咯的笑声。

“说吧，找我有什么指示。”天亮问。

春枝睨了天亮一眼：“你处理寡妇四婶那事，整治卫生环境，还有想建文化艺术果园和燃气站，我爸妈直夸你，可麦秋和二驴子那事直替你担心呢。”

郑天亮笑了：“看看，还没结婚，老丈人、丈母娘就关心起姑爷了。”

“美得你，谁跟你结婚。”春枝撅起小嘴儿：“人家是说，要这么干得累死你，没听说要‘以人为本’嘛，你得动动脑子，从根儿上解决人的问题，比如人的教育引导啦，邻里和谐相处啦，村规民约啦，开展什么活动啦，等等等等，得想办法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大环境，使人们都向好处学。”

郑天亮大悟，告诉春枝自己的想法，春枝点头笑了。

按照卫生环境整治的活动安排，郑天亮组织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对村环境进行检查，大家确实感受到了桃花村的变化：街中心的影壁建起来了，上面画的迎客松干粗枝虬，远山含翠，云雾飘渺，一轮红日喷薄欲出；主要街道两侧的墙面粉刷后，白底儿红字，十分醒目，垃圾集中处理的宣传画隔不远一块；路两旁种上了龙爪槐、冬青、碧桃、桂花、丁香等树木花草；坑塘经过改造，四周种上了观赏树木，水面清澈干净，碧水盈盈。大家越看越高兴，一高兴这话就多了，就有人和官称“庞大学问”的大夫开玩笑，说那些年你给咱村编的“走土路，住坯房，晴天风眯眼，雨天趟泥浆”挺合适，又合辙，叫他即兴赋诗，再来一首。

庞大学问有感而发，张口就来：“桃花村真牛气，换届换出了新活力，村里环境大变样，果园开发烧燃气”。

人们哄堂大笑，可郑天亮听出了话音儿，许是催他下一步赶紧果园开发和筹建秸秆燃气站，也笑了，说不愧是大学问，拐着弯儿地提建议呀。

检查结束，大家回到村委会继续开会。郑天亮对这次集中清整卫生环境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成绩和大家所做的工作，也提出了问题：“主要街道看不见柴草垃圾，没有乱堆乱放的了，但都跑胡同里头和家门口去了，这个问题只有等建起了秸秆燃气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郑天亮最后一再强调，大家要继续努力，一定要使卫生环境保持下去。见大伙情绪高涨，趁热打铁，提出要在全村范围内开展争创“十佳标兵”活动，也就是争创好党员、好青年、好婆婆、好儿媳、遵纪守法户、文明户、科技致富带头人、计划生育示范户、环境卫生先进家庭，年底召开总结评比表彰大会。通过开展这项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稳健向上的发展氛围……

郑天亮刚说完，屋子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大家听着郑天亮的新词儿，虽然不太理解，但都明白是什么意思，都点头称赞，跃跃欲试。

老支书最后总结，对卫生环境和开展争创“十佳标兵”活动提出了要求。会刚要结束，镇里来了通知，说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动工，叫老支书和郑天亮立刻到镇里参加紧急会，汇报地上物清理和占地补偿的情况。

修路可不是小事。老支书皱起了眉，屋子里的气氛也一下子严肃起来。

四

老支书和郑天亮从镇里开会回来，接着研究地上物清理和占地补偿问题。虽然占桃花村的地不多，但涉及的户不少，这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的地方由于工作做得不到位，引起了群众上访。老支书和郑天亮的神经也都绷得紧紧的，开会、入户、喇叭广播，工作没少做，可仍然有个别户就是不签字。马上就要动工了，村里哪项工作都没落后，要是这项工作出了

毛病，简直是一张白纸上爬个大蝇蛆。俩人一直商量到很晚才回家睡觉。

郑天亮刚要睡着，当当当，有人敲门，听这大雹子似的砸门声肯定有急事。郑天亮开门一看，是二驴子媳妇，怀里抱着个孩子，见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二驴子又让赵长顺他们给灌醉了，孩子病成这样，他倒好，跟个死狗似的。我跟他急了，他还打我。”说着，扒开前胸，“我又找服务站大夫看，大夫说孩子得上医院，这大半夜的，我找谁去？呜呜呜呜……”

郑天亮知道赵长顺没选上村长心里不痛快，跟他暗使劲儿；二驴子没吃上“低保”，坑塘改造躺在车轱辘底下闹事也没得好，想法要报复。他顾不得多想，拉着二驴子媳妇和孩子开车直奔区医院。到了医院，又查这个，又验那个，折腾到天亮，孩子没事了。郑天亮知道今天上边儿来人清理地上物，赶紧开车往回赶。还没到家，手机响了，说二驴子又闹事呢，叫他赶紧到果园。

果园围了一大堆人，老支书，麦秋正在说二驴子，可二驴子抱着桃树躺着一动不动，看样子酒劲儿还没醒过来，眼睛通红，喘着粗气。老支书一脸无奈，怎么说都不行，征地补偿表递到二驴子跟前，会计端着印台，近乎央求，可二驴子就是不摁手印。老支书气得脸色难看，浑身哆嗦。麦秋皱着眉，瞪着眼，拳头攥得嘎嘎响，眼看就要打起来。

郑天亮这火一个劲儿地往上蹿，但他克制住了，心想我是村长，不能动手，影响形象不说，闹不好会把事情闹大。他这回也来个邪的，叫大伙儿别理二驴子，就这么看着他。

二驴子觉得不对劲，猜不透郑天亮这小子跟他玩什么猫腻，心里开始发毛，躺着躺着就憋不住了，“噌”地站起来，依然抱紧树，冲郑天亮喊。

“国家修路我不反对，给多少补偿我也没意见，可占了我地得赔我地，刨了我树得赔我树，树还要这么大棵的，还要结这样果子的。不然皇上二大爷来了也不行。除非铲车把我埋了，要不扔进河里！”

老支书捂着胸口，气得说不出话。

郑天亮也不知所措，但表面上还是装作强笑。麦秋憋不住了，上去就拽二驴子，叫铲车推。铲车师傅左右为难，只能将机器发动。二驴子喷着酒气，跟郑天亮叫板：

“郑天亮，你不是村长吗，你不是横吗，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敢放？怕乌纱帽丢了，算什么老爷们？”

人们也都气坏了，看着郑天亮，意思只要天亮一句话，就上去把二驴子拽出来。郑天亮还是不着急，叫麦秋松开手。

大伙儿不知道郑天亮有什么高招儿。二驴子心里恨不得郑天亮跟他嚷，甚至打他，只要一沾他，他就算逮住理了。可郑天亮就是不上套儿。双方僵持着，可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郑天亮心里也有些发毛。这时候，二驴子媳妇抱着孩子过来了，看见二驴子张口就骂。

“我猜就是你，没良心的，酒喝到人肚子里又没喝到狗肚子里，人家天亮整折腾了一宿，拉着孩子去区里看病，还垫钱，要是没有人家，这孩子早就完了……”

二驴子一怔，酒劲儿也醒了几分。想起夜里孩子病的事，他慢慢地松开了桃树，伸出手用食指往大红印台盒里一摁，在会计端着的表上他的名下摁了一下，头一低，钻出人群。

人们松了口气。郑天亮转身刚要走，身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赵长顺。

郑天亮知道二驴子这几回找事都跟赵长顺有关系，赵只是没出头。其实，自从换届以后，郑天亮总想找机会和赵长顺聊聊，毕竟是前任村长，为桃花村干了不少工作，又比自己年龄大。可每次赵长顺都是带答不理。这回赵长顺主动喊他，他有些意外，但还是主动迎上去，掏出烟。

“二叔，抽烟。”天亮打着了火举着。

“不抽，不抽。”赵长顺摆手，但还是接过烟。

“二叔，您有事？说。”

“没什么事。”赵长顺欲言又止。

郑天亮见赵长顺喊他又说没事，这里肯定有事。于是，天亮说自己年轻，没经验，希望二叔多帮助，有什么好的想法多提提。

听天亮这么说，赵长顺想起在任时不少年轻人跟他提过建议，尤其是麦秋说的话：二叔，您看看紧靠县城的村子，人家都成了非农业了，住高楼、宽街道，人人上保险，月月挣工资，跟城里人差不多了。晚上小青年们吃烧烤、去歌厅，那才叫现代生活，日子过得美，滋润！一到吃饭时，满街筒子都是车，饭店人满为患。您说是不是咱也得活泛活泛了……联想到天亮上任以来村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确实感到自己思想僵化也力不从心了。

“你干得不错，比我强。”赵长顺说，“村里事不掺和了，我干活还行，拿起小瓦刀干老本行，一天也挣几十。”

“那可不行，村里再好，也是您打下的基础。”郑天亮一个劲儿地捧赵长顺，“咱村里要干的事很多，果园开发、建燃气站、发展生态农业，今后还要发展企业，有条件村里还建住宅楼。光靠我们几个可不行，您这老将得出马呀！”郑天亮知道赵长顺退下来心里不平衡，早就想给安排点事，叫他负责文化艺术果园。可话到嘴边儿又咽了下去，他要听听赵长顺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赵长顺一听郑天亮有意请他出山，他也想在村子里把这面找回来，可又怕郑天亮不会同意，就想探探郑天亮的口气。他说自己才悟出一个道理：没文化就是不行，累没少受，也想着把桃花村搞得更好，心里也着急，就是想不出道道。你这一上来，才看出了自己的差距。说着，叹了口气：“我没把村子搞出什么名堂，就看你们年轻人的了。”

郑天亮直截了当：“对了，二叔，你喊我，有事，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别拿我当外人，说吧，你一定有事，我能办的一定尽力，不能办的我可以找我的大学同学。”

赵长顺嗫嚅地说：“唉，天亮，说心里话，二叔对不起你呀！”说罢低下头，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子。

“二叔，您可别这么说！”郑天亮笑了，“二叔，跟您说了半天了，您还是不想帮我？”

赵长顺睁大眼睛，见天亮一片诚心，就说：“我能帮你什么？”

“我想让您管果园，这是您的强项。咱还要成立一个公司，也由您负责。至于待遇嘛，这您放心，少不了您的，您看怎么样？”

赵长顺原本就是想让天亮给他安排点事儿，没想到竟是这样意外和顺利，他激动地拉着天亮的手：“亮子，我服了你了。知我者，吾侄也……”

说罢，爷俩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老支书乐乐呵呵地赶来了，冲长顺说：“我知道你早晚会解开心里的疙瘩。可咱们离开了村委会，永远离不开桃花村，永远是党员，桃花村的事就是咱大家的事。李书记说得对，团结出形象，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成效嘛，咱们得支持天亮。”

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镇里召开各村书记、村主任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扶植政策。散会后，李书记特意把老支书和郑天亮留下，肯定了桃花村取得的成绩，表扬了郑天亮所做的工作，说镇里要争创国家级环境优美镇，桃花村作为镇里的一面旗子，要走在全镇的前头，干出成绩。李书记还嘱咐天亮，要多向老支书请教，学会做农村群众工作，说有的省市已经开始从大学生村官中选拔公务员了，要好好干，边干边学边提高。老支书和郑天亮说尽快开发果园，把燃气站也建起来。

郑天亮虽然向村民承诺建燃气站，但也知道资金是个困难。从镇开会回来，开始打电话、上网、去已经建起燃气站的村参观学习，并与各地燃气建设公司联系，最后初步选定了广东的一家公司。燃气站总造价得一百多万，村里拿不出钱，除去上边补贴的，灶具款让群众摊些，还缺三十万。国家补的要等工程验收完了才拨给，如果工程动工先给总造价的一半，仍

差二十多万。郑天亮开始“愁”钱。一大早儿，他在食品厂工地和麦秋商量完事回来，想找老支书碰碰情况，听听他的意见。没想到老支书病了，家人连夜将他送往区医院。郑天亮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忙向医院赶去。

郑天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支书平时血压高、血脂高，这次病得肯定不轻，弄不好一时半时上不了班，越想心里越不好受。老支书一辈子没离开过桃花村，从年轻时就在生产队干，后来又当村委、村长、支书，几十年来，为桃花村没少办事，人又忠厚耿直，他这一病，郑天亮没了主心骨，特别是桃花村正赶上较劲儿的时候，老支书病倒了，郑天亮简直像刚起飞的小鸟，乍然间遇上了暴风雨。

果然，老支书得的是脑栓塞，说话不利索，左边胳膊腿不会动弹，而且大小便失禁，正在输液。郑天亮一看，鼻子一酸，眼睛红了，他俯过身去，攥住老支书的手，轻轻地叫着。老支书直直地看着天亮，想说话可说不出，两行眼泪滑落下来。半天，老支书抬起右手，举过头顶。郑天亮突然想起来了，准是想说“七一”重温入党誓词的事，也举起手，示意老支书明白了。老支书点了点头，苦笑。

郑天亮去找他的一个内科主任同学问情况，同学说，好在堵的不是脑主干，积极治疗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出院。不过，很有可能落下后遗症，即便吃药、锻炼，生活很难自理。郑天亮拜托老同学和几位大夫，又安慰了一下家属，并留下一千块钱，就要回村。

郑天亮正要走，李书记来了，就陪着李书记看望老支书，李书记告诉郑天亮，说为老支书请了心脑血管专家，完全恢复的可能性不大，嘱咐天亮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桃花村的什么事都不能耽误，要经受得住任何考验，依靠党员、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别忘了，桃花村的一千多双眼睛在时刻看着郑天亮呢……

送走了李书记，郑天亮想着还有好多事等着他，就开车直奔桃花村。

一条南北公路直通桃花村。郑天亮来到村口下了车，许是太累了，他想一个人在这里清静清静，点着烟，看着眼前的村庄、果园和小河。高速公路的地上物已经清理完了，马上就该上土了。远处，一群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正在建桥，传来阵阵号子声。太阳已经偏西，像天边悬着一个巨大的火球，那飘浮的云便被烧得彤红。云在不断地变幻，像马像牛，像山像沙漠，五彩缤纷，绚丽多彩。忽有鸟儿啼叫着掠过，倦鸟要归巢了。田野里，人们仍在忙碌着，机车隆隆，隐隐约约传来悠扬的歌声。农村傍晚的田野，简直是太美了！郑天亮长长地松了口气，感到轻松了许多。

公路两侧各有几十亩的大坑，是这些年来各家各户盖房取土留下的，坑洼不平，杂草丛生。郑天亮每次进出村都想过，如果这要是经过改造，肯定会变成美丽的“南湖”，四周植树，水里种上荷花，养鱼，早了还可以蓄水浇地，是个天然的“水库”，眼前似乎变成了江南水乡，他笑了。忽然，他眼前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掏出手机给主管城建的徐副镇长打电话，以至于话音儿都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徐镇长，我有件急事看能不能解决。高速公路不正需要上土吗，我们村南口那两个大坑的土能不能用？”郑天亮仄起耳朵，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回话，生怕徐镇长驳了。

电话那头说：“没问题，我正因为这土发愁呢，耕地不能动，别处又远，这样正好。”说着，一个劲儿地怨自己没想到，嘱咐天亮做好群众工作。

郑天亮高兴了，他估摸着一算，这土方钱怎么也得十来万，也就是说，燃气站首付所差的二十多万资金又减少了十来万。他抬头审视着这片神奇的大地，心生感慨：资源真是取之不尽啊！

郑天亮回到家，饭碗刚撂下，街里响起锣鼓声。他想起来了，镇里组织消夏晚会，今日秧歌队彩排，没有什么事儿，他也出去凑凑热闹。

队员们差不多到齐了，个个红袄绿裤小白鞋，打脸儿化妆头戴花，手里舞着蝴蝶扇，腰间系着红绸子。二驴子打鼓打得正起劲儿，脑袋左摇右摆，鼓槌上的绸带上下舞动，一见村

长来了，更加逞能地耍起了花样，加起了花点儿，引起阵阵喝彩。婆姨们也拿出了浑身的劲儿，个个妩媚大方，舞步轻盈，像风摆杨柳，手中的扇子也要出多种样式。尤其是领队的那位，身材苗条，不高不矮，神情端庄，含情脉脉，不由得让郑天亮心里一动，双眼像被磁铁吸住了似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春枝！二驴子把鼓槌递给郑天亮，天亮虽然没打过鼓，但是简单的鼓点儿不难学，接过鼓槌敲起来，越敲劲儿越足，人们扭得就越欢。掌声、叫好声、笑声搅成了一片。

人越聚越多，老人和孩子们也随在队伍尾后，排成了一条长龙。桃花村的夜晚沸腾了。郑天亮敲了一阵子，浑身是汗，好个痛快。他把鼓槌又还给二驴子，然后找副书记商量庆“七一”的事去了。

五

党员们一听今年“七一”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都说这个创意好，打入党这么些年还是头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联想到了当年站在党旗下举手宣誓时的情景，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盼着这一刻早早到来。

这天，外出打工的、做买卖的党员回来了，老弱病残的党员家属搀着也来了，气氛非常热烈。村委会会议室的正前方悬挂着鲜红的党旗，室内坐满了人。郑天亮看了看，只差老支书一个人了，老支书刚出院，不可能来了，不禁感到心里酸酸的。

“重温入党誓词现在开始。”郑天亮一字一顿，庄重严肃，“请大家举起右手，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这时候外边来人了。大家一看不禁一惊，原来老支书在家人的陪护下，坐着轮椅也来了。

老支书一脸严肃，又显得有些激动，他站不起来，就坐在轮椅上郑重地举起了右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宣读完毕，郑天亮转回身，请大家坐下，然后，拉着老支书的手，请老支书讲几句。老支书慢慢地转动轮椅，面向大家。本来是有很多话要说的，但由于情绪有些激动，说话还是不利落。

“咱村的工作到了紧要时刻，天亮的担子很重，果园改造、燃气站要建，要干的事很多。大家都是党员，可别光看着，众人拾柴火焰高……”

由于老支书说话费劲，显得有些累，说完，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大家。

老支书的话刚落，村里一个企业老板就接过来，说您放心，天亮干的事我们都清楚，开会之前我们商量了一下，建燃气站，村里拿出这么些钱，知道有困难，大家捐点，不论多少，也是党员的一份心思。党员们你一句我一句，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村里工作，愿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力的出主意。接着大伙开始捐钱，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郑天亮鞠躬作揖。

最后，会计一统计数字，八万六千六百八十元。虽然，离首付所差的钱还得几万，但郑天亮怎么也没想到四十多名党员竟捐上这么些钱来。说实话，他并没有想过让大伙捐，但党员们的这份心让他无法拒绝。也正是从党员的这言行中，他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使他深深感到：党员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和桃花村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样，取之不尽啊！郑天亮的眼睛湿润了，他再次鞠躬谢谢大家。然后告诉会计要专款专用，大家捐的钱一分钱也不能乱花，而且要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碑上，立在燃气站的门口，让桃花村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忘记。郑天亮还向党员们汇报了村里的主要工作，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中秋节前，把文化艺术果园建起来。马上和广州老板商量，抓紧燃气站的施工，十一月底竣工，误不了今年供暖。

屋子里响起一片掌声。

散会了，屋子里只剩郑天亮和老支书。老支书故意留下来，嘱咐天亮，有事和党员多商量，和村民代表多商量，向镇里领导多请示。至于桃花村书记的事，他会向上级组织汇报。郑天亮认真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表示让老支书放心，一定会尽力把各项工作搞上去。最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好久没有分开。

桃花村的人一直盼着果园开发，听说还能在苹果上弄造型、印字、画小人就议论开了。有的说，一两个哄孩子行，要是和市长是亲戚动员发给全市的幼儿园；有的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脑子一热，胡来。要不说跟咱有“代沟”都带沟里去了，还好得着；也有的说，这事儿，悬，再像那年卖桃，你找谁去？咱呀，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些话把郑天亮的耳朵塞得满满的，甚至连村干部、村民代表老党员也劝天亮慎重。

郑天亮先在自家果园和支持他搞的党员、村民代表的果园里搞试验，没想到天亮的爸爸带头反对。

“简直是胡闹！”天亮的爸爸就急了，“我鼓捣大半辈子了，不如你？你那还不是捏泥娃娃吹糖人，胡弄小孩儿吗，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弄砸了，弄糟了老百姓不骂你八辈儿祖宗才怪。”

“唉呀，爸，这是科学，就得冒些险。”天亮解释，“再说，不是全村都搞，咱先示范。示范，您懂吗？”

“你甭跟我吹，识两字就不认识北了。不就是先拿自己开刀吗！”天亮的爸爸一脸不服。

天亮扑哧笑了，伸出三个手指：“就用几棵。”

天亮爸眨眨眼：“几棵不行，就一棵。”

“一棵就一棵。”

人们就等着看郑天亮的文化艺术果园到底是什么怪玩意，派什么用场。终于，看见小轿车开进果园，郑天亮从车里下来，后面跟着一个长头发的城里人。

人们迫不急待地围过来想看看究竟。

天亮爸不放心，又怕遭寒碜，逃避着人们的目光远远地看着。

看着看着，人们的眼就直了，苹果上套着塑料透明模子，里面透出“福”字，“寿”字，还有“八仙人”，水浒一百单八将，金陵十二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好看是好看，谁要？”有人问。

城里人笑着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葫芦，过去没人要。目前，国内外一些大城市都有葫芦协会，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葫芦文化，它不仅供人们把玩观赏，经过加工很有艺术价值。这艺术果是葫芦的一种创新，很受人们青睐。”城里人话头一转：“不瞒你们说，我们公司根本没打算到这里来，是看你们村主任有头脑，决心大，感动了我们领导，才派我们搞示范。这里的条件不错，可以当我们的一个生产基地。大家放心，我们全要，可以签合同。”

人群里一阵骚动。

“多少钱一个？”又有人问。

“至于多少钱一个，”城里人说，“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那人伸出手，变换着手指头，“一亩艺术果园顶五亩普通果园，十亩粮食。一个能卖到几元，甚至十几元。要是发展工艺品，一只只能卖到上百元。”城里人越说越兴奋，“这可不是忽悠你们，电视都演了，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在北京郊区艺术果园上签过的苹果已经拍到上万元了。去年，天津博物院收藏的一只清朝时的葫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人们沸腾了，围住郑天亮，纷纷也要求“示范”。郑天亮看着赵长顺，笑着告诉大家，今后凡是果园的事，都找咱老村长。人们又把赵长顺围了起来。

人们议论着，笑着，果园里笑声一片。

天亮的爸爸早已站在人群中，笑得嘴咧到耳朵根子了。

郑天亮要给广东的燃气工程建设公司的钱老板打电话，刚掏出手机，手机响了。对方竟是钱老板，他说他要出差到北京，想顺便到这里看看燃气站工程的事。郑天亮与他约好时间，说好在离桃花村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出口接他。

钱老板一下车就满脸惊讶，说有几年没上北方来了，说变化好大啊，还顺口整出两句文词儿：“真是南方婉约，北方豪放。”郑天亮本来从小学语文就好，初中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获过第一名哩。听钱老板这儿一说，也来了兴致，笑着接过钱老板的话茬儿：“也可以说南方细腻，北方粗犷嘛。”这让钱老板没有想到，一个农村的土干部竟出口成章，俩人哈哈大笑。

郑天亮没有直接去宾馆，而是先领着钱老板去村里转转。钱老板不愧是生意人，开口就问首付款准备的怎么了。虽然还差几万，但郑天亮却不露声色，说钱的事你放心，既然定好了，肯定没问题。咱先转转，然后我们去吃顿便饭，算给老兄接风。高速公路、千亩果园、弯曲的小河，绿树掩映的小村庄和干净漂亮的街道，让钱老板看得高兴，连连竖起大拇指。天快黑了，郑天亮请钱老板吃饭。钱老板出来这么老远，也想放松放松，俩人开车直奔城区。

郑天亮和钱老板围着城区转了一圈儿，然后来到饭店边吃边聊。

看来，钱老板还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恢复过来，一边吃饭，一边对开发区、住宅楼、路网、环境、商业等所见所闻发表感慨。说京津之间好地方，有潜力，表示竭诚和郑天亮合作，当他的一个根据地，开发北方市场。俩人越说越投机，连连碰杯。

郑天亮从来不喝酒，刚喝半杯脸就红了，话也多了，就把自己大学毕业干厂子，又回村当村长，想给老百姓办点儿实事，包括环境整治、果园开发、建燃气站的事全讲出来了。告诉钱老板，说我们村是镇里的一面旗，建燃气站已经跟老百姓唱出去了，许愿就得还愿，胳膊折了往袄袖儿里藏，也得干。

钱老板点着头儿，但心里始终惦记着钱的事，就掏出合同，往天亮跟前递，征求天亮意见，并补充道：“按合同规定，施工前先交百分之五十预付款，工程完一半交百分之三十，工程结束后，再交那百分之二十。”

郑天亮早算过，按照合同，首付款还差十来万，他怕人看不起，没说行还是不行，而是举起杯和钱老板又饮了一口。

钱老板见郑天亮没提，知道一个村拿出这么些钱不容易，操着浓重的方言鼓励天亮：“唉呀，郑村长，我听出来了，你回到家乡真是难能可贵呀。有国家扶持政策，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你又有胆识魄力，资金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啦。”

“那当然，肯定没问题。这燃气站要是建不成，我就栽了。没那么大荷叶……”郑天亮说话有些不利落了，“我能揽那么大的粽子吗？就是村里没钱，可你猜怎么着”郑天亮问钱老板，见钱老板看着他微笑，也乐了，“当然你猜不着，告诉你，党员们自愿捐了十几万，支持我郑天亮，感人呐！”郑天亮眼睛红了，举起杯问钱老板：“我们北方人，尤其是桃花村人就是实在！你看我实在不实在？”说着，一仰脖儿又干了。

钱老板没有端杯，低头思考着什么。

“钱老板，不钱老兄，你要看我实在，够哥们，也得支持我。你说，支持不支持？”

“那当然啦。”

“那你怎么支持？”

钱老板没回答，换了个大杯，斟上酒，把酒往郑天亮跟前一放说：“喝了这杯酒，你说。”

“好，我说，我说，”郑天亮端起杯，“我们桃花村的钱，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你老兄别太黑了，”说完一仰脖儿干了。

“好，痛快。”钱老板也干了，“本来就顶骨头了，这回不赚你钱了，从总造价上再减十万。”

郑天亮头已经大了，一听来了精神儿，哈哈笑了：“钱老板，就算我们给你做个广告，

你赔不了。”

俩人笑了，又端起杯。

中秋节快到了，燃气站工程已经动工。食品厂建成，正在设备安装调试。眼前最急需要办的就是该操持文化艺术果园的事了。

郑天亮有个习惯，每天起早儿都要到村南口转转，看“南湖”，看果园，看厂子，看日出日落。今天有雾，浓浓的，湿湿的，眨眼间，雾淡了，纱般轻柔。天边有了云，像醉了的画家在那儿横划了几笔，在橙亮色阳光的照射下，云蒸霞蔚，绚丽多彩，使郑天亮不忍离去。

太阳升起来了，雾气渐渐隐退，一切晴朗起来。高速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远处黑绿色的树林像列车在田间奔驰。空气中弥漫着果实熟了的香味。郑天亮来到“南湖”，晨练的人们咿咿呀呀地练声，或伸胳膊拉腿地锻炼。荷叶掬捧着雾珠，耸出水面的莲蓬亭亭玉立。郑天亮看得入神，赵长顺跑来了，跟他汇报果园开业的事，问天亮打算怎么办。

见郑天亮没明白他的意思，赵长顺带着几分神秘地说：“打你上来，环境整治、坑塘改造、建燃气站、又果园改造，怎么也得热热闹闹。”

“怎么热闹？”

赵长顺来了精神儿：“按照以前的惯例，咱也举行个仪式，把区主管部门的领导、镇领导、村两委、还有各厂子的一、二把手请来，吃顿饭，给点儿纪念品什么的……”

“扯淡！”没等赵长顺说完，郑天亮急了，“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参加，别的人一律全免。”见赵长顺瞪大眼睛，眼皮子半天才放下来，郑天亮又说，“瞎折腾，劳民伤财。钱是党员捐的，不怕叫人家骂娘？”

“是是是，也对，也对。”赵长顺不住地点头。

“不过，”郑天亮纳闷着，也觉得应该聚聚人气，思忖着说，“放几挂炮吧，给大伙儿提提神儿。”

桃花村文化艺术果园和食品厂同时开业。

赵长顺起了个大早儿，跑遍村子里的小铺，也没买到一挂鞭炮。误了事儿，没法跟郑天亮交待，这顿臭训算是又挨上了，急得他冒了一身冷汗，汗一落，后脖颈发凉。他干脆把心一横，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硬着头皮，往果园开业现场赶，心里不住地纳闷，怎么这鞭炮一夜之间就都卖没了呢？

开业时间定在八点十八分。城里收艺术果的人来了，郑天亮的企业界朋友来了，老百姓忙着摘苹果，麦秋那边准备收苹果。这会儿有人正站在高处准备放炮，就是不见赵长顺的影儿。郑天亮有些恼火，当了这么些年村干部，怎么拿这么大的事不当事呢？

时间到了，郑天亮宣布开业。话音刚落，赵长顺踩着话音儿来了。郑天亮刚要发火，人群中响起了二踢脚声，跟着村子里到处响起劈劈拍拍的鞭炮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郑天亮笑了，赵长顺也醒过闷儿来，果园里热闹起来。村里的高音喇叭为了营造气氛，欢快地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

金秋十月，桃花村人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村里村外一派喜人景象。而郑天亮却正在发愁。

燃气站工程已经进展到了一半，按照合同应该付百分之三十的工程款，也就是说，还得付三十万。除了改造“南湖”，高速公路给的土方钱十来万，还得差二十万，凑不齐，这样违约不说，如果工程队一撤走，前功尽弃！而郑天亮想了无数的办法，以至于头涨得生疼。

正当郑天亮走投无路的时候，李书记来了。

“怎么着，小伙子，遇上难事了？”

“我，没，没问题。”郑天亮苦笑。

“得了，天亮，别咬后槽牙了，老支书都跟我说了。经过研究，镇里先拨给你三十万，这回不用愁了吧？”李书记笑着看郑天亮。

郑天亮怎么也没想到镇党委、政府、李书记在关键时刻帮了桃花村，也救了自己，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鼻子一酸，两行泪顺着瘦削的脸颊滑落下来。他一抹眼泪，又笑了，一脸惊喜，一连几个谢谢。

李书记却摇摇头：“不要谢我，得谢你，是你为党委政府作了劲儿，是你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员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说着，拿出区里的文件和一封信，“你看，桃花村已被确定为区新农村建设重点扶持村，群众也写信夸你，桃花村没有一件上访的记录，干得好！”然后又说，“你就是还缺乏些稳重，尤其要学会做农村工作，遇上问题要讲法、讲理、讲策略。”

郑天亮笑了。

“先别笑，我的钱可不是白给的，算借给你们，等上边补贴款下来，还给我。”

李书记笑着让郑天亮把“两委”班子成员全叫过来，想听听郑天亮的总结汇报和下一步的打算。

解决了钱的问题，郑天亮也松心了，话匣子也拉开了。他说感触最深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人是最关键。中央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说桃花村在最难的时候，是党员带头，解决了村里发生的那么多事。郑天亮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解得更深了，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说到这儿，他还强调年底要切实开展争创“十佳标兵”活动开展好。说到钱，郑天亮更是深有体会。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表示一定要想法带领群众多挣钱。

“嗯，好！”李书记点点头，“说说，怎么挣钱？”

“做买卖，干企业。”郑天亮滔滔不绝，说咱们这地处京津之间，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路也通了，又有这么好的政策，要加强对外联系。他还举例说，有不少村都成了专业村，像塑钢、装修、绢花、地毯等等，让村民们都富了。

“嗯，好！说说你有什么具体打算。”李书记带着鼓励和好奇，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嗨，那多了，麦秆工艺品出口，棒子皮加工一次性拖鞋……当干部不能光坐在家里，得往外跑，想开发的项目可多了……”

人们的眼都听直了。

郑天亮越说越兴奋：“有人种地，有人上班，有人外出打工做买卖，剩下的在家里干个体，村里成立个公司。”

“好，有思路，”李书记欣然肯定，“党委、政府支持你们！”接着侧脸含笑问天亮，“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呢？”

郑天亮没想到李书记问起这个事来，不禁脸腾地红了，嘿嘿笑着说不出话。

说不上着急，其实天亮心里早急坏了，他想也该向春枝正式求婚了。

下雪了，沸沸扬扬的大如鹅毛。可桃花村人正在忙里忙外，喜气洋洋，因为燃气站已经建成，正在试火。

试火一次成功，爆竹炸响。郑天亮和几个村干部正在燃气站院内的“功德碑”前说着什么，然后分头去户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人们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开着玩笑。二驴子媳妇跑来了，好像有事又不好意思说，还羞羞答答的。

“有事？说。”郑天亮问。

“自打那回，我那口子可变了个人，”二驴子媳妇说，“脾气也好了，酒也戒了，牌也不玩儿了。他总说燃气站是个新鲜单位，你看能不能在燃气站给他找个事儿？”

“他人呢？”郑天亮两眼向周围寻觅。

二驴子媳妇一指，只见二驴子正跟着张罗的群众往燃气站交柴草呢，郑天亮扑哧笑了。

“呵，还没同意，自个儿上任了？”郑天亮摆手叫二驴子过来，并且还封了他一个管理燃气站的官儿。

二驴子一听乐得差点蹦起来，可还矜持着来了个立正：“放心吧村长，保证干好，出问

题，我负责！”说着就开始张罗起来上任了。

燃气站建成开业，桃花村开始着手争创“十佳标兵”评选表彰活动，先由村民小组选，然后推到村里，村里由副书记带头、妇联、团、民兵组成评选小组，根据各村民小组推荐上的人名，让党员和村民代表评选，结果报党支部、村委会研究。也就是说，严格按照标准，层层评选，把最有代表性的先进典型选上来。

甬看平时老百姓不拿这些当回事，一形成声势，大家还都重视起了。桃花村热闹了，男人们不爱说，心里有数；婆媳们爱唠叨，仨一群俩一伙，凑在一起议论，无非是谁的婆婆好，谁儿媳勤快孝顺，谁家日子过得好，谁家干净等等。郑天亮要的就是这个过程，大家这么一来，起到了比、学、赶、帮、超的作用，个别人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开表彰大会那天，郑天亮拉出了秧歌队，敲锣打鼓把牌送到“十佳标兵”的家里，先进个人戴上大红花。郑天亮高兴，每人还奖了一条手巾，把气氛搞得很活跃。镇里还请来了区报和电视台的记者，大家嚷嚷着等晚上看新闻。

一进腊月，年味儿一天比一天浓了。桃花村的人今年格外高兴，开始拾掇屋子，置办年货。二十几上，在外上学的大学生放假了，打工的也鼓着腰包回来了，家家户户都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唯独天亮和春枝两家的爸妈愁着儿女的婚事。

天亮家，妈不高兴，跟天亮说：“天天忙忙忙，这都几儿了？正月不娶，腊月不定，头年里再不结，可得等明年了。你爸都着急了，早把钱准备好了。”

天亮笑了：“妈，这几天正慰问烈军属，还要走访困难户，等忙过这会，再商量。”

妈急了：“再过几天，就大年三十了，别又骗我！春枝要是不同意，我去求。”妈眼圈儿红了。

天亮笑着哄妈：“我已经跟春枝说好了，腊月二十八结婚，我是个党员干部，咱要带头移风易俗，婚事，简办。”

妈乐了：“只要结婚，都依你！”

春枝家里，妈也在说春枝：“你们年轻人就是再有主意，婚，到底等到什么时候结，也没个准信儿。跟天亮说，要是不同意，就直说。”

春枝脸红了，将与天亮商量好的事告诉了妈。妈妈高兴了，嘱咐春枝：“咱可不准让人家花太多的钱，往后还要过日子呢……”

腊月二十八，桃花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街上挂起了彩旗和大红灯笼。郑天亮和春枝正举行婚礼，笑声和鞭炮声联成一片，小村喜气洋洋。

（责编：朱新民）

茶 香

刘 浪

1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六。过分追究那天是几月几日，其实没有必要，但我还是查了下电脑上的日历，确认那天的确是2010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四，虎年春节的尾巴。

这一天的上午九点，我刚刚起床，正准备做点早饭，好歹敷衍一下自己的肚子，小二就打来了电话。

快快快，过来救火！小二的口气慌里慌张的，除了黏稠的焦急之外，里面似乎还有着成

色十足的不耐烦。

我知道小二那面不会真有什么大事，最多也就是他家邻居的猫死了或者生了一窝崽。我就打着哈欠说，怎么了？

小二说，三缺一，就差你，快过来，老窝子。

我叹了口气，说，我靠，你背三字经呢？等会儿再说吧，我才起来。

小二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麻溜过来。

我就有些犹犹豫豫地下楼，出小区，叫了辆出租车，来到桥旗路中段的一家所谓中老年活动室，小二和另外两个人已经把麻将牌都码好了。至于这另外两个人都是谁，我过一会儿可能会讲到，也可能不会讲到，到时候再说吧。而我之所以不愿意玩麻将，是因为我的麻将玩得太烂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以前在麻将桌上，小二叫过我叔叔。这里面当然有点典故。因为我总输钱，小二给我取了个外号叫麻酥酥，谐音麻输输，简称输输。我说，叫我叔叔就叫我叔叔吧，没儿子有个大侄子也将就。

这场麻将进行到午间十二点半的时候，我赢了差不多 500 元钱。这也许就已经有点不正常了，但我没有发现。相反，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咸鱼扑棱棱翻身的舒畅和轻盈。至于肚子里的咕咕叫声，我不但可以忍受，而且还觉得挺像胜利的鼓点呢。

我就对小二说，以后没什么事的时候吧，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得了。上上网、看看书、看看电视，都行。实在闲得难受，你挠墙。你说你喊我来干什么？赢着你的钱，我这心里怪不落忍的。

小二的鼻子尖早被汗水洗得泛着污浊的光晕了，他胡乱擦了下鼻子，说，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是钱，这才哪到哪。

我没说什么。我知道，我不能得了便宜就卖乖个没完没了。我还知道，小二这是摆出要翻本的架势了。那就接着打好了，我是赢家，不好意思先张罗散局。

到了下午一点五十分的时候，我又赢了 200 多。小二把麻将牌啪的一声摔在台面上，说，拉倒拉倒吧，不鸡巴玩了。我说，走，我请大伙吃饭去。

饭店是小二选的，不远，跟麻将馆只隔了两条街。店名是叫龙飞还是飞龙我没记准，只记得老板是个身材诡异的中年男人。这个人瘦得太不靠谱，像根干枯的稻草，我估计狼见了 he 准会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等菜的时候，小二管饭店的服务员要了副扑克，串红 A，输家喝啤酒。这一回，好运没有站在我这边，第一道菜刚上来，我就喝掉了三瓶啤酒。按说平时我还是有一点酒量的，把四五瓶啤酒搞成四五个啤酒瓶，也不过是多仰几次脖、多跑两次卫生间的事。可你不要忘了，我早饭和午饭都没吃，空腹喝了三瓶啤酒，头就有些晕沉沉的了。菜上齐的时候，我又点了一瓶白酒。我的头就又有些晕沉沉的了。这也许就为接下来的出事，埋下了一道伏笔。

饭局散场的时候，是下午十六点五十分整。北方的二月，严格说来还是百分之百的冬天，所谓下午十六点五十，其实就已经是傍晚了。太阳刚刚磨磨蹭蹭地落山，似乎有些不情愿的意思，就在西天弄出一大堆橘红的云彩，真就不难看。

我一个人往家走，一边走嘴里还一边小声哼哼唧唧地唱歌，唱的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北岸街和桥旗路交汇口的时候，我一抬头，看到了李晓雨。

我就向前猛地迈了两步。真的，只有两步。因为李晓雨距离我很近，也就一米半这么远，而且李晓雨正低着头，相向走来。

我张开双臂，把李晓雨拥抱在了怀里。我说，我的老天！这么多天你跑哪去了？

说这话时，我就闻到李晓雨的发间散发着一股茉莉花茶的清香。这清香低回又氤氲，有着让我想哭的色泽和光晕。我将自己后撤了半步，双手还搭在李晓雨两个肩头。我要看着李晓雨的眼睛，告诉她，我找你都找翻天了。可我只说了一个“我”字，就说不下去了。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一声光芒四射的咔嚓，来源于我的大脑深处，紧接着我就眼前一片漆黑，我

的整个人差点就瘫倒在地上。

我就不再绕弯子，直说了吧。我认错人了。这个女子，根本不是李晓雨，也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

这个女子急促地呼吸着，死死地盯着我。也许是由于惊恐或者愤怒，她的脸色冷得能刮下冰碴来。而她的两道目光，就像两把刀子一样，一五一十地戳在我的脸上。

2

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是说在一辆长途车上，每个乘客之间都不认识。一个女人靠在一个男人身上睡着了，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男人靠在一个女人身上睡着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故。

这个笑话我是听说过的。这跟我曾经做过的职业多少有一点关系。就在半年前，我还是润河晨报的编辑，负责一块所谓社会新闻版，也就是每天浏览各大网站，专门划拉十八岁小伙娶百岁老妇、儿媳嫁给老公公或者木乃伊生下双胞胎这类小道消息，转载到报纸上。除了这些，这块版面上还有个固定的栏目，就是弄一组笑话或者幽默。上面这个小笑话，我就曾经转载过。

一个男人靠在一个女人身上睡着了，就已经是一个严重的事故，那么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将一个陌生女人拥在怀里，是不是要判上几年刑啊？起码一顿大骂我是躲不过去了。

真的，那个傍晚，当我发现被我拥抱的女子原来不是李晓雨时，我的额头和后背就同时涌出了汗水。先前的一点醉意，就像一条贼船，顺着汗水驶出了我的身体，头也不回地落荒而逃。

而我本人也有转身就跑的冲动。但我没有逃跑。这会儿虽说是傍晚，但路上往来的行人和车辆都很密集。我如果逃跑的话，只要这个女子大喊一声抓流氓，我的名声甚至小命就彻底交待了。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反正我是有英雄情结的。我是说，大街上出现一伙杀人犯，我会视而不见的，但如果将杀人犯换成个把流氓，我骨子里的英雄情结一定会来一次井喷的，谁敢拦我我跟谁急。

我就只能是马上向这个女子道歉，承认自己认错人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这个女子竟然笑了。

老天！她没有抬手扇我耳光，也没有骂我，而是笑了。

我去北京了啊，在那呆了一年多，刚回来。女子边说边拉过我的手，接着说，三句两句我也跟你说不清楚，走，咱们去这个咖啡屋坐坐，到那儿我给你细讲。走啊走啊！你愣着干什么？

我就浑浑噩噩地被女子带进了路边的第八感觉咖啡屋。第八感觉，你听听，这店名取得真是他妈的没事找事。

在东南角那个单间坐下，女子跟服务员点了腰果、薯条和鱼片，还有一盘果拼。除了这些，她可能还点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我记不准了，总之都是一些中看不中吃的东西。此外，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女子没点咖啡，而是点了两听啤酒。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贼，但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做贼的心虚感。我就急忙付钱，但没能得逞。

抢什么啊？你跟我抢什么啊？你好好坐着。女子用左手按住我的肩膀，右手将一张百元纸币递给了服务员。

我说，我，我。除了这个第一人称代词，我竟然说不出别的话语。我相信我的脑子里，这会儿起码有十几根神经还在齐刷刷地短路。

服务员走了，女子大刀阔斧地伸了个懒腰，说，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紧接着，她问我，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本来是想敷衍她，说自己是个作家或者便衣警察之类，但我一张嘴，成了实话实说。

我说，书店，我开了个小书店。

女子说，像你这样能自己做点什么，真挺好的。我在北京当导游，举着小旗，顶着烈日暴雨，整天领着那些天南地北的游客，东一趟、西一趟，瞎走，风景名胜没怎么看，就逛旅游商品店了，累得我话都不想说。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看清这个女子的长相。她应该是在二十三四岁左右，长发，小小的嘴巴，大大的眼睛，稍稍有点婴儿肥，肤色淡粉水嫩，显然没有给化妆品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老天！她长得原来真就挺像李晓雨的。难怪刚才我会认错人。

可是，她为什么要拉我来这里？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呢？

难道，难道她也是把我错认为她认识的一个人了？

又难道，江湖上传说的桃花运活生生摆在我眼前了？

正在猜测，我的手机来了电话。我先是吓得一哆嗦，马上就意识到这真是一个好机会。我只要跟给我打电话这人多聊几句，我就可以借引子离开这里了。我不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也不想弄清她是不是把我错认为她认识的一个人了。我只想早点离开。直觉告诉我，这种疑似桃花运的东西，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急忙接听电话，但没能接起来。我看了下来电号码，应该是个外市的手机号码。我真是又急又气，拿着手机的手抖个不停。

女子说，现在这种响一下就停的电话太多了，我听说都是诈骗话费的。

我点了点头。

女子说，我想起来了，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晚点回家。

接着，女子就拿过背包，翻找了几下，但没找到手机。她说，我手机怎么没了？把你手机给我用下。

我就把手机递给她。她按了一串号码后，我就听到了《隐形的翅膀》这首歌从她的背包中传出。她挂断电话，把手机还给我。

我说，怎么不打了？

我真是笨得应该买块豆腐一头撞死。我当时竟然没想到这首《隐形的翅膀》，是这个女子的手机来电乐曲。

女子说，还是用我自己的吧。她说完就接着在背包中翻找，找出了自己的手机。接着说，我现在的脑子也不知怎么了，记不住事。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女子开始打电话了，她对我摆了摆手，也许是示意我不要说话。接着，电话通了，她说，妈，我今天晚点回家。没事，你不用担心。好了，没事。妈再见。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马上告诉她，我刚才才是认错人了。可我刚要开口，服务员敲门，走了进来，用一个硕大的托盘，端来了女子点的那些食物。

我就忍不住攥紧拳头，敲了敲自己的前额。

3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女子名叫毛毛。当然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我拿不准这会不会是她的真名。

说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那天晚上，我和她就这样你你地称呼对方，始终没有去问对方的名字。

有关那个晚上我和她的经历，如今回想起来，不瞒你说，我是有些后怕的。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定力很强的人，而那个晚上，我差一点就跟她上床。其实，说我差一点就跟她上床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我跟她上床了，只是没做那件事而已。我如果真跟她做了那件事的话，按她后来的说法，我的小命就有可能交待出去了。

我知道我这样跳跃着讲，会显得凌乱，没有条理。那我就按时间顺序，接着讲那个晚上。服务员送来那些食物，说了句二位请慢用，就转身走了。

女子将一听啤酒启开，要往我的杯子里倒。

我急忙用手掌盖住杯口。我说，我还是不喝了。我刚刚已经喝过酒了，要说的话我也不会认错你。

女子抢下我的杯子，倒满。她说，你别这么推三阻四的好不好？我就不信这么一小罐啤酒能要你命。之后，她将自己的杯子倒满了酒。

我叹了口气。我说，行，这杯酒我喝行，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出来，要不我心里不踏实，你一定是不认识我。

女子端起杯子，说，你哪来这些废话啊？来，我们干一杯。说着，女子将杯子在我的杯子上轻轻撞了一下，就一饮而尽了。

撂下杯子，她说，干呀，你把它干了，干了你再说话。

我就咬了咬牙，把酒干了。

我刚要再次解释我和她可能都是认错了人，她说，从现在开始，我请你先别说话，你就听我说好了。她边说边将我和她的杯子再次倒满酒。

我说，这不行，我得把话说清楚。

女子说，算我求你了行不？

我说，怎么能说是求我呢？是我应该跟你说道歉才对。我跟几个朋友刚刚喝完酒，喝得我有点头晕，刚才我错把你当成我一个朋友了，所以就抱了你一下，对不起。

女子说，你就想说这句话是不？

我说，是的。还有，我觉得你一定是不认识我。你这样对我，我心里没底。

女子大笑起来。她说，我当时应该扇你几个大嘴巴、踢你几脚，再狠骂你一通，最后再把你送到看守所关一些天，你心里才有底了是吧？

我也笑了。我说，话也不能这么说，但你说的话，的确有道理。

女子说，好，这件事到此为止。来，喝酒，这杯我干了，你随意。

我就觉得这个女子挺豪爽的，我要是再为认错人道歉，就显得太小气。那就喝酒吧，大男人总不能一而再地跟小女子赖酒吧？

我说，你别干，慢慢喝吧。

我刚刚说了这句话，女子已经喝净了杯中酒，她还将杯口朝下，对我晃了晃。

我只好也将杯中酒干了。

女子说，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她就起身，出了单间。

我本来以为她是到洗手间方便去了，没成想她回来的时候，手里竟然拿了一瓶我叫不上名字的外国白酒。

老天！这女子哪里是豪爽，不会是酒鬼吧？我噌的一下站了起来。

女子伸手按住我的肩头，她说，干什么？你快坐下，钱我已经交过了。

我说，不是钱。

女子打断我的话，她说，啤酒不过瘾，我们来白的。

我说，我已经说好几次了，我刚喝完酒，我酒量有限。

女子说，没事，你少喝，我不拼你。

我说，你也得少喝，天都黑了，我们都得早点回家。

女子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你随意喝，我也保证自己不过量就是了。

说完，女子就将白酒打开，倒满我的杯子，又将她自己的杯子倒满。

现在，我有必要回过头来说说李晓雨。因为你懂的，我和这个可能叫毛毛的女子的相逢原因，细究起来是因为李晓雨。

李晓雨、我，还有小二，我们三个当初都是润河师大的学生，李晓雨是中文系的，我和小二是新闻系的。毕业后，我们都应聘到了润河晨报，我做编辑，他们两个做记者。捎带也介绍一句跟我打麻将的那两个人，一个叫杨娜，一个叫欧阳学东，也是润河晨报的工作人员。我当初在润河晨报工作时，跟这二位也还蛮合得来。

我和李晓雨是在大三那年开始恋爱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认为的，反正我觉得爱情其实很抽象，说不清又道不明。我只能笼统地说，我很爱李晓雨。因为有了李晓雨，我觉得这个温吞吞的世间才有了温润的光泽，才有了干净的底蕴。和李晓雨的相爱，让我心中满满当当的，全是知足和感恩。谁跟我说老天有眼，我都会竖起双手的拇指，对这个人说，完全正确，你想加多少分就加多少分。

除了抽象之外，接下来我要说爱情其实很奢侈，绝不是每个人都配去拥有。我这么一感叹，你可能就猜到了，我和李晓雨的恋爱出现了岔头。我真的不愿承认这是真的，但你的确没有猜错。

是在 2009 年的国庆前夕，李晓雨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只五个字：你可以等我。我以为她这是趁国庆长假独自游玩去了，就没有在意，还回了一条短信，只两个字：当然。

第二天，我给李晓雨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了。我没有在意，以为可能是她所在的地方通讯信号差。又过了一天，我再次给她打电话，她的手机竟然停机了。我以为是欠费了，就急忙给她交了话费。再打，还是打不通。我就急忙去了哈尔滨。李晓雨的父母家在哈尔滨，以前逢年过节，我和李晓雨都会去看望她的父母，两位老人每次都是笑逐颜开，我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但是，到了哈尔滨，我却没见到李晓雨。不光是没见到李晓雨，她的父母我也没有见到。她搬家了，我不知道搬到了哪里，新的房主更不知道。

我就这样没了李晓雨的下落。

能做的，我都做了，比如让同学和朋友帮着找，比如在润河和哈尔滨的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比如去派出所报案。

我当然哭过。哭的时候就看手机上的短信。你可以等我——李晓雨说得有些模棱两可。当然——我说得一意孤行。

是的，我不能保证我会等李晓雨等到海枯石烂，等到地老天荒。这个化学药剂横行天下的时代，谁都保不准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只能说，至少目前，我等李晓雨的决心没有动摇。我是不是挺傻的？别，你别摇头。我傻就傻吧，我都没办法，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李晓雨走后，因为没法静下心来编版，我就辞掉了润河晨报的工作。我的这个小书店，是 2010 年元旦那天开张的，雇了一个服务员。我总得做么，我么，我总得养活自己。

开这个书店，小二忙前跑后的，为我出了很多力。我还知道，小二时不常叫我去打麻将，想赢我点钱是次要的，他主要是不想让我总是惦记着李晓雨。更主要的是，他想把我和杨娜撵掇到一块。这让我感激又头疼。客观地说，杨娜是个好女孩，比李晓雨漂亮，性格也比李晓雨柔和。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不是去菜市场买白菜啊，你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品相更好、分量更足的一棵。

好了，关于李晓雨，我暂且就说这些。而这些内容，那个晚上，在第八感觉咖啡屋，我也跟那个女子讲了。

我记得我是这么开头的。我说，你千万不要误会，你长得挺像我女朋友的。

女子笑了，说，俗套，大街上搭讪，都会这么说，还要说在梦里见过。

我说，真的，我都说过你不要误会了。

接下来，我就给她讲了李晓雨，而且要比我上面讲的要更紊乱，当然也更详细。这说明我酒又有点喝多了，否则我不应该跟这个女子说李晓雨。

我在讲李晓雨的过程中，这个女子一直在认真地听，几乎没有插话。

我总算讲完时，女子叹了口气，说，你觉得你能一直等下去吗？

我说，应该会吧。

女子说，到底能不能？

我说，我，我不知道，但起码现在我还在等。

女子说，她要是再也不回来呢？

我说，别这么问我，帮我祈祷吧。

女子将瓶中剩下的白酒均匀地倒在我们两个的杯子里，之后端起酒杯说，来，为她早日回来，我们喝一大口。

我干了这杯酒，就急忙放下杯子，用双手蒙住了脸。因为我哭了。

当我擦干眼泪，拿开手掌时，发现女子将头趴在了桌子上。

我等了好一会儿，女子也没有抬起头来。我就伸手拍了拍她的肩头，没有反应。

正在这时，服务员敲门走了进来，说，先生，很抱歉，我店到了打烊时间，很抱歉。

我说，好的，请等我几分钟。

服务员说，谢谢您，需不需要我到门口帮您喊辆出租车？

我说，好，谢谢你。

服务员转身出去了。

我又拍了拍这个女子的肩头，仍是没有任何反应。看来她是真醉了。

我只好使劲推她的肩膀，她勉强将眼睛睁开一条缝，说，再拿瓶酒来。

我大声说，走，我送你回家，这里已经关业了。

她说，酒，再拿瓶酒。

我的醉意再次借着我的汗水落荒而逃。麻烦到底来了！

5

这个晚上，我没能将这个女子送回家，而是送到了北岸宾馆。

在离开第八感觉咖啡屋之前，我给这个女子的妈妈打了电话，用的是她的手机。我记得我们刚进咖啡屋时，她给她妈妈打过电话。我只需再按一下左上角的绿色键，就是重拨。但她妈妈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我就急忙翻开她手机的通讯录，但不能确定哪个电话号码是家人的。我也想过要把她带回我自己的家，但没敢。我甚至想到了有困难找人民警察，这显然也不妥。

坐在出租车里，女子斜靠在我身上。也许是因为她也出了汗的缘故，她发间散发出的那种茉莉花茶的清香，更加浓郁。这种清香，我当时不但闻得到，而且看得见，呈雾状，迷蒙地在车厢里飘，我甚至还伸手抓了一把。

来到北岸宾馆时，女子似乎醉得更加深重。我几乎是将她抱进客房的，把我累得啊，估计落水狗都比我体面。

我扶她坐在床边，她倚靠在我身上。

我觉得我应该走了，但又担心她醉得太厉害，万一出什么意外可怎么办？

犹豫之间，我想还是脱下她的鞋子和外衣吧，这样她会睡得舒服些。

鞋子脱起来还算容易。脱外衣时，她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就紧紧搂住了我的脖子，将我也带倒在了床上。她温润的嘴唇贴在我的耳根，她的呼吸呢，也许是稍稍有点急促吧，在我听来，盖过轰隆隆的雷声。

我一动不敢动，就感觉心脏不在左胸的位置了，而是明目张胆地乔迁到了嗓子眼里，刚

刚离水的鱼那样活蹦乱跳。更要命的是，我裆间的物件自作主张地站立起来。老天！我没有办法，真的。你可以说我是个心灵龌龊的人，但你不能说我是个身体不正常的人。

这样过了五分钟，也可能是三两分钟、十几分钟或者几个世纪，我觉得这个女子应该是睡熟了，我就轻轻拿开她的手，屏着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开身子。

我刚要坐起，她突然浑身一抖，抓住我的手，含含糊糊地说，你别走，我害怕。

我轻声说，你睡吧，别怕，我不走。

这样又过了五分钟，也可能是三两分钟、十几分钟或者几个世纪，女子真的睡熟了。我轻轻下床，轻轻给她盖上被子。之后，我坐在了沙发上。我觉得我应该等她醒来，这样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宾馆，终归不能让我安心。

我没想到我坐在沙发上，竟然睡着了。

我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

那个女子，已经走了。

我拿过手机。我知道我的手机里有她的手机号码，因为在第八感觉咖啡屋，她用我的手机拨打了她的手机。我拿过手机，翻出她的手机号码，却拿不准要不要给她打电话。迟疑当中，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按下了接通键，但听到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我就给她发了条短信：下次喝酒我付账。

之后，我长长呼出的那口气，肯定比两个长城加在一块还要长，肯定。

6

接下来的事情，讲起来就不必动用太多文字了。

我先是把这段经历讲给小二听。小二开始不信，后来就咬牙跺脚地替我后悔。他说，这好事让你遇到真白瞎了，换我，拿下她再说别的。

我说，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得把我给李晓雨留着。

小二翻了个白眼，之后脖子就像断了一样将头耷下。

再之后，也就是昨天，那个女子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当然了，在这之前，我拨打过她的手机，是两次还是三次我记不得了，反正她始终没接。

女子的短信其实很长，我捡关键的记在下面：我叫毛毛。认识你那天，我男朋友把我甩了。那天晚上其实我没有醉，你如果敢非礼我，我一定会杀死你。我原本认为天下没一个好男人，我错了。我为你祈祷，你一定会早日找到她的。

女子的短信，让我再次出了一身冷汗。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形，多悬啊！

我知道，这个叫毛毛的女子在短信中说的“她”，就是李晓雨。

可是，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李晓雨的下落。直到现在，我还在等她。

看着毛毛的短信，隐隐约约，我又闻到一种茶香了。

（责编：杨振关）

我决定嫁给你

赵建敏

太阳已经偏西，橘红的日光把大地渲染的温馨而安逸。

安宝贝把汽车泊在风景秀丽的凤河堤坡上，散下束紧的长发，从化妆镜中看看略施粉黛

的面容，又整了整衣服，才满意地拿了几本具有相同封面的杂志下了车。她习惯性地用力吸了吸弥漫着草香和水腥味的空气，然后找了一棵大树做支柱站定，拿出几本杂志中的一本翻看起来，如此，凤河美丽的景致因安宝贝的到来又增添了一份灵性。

安宝贝的杂志还没看到一半，一个身材瘦高长相帅气的男孩，白衬衣蓝领带一身清爽的出现在安宝贝面前，他一边注视着安宝贝的神情一边说：“碧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安宝贝笑着抬起头：“应该是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呵呵！我可不记得原诗，只知道现在是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来人看着安宝贝笑。

安宝贝还是笑：“钟耀辉，看够了没有！看够了我该看你了！”

“看我？”钟耀辉一脸的疑惑，“我脸上没有东西吧！”说着自己先抚了一遍很干净的脸。

“不是看那！我看你的翅膀长在哪了！刚放下电话你就到了！飞来的呀！”安宝贝开着玩笑。

钟耀辉一听又展开了刚收起的笑脸：“怎么能让你久等是不是？何况还是我求你办事！”

安宝贝没细分析钟耀辉的话，把手中的几本杂志一起举到他的面前，毫不客气：“我说钟耀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叔叔钟达人，每次给他送杂志都是你代劳！”

“这还不简单！”钟耀辉说着接过杂志，洒脱地一笑，“你想什么时候见他就什么时候见。”

“说定了！下一次拿杂志的人一定是钟达人！”安宝贝的态度十分坚决。

“不就是拿一本杂志回家吗，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好劳驾我叔叔呢！”钟耀辉说着快速浏览一下杂志目录，翻到作者飘雪的那一页看了起来，边看边说，“我先拜读一下你的大作，哦！这一期发表的是散文诗！”

“你是一杯岁月酿的酒，醉人心头，细细品尝，却不能将你品透，我忧伤时，你是一杯千年杜康酒！”钟耀辉忍不住朗读起来。

“喂！我写的怎么样？”安宝贝打断钟耀辉的朗读。

“嗯，不错！”钟耀辉的视线重新回到安宝贝的脸上，“是不是写的我，我就是一杯千年杜康酒！”

“切！”安宝贝笑，“才不是写你呢！”

“不是就不是，瞧你笑的样子，眼睛都眯起来了！”钟耀辉说完一本正经起来，“喂！，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写小说改作诗了？”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安宝贝借机合上钟耀辉手中的杂志，“文学这东西本就是灵感的体现，只要灵感来了笔就可以生花，散文、小说也好，诗歌也好，都可以随手拈来！”

“呵呵！我还真的不懂了！”钟耀辉憨憨地笑了起来，然后问，“我来拿杂志有什么不好吗？”

“我是奉文联主席石老师之命，来给钟达人送杂志的，要是让他知道都这么久了，我居然没见到过钟达人，你说我得怎么向他交代！”安宝贝说着，像想起了什么，“喂！每次你都把杂志送到你叔叔手里了吗？别半路上给贪污了！”

钟耀辉也不回答，把手中的杂志递回到安宝贝面前：“好了！这一次，我带你见我叔叔还不行吗，让你把杂志亲手放到他的手上，然后再印证一下每次杂志他是否收到！呵呵！我顺便向村里炫耀一下，走在我身边的你！”

安宝贝脸红了一下：“我怎么听你好像话里有话呢，你炫耀我干什么！”

“你是大名鼎鼎的记者，著名言情女作家呀！”钟耀辉笑道。

安宝贝看了一下不远处的村庄：“这次我再相信你一次！”

“怎么？不亲自送去了？”钟耀辉用着激将法。

“我懒得进你们村！”安宝贝也不示弱。

“我们村怎么惹着你了？”钟耀辉争辩着，“附近几个村，哪个村有我们村好，我们村

环境幽雅，街道整洁！村民富裕！”

“是，你说的没错，还有一件事你没说，去年你们村的几个人因为赌博差点闹出人命，有这件事吧？”

钟耀辉苦笑了一下：“真是应了那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了！我也是这个村的，我这么好你怎么不知道我呢？偏要知道这件事！我有必要得自我介绍一下了：我，钟耀辉，华中大学电子系本科毕业生，IT 业高手，文学巨匠，有为的年轻企业家，怎么样？大名鼎鼎吗？”

安宝贝笑了：“你还真是大言不惭！我的脸都红了，你居然脸不变色！”

“我怎么大言不惭了？这是实事求是！我要是不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优秀啊！”钟耀辉一板一眼地说。

“你不用标榜自己，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优秀！你算是你们村里的另类了，只凭你能在寒冷的冬天毫不犹豫的跳进冰河里救人这件事，你就能称为英雄了！”

“原来你知道我！”钟耀辉掩饰不住兴奋。

“知道！”安宝贝转向风河，“那天天很冷，河上结了冰，三个不懂事的孩子想抄近路回家就从冰上走过去，结果全都掉进了河里。这时，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河里去救孩子。孩子是救上来了，可是已经停止了呼吸，那个救人的人也冻得差一点没上来。”

“你当时在场？”钟耀辉看着安宝贝的脸，“我怎么不记得你？”

“嗯，那个场面我记忆犹新！”安宝贝看着身边的钟耀辉，“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三个失去生命的孩子身上，谁都没注意到那个救人的人，他已经冻得说不出话了！”

“是！那天真的很冷！我从来不知道北方的冬天冷得几乎能冻死人！”钟耀辉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是一个女孩把我拉上她的汽车，开足暖风，我才没跟那三个孩子一起走！”

安宝贝不想就伤心的话题谈下去，于是转移了话题：“你没觉得你那天占便宜了，赚了人家一条围巾！”

“赚了一条围巾？”钟耀辉吃惊地看着安宝贝，“你怎么知道？你是那个女孩？”

“怎么？我的样子让你大跌眼镜了？”安宝贝笑嘻嘻地看着钟耀辉。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就是那个——我的救命恩人！”钟耀辉笑。

“你这个大英雄都不提，我怎么敢高攀啊！”

“走！今天我请你吃饭，然后让你见钟达人！”钟耀辉还是笑，只是这次笑又多了一层含义。

安宝贝看了一眼将要落山的太阳：“不了，今天有些晚，你把你叔叔的地址给我吧，哪天有时间我亲自去拜访一下他。”

“还是我领你去吧！”钟耀辉坚持说。

“你每天都这么忙，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今天是不是又耽误你做生意了？”安宝贝有些歉意。

“没有啊，再说我是不怕麻烦的！”钟耀辉诚恳地看着安宝贝。

“那我也不跟你一起进村子！”安宝贝说完笑了，“你明白为什么了吗？”

“哈哈！我知道你想什么了！”钟耀辉咪咪地笑，“我们俩站在一起真的很般配呢！”说着站到安宝贝身边。

安宝贝一把将钟耀辉推开：“注意一下距离，小心你女朋友看见把你甩了！”

“女朋友？你什么时候见到我有女朋友了？”钟耀辉坦诚地看着安宝贝，“我发誓除了你从没有异性朋友！”

“还不承认！春天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那个人梳着一个马尾辫站在这，你站在那，两个人对视着，呵呵！神情那叫专注！”安宝贝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

“安宝贝！”钟耀辉喊了起来，“你别把不相干的人安在我身上！”

安宝贝吓了一跳：“喂！不许叫我的名字，叫我飘雪！”

“名字就是叫的！为什么不许我叫，我还喜欢把姓去了呢，是吧，宝贝！”钟耀辉报复地笑。

“你还叫！把杂志给我！”安宝贝一把抢过杂志，“我自己去送，从此我们一刀两断！”她说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钟耀辉急忙挡在了前面：“对不起！我道歉！”

“不接受！”安宝贝把头扭向一边。

“对不起！安……飘雪！”钟耀辉刚要叫安宝贝的名字，急忙换成了笔名。

安宝贝噗的笑了：“我叫飘雪，不叫安飘雪，这次原谅你了，下不为例！”

钟耀辉看到安宝贝笑了，长出了一口气：“幸亏你笑了，不然，我会一直难过的！不知为什么，当我知道你的名字后就不想叫你的笔名了！”

“记住我的规定：女同胞随便叫我的名字，男士必须叫我笔名！”安宝贝说完把手中的杂志重新放到钟耀辉手里，“这次还是你带过去吧！下次我一定亲自拜访你叔叔！再见钟耀辉！我走了！”安宝贝说着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再待一会吧，还早呢！”钟耀辉挽留着安宝贝。

安宝贝停住脚步，看看已经滑到地平线上的太阳：“不早了，太阳快要落山了！”

“再坐一会儿吧！只一会儿！”钟耀辉说着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安宝贝走回来坐到钟耀辉身边：“你今天有心事？”

“没有！只想和你多待一会儿！”钟耀辉看着夕阳下的村庄，“现在应该是做晚饭的时间了。”

“嗯！应该是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然后有牧归的羊群，再然后就是妈妈们呼儿唤女吃饭的声音！”

“在前两年还是如此，现在却成了回忆！”钟耀辉感慨着。

“是社会进步了，家家都用燃气做饭，哪还有炊烟升起，这也是人民生活富裕的一种表现吧。”

“我讨厌贫穷，所以拼命地上学读书，因为老师说知识就是财富。现在人们富裕了，我又恨现在的富裕！”钟耀辉表情认真而严肃。

“为什么这么说？”安宝贝不解的看着钟耀辉。

“人们手里有钱了，只要路灯亮起，打牌的声音就会此起彼伏，现在整个村子赌博成风，因为这个离婚的不少，夫妻打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村也因赌博出了名。你想，哪个女孩还肯嫁进这样的村子！追根求源，这还不都是金钱惹的祸！”钟耀辉一脸的惆怅。

“你是不是觉得城门失火殃及你这条池鱼了，其实只要你优秀，女孩就会嫁你！”

“你肯嫁给我吗？”钟耀辉突然看着安宝贝说。

安宝贝轻捶了一下钟耀辉的肩：“喂！你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我们是朋友啊！”

钟耀辉苦笑了一下：“别回避！如实回答！”

“拒绝回答！什么破问题！你在占我便宜！”安宝贝把脸扭向一旁顺手摘下一朵黄色的小花放在手中把玩。

钟耀辉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安宝贝。

安宝贝见钟耀辉不说话，慢悠悠的说了起来：“其实也不尽然，主要看村子的风气。有的村子也非常富，但村里人的爱好就和你们村不一样了。人家村里有秧歌队，有青年歌唱团，还有图书室，阅览室，总之整个村子没有赌博的。”

“真的吗？”钟耀辉眼里有了光彩，“对了，我记得你好像提起过，就是你表姐的村子对不对？”

“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安宝贝瞪着钟耀辉。

“我想娶你呀！”钟耀辉坏坏地笑，然后拿过安宝贝手中的小花，戴在安宝贝的耳边，欣赏着，“好美！人比黄花艳！”

安宝贝拿下小花反手别在钟耀辉耳边，回了一个皮笑肉不笑：“可以呀，等到冬雷震，夏雨雪，等到山无棱天地合的时候，我就嫁你！”

“不愧是作家，南北朝的诗歌都用上了！我会一直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这一次钟耀辉的表情庄重而认真。

“呵呵！你是个生意人，这么赔本的买卖也肯做，这可要赔掉你一辈子的！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无望的等待却还要等，大脑被蚊子踢坏了吧！”安宝贝说到这像想起了什么，“对了，钟耀辉，你取个颜如玉回家吧，这样你们村子的赌博之风马上就改成读书学习的好风气了！”

“我才不要颜如玉呢！”钟耀辉取下耳边的黄色小花插在安宝贝紧握着的手上，把目光转向天边仅有的一抹淡红，“不能实现的希望又叫梦想。没有梦想也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人又是无望的人，无望的人就会绝望，我不会绝望，因为有梦想在心中。”

安宝贝研究着钟耀辉：他今天怎么了？什么时候这么严肃过？认识他这么久了，除了嘻嘻哈哈就是哈哈嘻嘻，他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他真的爱我吗？可是我对他只是喜欢而已，爱，是独断的，不能与他人分享，我却没有这种感觉！等等，没有梦想也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人又是无望的人，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

安宝贝忙打开手里的杂志，翻到作者钟达人的文章，刚才的这句话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安宝贝抬头看钟耀辉：“你是钟达人？”

“呵呵！我可不敢当！”钟耀辉合上安宝贝手上的书笑着说，“不用看书，还想知道什么内容，我背给你听，我叔叔的作品我都看过，何况我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安宝贝白了一眼钟耀辉：“我看你也不是钟达人，钟达人的文章，文笔犀利，用词老成，就你，乳臭未干！”

“哈哈！乳臭未干？你还记者呢！观察力也太差了吧！”钟耀辉看着安宝贝笑了起来。

安宝贝看看已经变得朦胧的四周：“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去了，太晚了！”

“走！我送你！”钟耀辉一把捞起还坐在身边的安宝贝。

“怎么送？在我车后面跟着跑？”安宝贝笑。

“可以！传说中有夸父逐日，我就耀辉逐雪！”钟耀辉说着跃跃欲试，好像真的要跑了。

安宝贝仍是笑：“行了，我知道你跑得快！一天跑两次我们编辑部，也不知道把你叔叔的杂志捎来，还得要我送一趟！”

“我跑得还不够快！没能追上你！”钟耀辉一语双关。

“贫嘴吧你！我真的走了，太晚了！”

“你慢慢开！到家打个电话给我，好放心！”钟耀辉嘱咐着。

“嗯！知道了！”

安宝贝的汽车消失在夜色中。

钟耀辉望着安宝贝消失的方向站了许久，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电话里传来老者的声音：“哪位？”

“石老师，我，钟耀辉！”

“小钟啊，你拿到这期的杂志了吗？我让宝贝给你送过去了！我欣赏你这篇文章中的无望论，很精彩，笔法像鲁迅，犀利！”

“您过奖了！石老师！”钟耀辉客气着，“我记得您写过一本《凤河史话》，我想拜读一下，您能送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了，你来拿还是我送过去？”

“还让安宝贝送过来吧！”

“好吧！这么定了，谁让我忙你也忙呢！就还让宝贝拿过去吧！”石老师把事情决定下

来。

钟耀辉挂掉电话，轻快地把手机装进口袋：我又可以很快看到她了，不用等到下一期杂志出版了！

凤河，风光旖旎。安宝贝早早来到河堤上，一边看着《凤河史话》一边等待钟耀辉的到来。

安宝贝突然停住手，对着扉页上的题字发呆：石老师让我把书给钟达人捎过来，可这上面明明写着‘钟耀辉雅正’，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钟耀辉就是钟达人，如果今天不送这本书过来，我会一直被钟耀辉蒙在鼓里，什么叔叔？这个叔叔根本就是他编造出来的，哼！怪不得他能把无望论说的这么流畅一字不差，还说什么过目不忘，本来就是他的观点！

安宝贝把书盖在脸上：安宝贝你怎么回事，还记者呢，一点洞察力都没有！也不能怪自己，纯是被钟耀辉的文字迷惑了。他写的文章，文学功底深厚，词类积累丰富。凡是看过他文章的人，都觉得作者一定是个阅历丰富的老者，我也没被例外，所以才没想到钟达人就是钟耀辉。唉！自己还是笨！钟耀辉都可以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我为什么不动脑子去弄清钟达人的真实姓名呢！其实话说回来，就是自己太相信他了！不行！我一定要惩罚一下这个家伙，居然利用我对他的信任！钟耀辉！你等着瞧！安宝贝一时兴起，竟说出了声音。

“我等着瞧什么？”钟耀辉的声音突然从安宝贝的耳边响起。

安宝贝吓得几乎跳了起来，一边抚着急跳的胸口一边说：“你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才到！就听见你说‘钟耀辉等着瞧’！”钟耀辉说着坐在安宝贝身旁，笑着看着她，“我记得有一部动画片，结尾的一句话是‘兔子等着瞧’，刚才我听到的居然是‘钟耀辉’等着瞧。”

“我没说吧？你听错了吧？”安宝贝笑着否定，然后举着手里的《凤河史话》问，“这是石老师给你的书？”

“嗯！谢谢！又让你跑了一趟。”钟耀辉应着去接安宝贝手里的书。

安宝贝却闪开钟耀辉的手，把书的扉页打开：“再仔细看，‘钟耀辉雅正’，没错吧！”

“没错呀！是给我的！”钟耀辉疑惑的看着安宝贝，“怎么了？”

“好！没错！”安宝贝合上书继续说，“石老师给我书的时候说，‘把这本书给钟达人，他要的！’”

“嗯！我找石老师要的！”钟耀辉答应着。

安宝贝突然收起笑容，用书砸着钟耀辉：“钟耀辉！你个大骗子！”

钟耀辉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戳穿了，一边笑一边躲：“这一次你把书亲自交到钟达人手里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安宝贝还是不依不饶。

“等着你兴师问罪呢！不然哪有机会看你生气！”钟耀辉嘻嘻笑着，讨好着安宝贝。

“你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我！”安宝贝把头扭向一边。

“对不起！宝贝！”钟耀辉道歉。

“停！”安宝贝喝住钟耀辉，“叫我飘雪！”

“也对呀！我们是文友就应该彼此叫笔名的，你叫我达人吧！”

“嗯！达人！”安宝贝说完瞪起了眼，“你这是什么破笔名！”

“嗯！挺有礼貌的！”钟耀辉坏笑。

安宝贝发现又上当了，狠狠的瞪着钟耀辉：“钟耀辉！你坏透了！大奸商！”

“儒商！我是儒商！”钟耀辉纠正。

“奸商！你就是奸商！”安宝贝喊。

“好！你说我奸商我就奸商！行了吧？大小姐！”钟耀辉无奈地笑着点头。

安宝贝嘻嘻笑了起来：“态度好诚恳啊！我得怎么奖励你呀？”

“我怎么看你笑这么不对劲呢，有一种灾难要来的感觉！”钟耀辉揣摩着安宝贝笑里面的含义。

“好事要来了！”安宝贝笑，“你总说没人肯嫁你，我介绍个女朋友给你吧！”

“什么？你想给我当红娘？我没听错吧？”钟耀辉绝望地问。

“嗯！没听错！”安宝贝还是笑。

“好吧！我先说我的条件，我要懂文学，和你年龄一样，也在编辑部工作的！否则免谈！”钟耀辉把条件锁定在了安宝贝的身上。

“你先听听我说的条件，再决定见不见面？”安宝贝锲而不舍。

“不听！”钟耀辉把脸转向一边不看安宝贝，心里在说：都说女孩子心细，她怎么就不知道我爱她呢！

安宝贝转到钟耀辉面前笑着说：“这个女孩长得漂亮，懂艺术，一定配得上你，就是我表姐那个村的，怎么样？不考虑一下？”

钟耀辉的目光在安宝贝脸上停留一下，说：“好！只要你做红娘，就是丑八怪我也认了！”钟耀辉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怎么丑八怪了，人家可是如花似玉，既漂亮又多才多艺！”安宝贝笑。

“看你笑的样子就不是真心当红娘，你可小心！”钟耀辉点着安宝贝的额头。

“我小心什么？本小姐行得正做的端！”安宝贝也不示弱。

“小心，没有人娶你！”钟耀辉一板一眼地说。

“哈哈！”安宝贝夸张的笑，“帅哥！多虑了！”

“嗯！好吧！安排我们什么时候见面？”钟耀辉问完，笃定的说，“今年我一定娶个新娘回家！”

“只有自信不管用，还得有人看上你才可以！”安宝贝呵呵笑了起来。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才华横溢的儒商！远近闻名的大英雄！”

“切！”安宝贝把头扭向河水。

晨星公园的早晨热闹非凡。

健身队的大娘载歌载舞。

秧歌队的彩扇上下翻飞。

打太极拳的人们随着音乐的抑扬，动作舒缓整齐划一。

安宝贝一边遛，一边用摄像机把群体锻炼的情形记录下来。

突然，安宝贝的录像机掠过镜头：一个帅气的男生，着一套白色的运动衫，站在一个漂亮女孩身边，摆弄着修长的手指学着大秧歌的手法。

“钟耀辉！他在学大秧歌？”

安宝贝放下摄像机，远远地看着钟耀辉：真是世事难料！本来想报复钟耀辉骗自己才给他介绍燕子的，就钟耀辉的性格怎么能爱上燕子这种性格外向的女孩子呢？我只想借燕子替我出口气！可是看情形他真的爱上燕子了！这也许就叫缘分。刚来这里一周他们就形影不离了，也是，看他们俩俊男靓女的本就是天生的一对！唉！心里真是不舒服，是我把钟耀辉带到这里的，也是我把燕子介绍给他的，可现在看着他们在一起，心里却怪怪的不是滋味。还有一天采访任务就结束了，钟耀辉还能跟我离开这里吗？都来这里七天了，这七天，他的公司不定乱成什么样子呢！还是叫他和我们一起走吧！

安宝贝来到钟耀辉和燕子面前打着招呼：“大才子，学得还挺认真，燕子，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徒弟怎么样？”

“飘雪！”钟耀辉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安姐来了！”燕子也停下来，“你介绍的这个徒弟太棒了！你的采访进行的怎么样了？”

“嗯！差不多了！今天最后一天！”

“这么快！我还没学会呢！”钟耀辉说着看向燕子，“我们继续吧！我做一遍动作，你来纠正！”

“好！我们继续！安姐，你忙着！”燕子还没说完，钟耀辉已经站在了她的身边。

安宝贝苦笑了一下：“今天晚上我采访完农家阅览室，所有采访任务就都完成了，明天早上回编辑部！”

“哦！知道了！”钟耀辉答应着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却递给了燕子一个微笑的眼神。

安宝贝见了心痛了一下：我这是怎么了？看到他们在一起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因为我要失去钟耀辉吗？

安宝贝看了一眼有说有笑的钟耀辉和燕子，落寞地离开了晨星公园。

钟耀辉看安宝贝离开，停下手中的动作：宝贝！你爱我是不是？从你离开时的表情我就知道！可是你既然爱我为什么还要把燕子介绍给我？这大概就叫当局者迷吧？我什么时候才能娶到你呢？

燕子来到钟耀辉身边：“还学吗？用不用去安慰一下心上人？”

“学！我们继续！”钟耀辉接着刚才的动作，只是这一次和燕子拉开了距离。

燕子笑了：“钟耀辉，你赶紧学啊，我们要速战速决，不然我真的爱上你了！”

钟耀辉笑了一下：“认识你太晚了，我已经爱上宝贝了！”

“知道了！像歌中唱的那样，她比我先到！”燕子爽快地说，“我们继续吧！”

仲夏的早晨，晨星村沐浴在霞光下，显得妩媚妖娆。

安宝贝把行李和采访的材料收拾停当，快步走进另一座院落，她来到一扇门前，轻轻敲门：“钟耀辉！”

屋里寂静一片。

安宝贝试着推了一下门，门应声开了，屋里没人，安宝贝皱了一下眉：“这么早他干什么去了呢？昨天晚上说好早上走的，难道他又去找燕子了？也许钟耀辉真的爱上燕子了，不然不会整天和她黏在一起！钟耀辉不是柳下惠，燕子既漂亮又开朗，还多才多艺，他能不爱上她吗？可是我的心分明很难过！也是因为钟耀辉爱上燕子吗？”

安宝贝离开院落，不由自主地来到晨星公园，因为太早的缘故，公园里人很少，安宝贝一眼看到广场上的两个身影，他们并肩站在一起一招一式的打着太极拳。安宝贝的心沉了下去：钟耀辉！一介儒商，一个可以谈心事的朋友，我生活中的杜康酒，再见了！安宝贝转身向住处走去。

“安姐！”燕子快步走过来叫住了安宝贝，“早点准备好了，在我家里，一会村长也过来，为你送行！”

安宝贝脸上挂着礼貌的笑：“不麻烦了！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是我一贯的作风！”

“钟耀辉不准备带走了？”燕子笑。

安宝贝看了一眼站在一边沉默的钟耀辉：“呵呵！本来是给你带来的！我不带走了，再见！燕子！”

安宝贝不敢看钟耀辉转身走了。

“飘雪！”钟耀辉叫住了安宝贝，“我们是好朋友！不等我了？”

安宝贝平静一下心情，摆出一副笑脸：“当然是好朋友，我才向你告别的，可是你太忙了，就不等你了！祝你开心！”

“哦，也祝你开心！”钟耀辉说完拉过燕子，“快！继续教我！”

“安姐！一会见，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来！我们开始学下一式吧！”燕子说完又开始教钟耀辉打太极拳。

“哦！再见！”安宝贝说完快步离开晨星公园，她想快点逃离这里。

夏风习习，安宝贝习惯地向凤河的河堤上走去，刚走到一半她停住了脚步：我还来这里做什么？树依旧茂盛，草依旧葱绿，可是人呢，还依旧吗？他还会念着“碧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来应我之约吗？不会！他留在晨星了！他爱上了那里能歌善舞的燕子！现在才知道“千里云天风雨夕，忆君不敢再登楼”是何等的心酸！还是离开这里吧，在这里白白勾起回忆！

安宝贝失落地走下刚上了一半的堤坡。

安宝贝的手机响了，她看也不看来电显示，就把手机放在耳边：“我有事，一会打过去！”

“你为什么不等我，就私自离开晨星！”是钟耀辉的电话。

“我的采访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安宝贝一副不在乎的语气。

“你把我带到晨星，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回来？”钟耀辉一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

“呵呵！真是奇怪，你问我，我又问谁？你还离得开晨星吗？你还记得是和我一起去的？你早忘了我是谁了！”

“你嫉妒我和燕子在一起！”钟耀辉不再兜圈子了。

“我为什么要嫉妒你们？哈哈！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安宝贝从电话里送出爽朗的笑声。可是脸上却有泪珠滑落。

“那你为什么不在堤坡上等我，我们不是死约定，不见不散的吗？”

“我就是从日出坐到日落，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安宝贝的声音落寞而无奈。

“你爱我是不是？”钟耀辉的声音淡定而从容。

“不是的！”安宝贝提高了声音，“我永远不会爱上你！你是个大奸商、大骗子，赌徒村的色鬼！我会忘了你的！”

安宝贝喊完关掉手机，用双手拼命地擦着眼泪。

突然，安宝贝停止哭泣：不对呀！他怎么知道我在堤坡上。

安宝贝急忙抬头，一个人站在她面前，一只手还紧紧握着贴在耳边的手机，另一只手已经伸到安宝贝的面前。

“宝贝！别哭！”钟耀辉轻轻擦去安宝贝脸上的泪。

安宝贝刚停住的泪又流了出来，发狠的骂着钟耀辉：“钟耀辉！你个大骗子，大奸商！”

“还有呢？”钟耀辉好脾气的看着安宝贝，“赌徒村的大色鬼？”

“赌徒村的大色鬼，看见美女就走不动道！”安宝贝不依不饶。

“还有呢！下面是什么了！该是我会忘记你的！”钟耀辉笑着看着安宝贝。

“是的！我会——！”安宝贝的话才说了一半，钟耀辉一把将安宝贝搂进怀里：

“宝贝！千万别忘了我，我会伤心的！”

安宝贝躲在钟耀辉的怀里哭得更伤心了，要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哭出来。

安宝贝终于不哭了，钟耀辉把安宝贝的脸转向凤河：“看！河水涨了！”

“是吗？上游放水了吧？”安宝贝仔细看着泛着波光的凤河，“没涨呀，水位还是和原来一样啊！你看那朵小花，还是高出水面这么多！”

“怎么会不涨呢，这么多眼泪都流到河里了！”钟耀辉爱怜的看了一眼安宝贝。

安宝贝一把推开钟耀辉，斜睨着他：“我告诉你钟耀辉，我不会嫁到赌徒村的！”

“我也告诉你安宝贝！我一定要娶你的！”钟耀辉说着轻轻刮了一下安宝贝的鼻子。

又是一个炎炎的夏天的来临，安宝贝一身职业装走进钟耀辉所在的村子。

“好整洁的街道！”安宝贝赞叹着，“嗯！绿化也好！环境优美，路边的榕树开满了粉色的花，整个村子如同盖了一顶粉色的华盖，美人蕉种的也好，碧绿修长的叶子守护着含苞待放的花蕾，月季的品种也好，花朵硕大，太漂亮了！真是出乎意料，就这么一个赌博出名的村子怎么这么快就成了文明村的典范呢，也许这个村里真的有能人！不然这个村为什么比其

他村先富起来呢？”

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的汉子快步迎过来：“您好！您是区里来的记者吧！”

“您好！您是李村长吧！我是飘雪！来采访你们村的！”安宝贝说着拿出记者证。

“呵呵！不用看这个！我早知道您了！走！我领您参观一下我们村子！”

“谢谢！我已经看过一遍了！”安宝贝笑，“整个村子就像是个花园！”

“哈哈！”李村长爽朗的笑了，“只要你喜欢就好了！我再领你参观一下我们村的健身广场，文化活动室！对了！图书室一定要看！”

“等一下，我录下来！”安宝贝说着取出录像机。

“不用！这里都录好了！”李村长拿出一个优盘，“小钟录好的，说交给您就可以了！”

“钟耀辉录的？”安宝贝接过优盘。

“是，他走的时候还说您可以不看村里的一切，但是一定要看村里的图书室！”李村长语气认真而诚恳。

“好吧！我就先看一下村里图书室！”安宝贝想知道钟耀辉在图书室放了什么。

图书室到了，200 平方米的房子弥漫着墨香，安宝贝贪婪的吸了口气：“好大的图书室，藏书真不少呢！”

“嗯！我们是分门别类摆放的！这面是农业技术，那面是科普知识，还有医药卫生！那一面是文学艺术！”李村长一一做着介绍。

安宝贝走到文学艺术区停住了脚步，顺手拿起一本世界名著《飘》，翻看着。

李村长见了呵呵笑起来：“小钟还说了，这里面的书只要您喜欢可以带走！”

“是吗？”安宝贝放下《飘》，目光停在墙壁上裱好的一幅字上面，字体遒劲有力：

风河旖旎淌流光，

佳人流苏被风狂，

飘飘裙裾舞心悦，

碧波倩影入梦乡。

李村长不失时机地介绍：“这首诗是小钟写的！我大老粗，不懂什么诗呀词呀的，就知道土里刨食，小钟就不同，有文化有头脑，我们村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全是小钟的功劳！对了，你看这边荣誉墙！”

安宝贝随着李村长来到荣誉墙前面，墙上挂满了锦旗和荣誉证书。

“这些奖项都是这几年获得的荣誉吗？”安宝贝问。

“呵呵！都是这一年获得的！”李村长憨憨地笑了。

“您说的小钟就是钟耀辉吗？他不是在做电脑生意吗？与这些荣誉有什么关系？”安宝贝不解地问。

“呵呵！有啊！村子的规划设计都是他弄的，然后投资买了这些健身设施，还有这图书室也是他一手操办的，他还请来了老师教大秧歌，这样我们村的文化生活才真正丰富起来！”

安宝贝想起了燕子：“那个老师是个很漂亮的女孩？”

“是啊！”李村长笑，“您也认识这位老师？”

“嗯！认识！”安宝贝笑，“我还知道她嫁到这个村了呢！”

李村长笑：“您是记者，消息灵呢！”

安宝贝笑了。

风河的河堤上，安宝贝一袭白色的纱裙伫立在河边，晚风阵阵，白色的纱裙与长发齐舞。钟耀辉衬衫领带一身正装立在安宝贝身边。

“今天你迟到了！”安宝贝不看身边玉树临风的钟耀辉。

“嗯！”钟耀辉坦诚地回答。

“商人就是重利！”安宝贝看向钟耀辉的英俊的脸。

“其实我来了一会儿了！”钟耀辉笑，“我在欣赏一幅画！”

“什么画？”安宝贝问，“我也欣赏一下！”

“这幅画很美，我描述给你听：凤河旖旎淌流光，佳人流苏被风狂，飘飘裙裾舞心悅，碧波倩影入梦乡！”

“这是你们村图书室悬挂的一首诗。作者钟耀辉！”安宝贝笑。

“你第一次给我送杂志的时候就是约在这里见面的！那天的风比今天大一些，你就是穿这身白裙站在这里，碧水、蓝天、长发飘飘、白裙飘飘，那一天我做梦了，梦中的你微笑着向我走来，好美啊！”钟耀辉一脸的迷醉。

“我呢？没说话？一直站着？”安宝贝看着钟耀辉陶醉的神情问。

“说了！”钟耀辉笑。

“我说什么了？”安宝贝想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你说——”钟耀辉拉长声音卖了一个关子。

“快说啊！”安宝贝催促着。

“你说，钟耀辉我决定嫁给你了！”

“钟耀辉！大奸商！”安宝贝发现上当，一边喊一边去捶钟耀辉。

钟耀辉顺手捉住了安宝贝的手：“儒商！我是儒商！”

安宝贝不依不饶：“不行！你得让我打你一下！报仇！”

“嗯！等一下！”钟耀辉说着拿出一个亮闪闪的戒指戴在安宝贝的手上。

安宝贝愣住了：“你在干嘛？”

钟耀辉热烈地看着安宝贝：“嫁给我吧！宝贝！”

“不行！从晨星回来的时候就不嫁你的！”安宝贝一脸严肃的摘下钟耀辉给戴上的戒指。

“你说你不嫁到赌徒村，现在赌徒村变成了文明村的典范，你采访过的，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钟耀辉不安地看着安宝贝。

“我又不是大丈夫，为什么要说话算数！”安宝贝不看钟耀辉了。

“宝贝！你不爱我？”钟耀辉担心地看着安宝贝。

“我说过你要等到，冬雷震，夏雨雪，山无棱天地合。”安宝贝往下不说了，看着河水报复着笑。

“是！那时我说过我等你到那个时候的！可是现在不行了，真等到那个时候，我会疯的！你还会嫁给一个疯子吗！”钟耀辉一脸的颓丧。

安宝贝偷看了一下钟耀辉的表情心里在笑：这是捉弄我安宝贝的下场！不过还真不忍心看他不开心呢！于是看着钟耀辉：“这首诗的再下面一句应该是什么来着？”

“‘乃敢与君绝’，这首诗《还珠格格》里不知出现过多少次！你还是作家呢！”钟耀辉说完醒悟的看着安宝贝，“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乃敢与君绝’！”安宝贝笑着看着钟耀辉。

钟耀辉愣愣地看着安宝贝，突然一把将她拽进怀里：“宝贝！你吓坏我了，我以为你不爱我！”

安宝贝仰头看着钟耀辉的脸：“我怎么舍得把这杯千年杜康留给别人呢！”

“我就知道这首诗是写给我的！”钟耀辉幸福地笑。

“是的！我也想和你杯中的杜康！”安宝贝把摘下的戒指放到钟耀辉的手里。

钟耀辉看看戒指，疑惑地看安宝贝：“为什么不戴上？我今天迟到就是为了买它！”

“等到婚礼的时候，你再给我戴上！”

“你决定嫁给我了？”钟耀辉痴痴地看着安宝贝：

“嫁给你了！”安宝贝笑。

钟耀辉拥紧了安宝贝：“我终于追到你了！”
笑声从凤河的上空飘荡。

（责编：秦万丽）

情劫

刘德平

有着高额待遇的“丽萱贸易有限公司”有这样一条明文规定：凡在本公司就职的年轻男女，一律不准谈恋爱，如有违反者，请自觉辞职离开公司。公司的年轻员工都小心翼翼地遵守这项规定，秦丽自然也不例外。

有了这份工作基本解决了秦丽和男朋友许可的日常开销，他们还可以每个月下来，把剩余的钱存进银行，虽说很少，但这对初来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唉！不许就不许吧，秦丽对这条规定显得很是无奈。

公司怎么会有这样一条不合理的规定呢，秦丽和许可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发出对这项规定的无奈，而这种无奈也只能在秦丽的心里像个彩色的肥皂泡悄悄地冒一冒，跟许可说一说，而后便破灭，归于平静。

秦丽只是公司一名普通的小职员，她无力改变公司“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秦丽刚到公司不久就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公司里一对男女悄悄地谈恋爱，地下恋情被发现，结果双双被那个有着美丽容颜的32岁的单身女上司徐丽萱无情地炒了鱿鱼，这让秦丽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她可不敢以身试法地去冒这个险。

秦丽和许可是高中同学，后来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并分到了同一个班级，这么多的“机缘巧合”让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在共同度过了四年美好的大学生活之后，他们一起来到北京发展。

初来乍到的许可和秦丽来到北京后共同租住了一处狭小而简陋的房间，就是这样他们还要交付每个月600元的租金，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来交付房租以及维持日常的开销。

秦丽通过面试进了“丽萱贸易有限公司”，而许可则因为“丽萱贸易有限公司”的那条明文规定放弃了和秦丽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机会，选择去了一家小公司求发展。

不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他们就可以下了班之后名正言顺地牵着对方的手，光明正大地在阳光下晾晒他们多年的感情了。

然而，事有不顺，正当秦丽在公司蒸蒸日上，做了策划部的项目经理，拿着高薪的时候，许可所在的公司却倒闭了，他失业了。

许可四处求职未果，经济上已经有了“捉襟见肘”的迹象。许可猛吸了几口烟，吐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小出租屋，烟雾缭绕中，许可眉头紧锁。

秦丽突发奇想，“许可，我们公司正在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凭你的实力肯定没问题，要不，你来我们公司吧。”

“你们公司的薪水倒是挺吸引人，但那项规定呢？我们总不能为了工作而放弃了多年的感情吧？”许可很是懊恼地说。

“就是规定嘛，我们又没想破坏规定，在公司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到了下班公司就管不了我们了吧。”秦丽自鸣得意着自己的小算盘，后来她才知道其实她的小算盘并不精明。

许可阴郁的心情开始慢慢放晴，他此时就像落水的人在危难之时一下子抓住了那根可以

拯救自己生命的稻草，有了马上就可以上岸的感觉。

“对啊，她可以明修栈道，我们可以暗渡陈仓。高！实在是高！”许可竖起了大拇指。

“你也别高兴太早了，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万一被发现炒鱿鱼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困境，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秦丽提醒许可。

“遵命，老婆大人。”

第二天，许可就去“丽萱贸易有限公司”去应聘总经理助理职位，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自己的实力，过五关，斩六将，大刀阔斧，披荆斩棘，最终得到了这个数十人竞争的总经理助理的职务。

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上班的前一晚，许可和秦丽两个人一起吃过庆祝宴之后，晚上又翻云覆雨疯狂了一把，似乎在向以前自由自在、正大光明的恋爱挥手告别。

许可的上司徐丽萱凭着自己精明能干，凭着一股不认输的闯劲儿，多年的打拼创立了自己庞大的公司。多年来徐丽萱把精力都放在了事业的打拼上，而她的情感生活却是一片空白，32岁的她，虽然拥有上千万资产，却没有属于她自己的一份感情。也许是一种成功后的失落，也许是嫉妒那些小男孩，小女孩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样子，才有了“凡在本公司就职的年轻男女，一律不准谈恋爱，如有违反者，请自觉辞职离开公司”的规定。

许可在面试现场的出现，让徐丽萱的眼睛一亮，她的心便柔软地动了一下，许可不光有帅气的外表，从他的谈吐中还能感觉到这个帅气的大男孩还有着满腹的经纶，聪明智慧集于一身，这让徐丽萱的心骚动不止，那颗尘封多年的心开始复活了。

许可也确实没有辜负总经理徐丽萱的期望，沉稳、肯干、聪慧的他再加上女朋友秦丽的暗中相助，到公司不久，就在业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业绩，这更加得到了总经理徐丽萱的赏识。

渐渐地，徐丽萱看许可的眼神便开始暧昧起来，她开始得意于自己的那项不许谈恋爱的明文规定了，却原来她潜意识中给自己留了一条宽敞的爱情之路啊。

徐丽萱事业成功了，围在她身边的男人也确实不少，但商场上的“互相利用”和“尔虞我诈”让她看不清楚那些男人接近她是否有目的性，更谈不上心灵上有骚动的感觉了，她的感情世界一度处于苍白无力的状态。

许可，不一样，这个年轻有为，帅气又不失干练的大男孩让徐丽萱有了少女怀春恋爱般的感觉。

徐丽萱对待降临到自己身边的爱情并不想过于主动，她虽然年长许可三岁，但毕竟有着小女人的虚荣心，被一个这样优秀的男孩子追求，享受着男人清风细雨般的呵护，那该有多么浪漫和幸福啊，她要静观其变。

一段时间下来，徐丽萱并没有等到许可对她发起的爱情攻势。

也许许可被自己的美貌以及财产吓倒了？或者他对爱情本身就反映迟钝？她揣测着许可的心理，决定给他发送爱情信号。

徐丽萱经常要到外省市出差去办理公司上的业务，她便借出差的机会，开始购买一些小礼物送给许可，送的时候自然不能明说，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挺不错，就买回来了，送给你吧，算作你对公司工作的酬劳吧。”

刚开始的时候，许可并没有把漂亮女上司送他小礼物的事往深处想，既然上司这样说了，他也就收下了。回到小出租屋还会炫耀般地跟秦丽说起，秦丽就会抓起枕头砸向许可，这时许可就会开心地笑她小肚鸡肠。时间一长，许可渐渐地发现这个漂亮的女上司，每次出差都要给他带回礼物来，而且那些小礼物看上去还是精心挑选的，再送给他的时候，徐丽萱看他的眼神似乎有了含情脉脉的成分，这让许可开始有些惴惴不安，他本想拒绝徐丽萱的礼物，可又怕弄巧成拙，而女上司对自己的“示好”，又不能告诉女友秦丽，他太了解秦丽了，秦

丽已经把自己看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如果让秦丽知道，她肯定会嫉妒心大起而胡乱猜疑，他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影响了他和女友之间多年来的感情。

“我必须尽快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解决好这件事。”许可暗自下决心。

还没等到许可想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徐丽萱开始采取行动了。

徐丽萱又一次出差归来。

她满面春风地拿着一个精致的小礼盒送给许可，说：“许可，看看我给你带的礼物喜欢不？”

许可只好讪讪地敷衍着打开说，“喜欢。”

徐丽萱听了许可的话很开心，她含情脉脉地望着许可，“许可，如果，如果我爱上了你，你会不会接受？”

徐丽萱的这句含情脉脉的话送到许可的耳中却像一个炸雷让他惊慌失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慌乱中他只好说，“徐，徐总，我现在还没有考虑谈朋友。”这话说得唯唯诺诺，脸也憋得通红。

“那好，你考虑几天，然后答复我好了。”徐丽萱笑了，她看到许可脸红的样子，以为是他受宠若惊呢。

很多天过去了，徐丽萱也没有等到许可对她抛出绣球的反应。她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莫非许可没看上自己？可自己哪一点儿差呢？唯一的一点就是她比许可大了三岁，她确信绝对不是年龄的问题，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更何况自己还有着上千万的资产，美丽的容貌？

徐丽萱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让她像个迷路的小女孩，既迷茫又有些不知所措。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更加地关注许可，找到其中的原因。

经过一段观察，徐丽萱发现许可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在这同时她还发现了许可的一个“秘密”。徐丽萱看到许可每天下班后都和自己公司策划部的项目经理秦丽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的，那情形看上去决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

莫非他们两个人在偷偷地谈恋爱？这个想法一旦在她的头脑中出现，便如蛀虫一般无法驱赶开了。

这个发现让徐丽萱心里很不舒服，甚至有点儿嫉妒。

她的胸口一下子像堵了个大疙瘩一般，让她有种窒息的感觉。

徐丽萱立即回公司察看了许可和秦丽两个人的个人档案，她发现他们两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这下徐丽萱完全明白了，好啊，原来许可和秦丽是恋人关系，只是在公司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他们明明知道公司不允许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却还要违反规定，怪不得许可那天听到我表白时表现得那么窘迫呢，很多天都没给我答复，却原来他心里早就有别人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爱人怎么能让秦丽抢走？开除他们？秦丽走了还好，许可呢，许可走了我怎么办？我不能失去许可！决不！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挤兑走秦丽，这样许可就会属于自己了。想到这儿，徐丽萱得意地笑了。

第二天，徐丽萱借办理业务方便为由，让许可搬进了自己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以前许可的办公室在她的隔壁，是一个独立的房间。

总经理的安排许可没有理由不服从，但这让许可很难办，他有口莫辩，情绪也极度地低落，不知该如何处理好这件事，他感觉事情似乎在向着他预想的反方向发展。

许可搬进总经理办公室这一举动让女朋友秦丽心里也很不舒服，这个徐丽萱想要做什么？明明许可有自己的办公室，徐总却要他搬到她的办公室，自己的男友每天都要面对着一个漂亮的单身女上司，秦丽心乱如麻，不敢再往下想下去了。

秦丽只能保持沉默，只因为她需要这份工作，这份徐丽萱给予她的工作。

一周后，公司开例会，徐丽萱宣布了一项决定：公司要在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需要挑选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人员，先去培训三个月，鉴于公司现有人员的情况，我决定派咱们公司策划部的项目经理秦丽前往。

秦丽一下子愣住了，本来让许可搬进总经理的办公室办公，就让她心里不痛快，这一下倒好，连下班都不能偷偷在一起了。秦丽隐约地感到徐丽萱在打许可主意，这让她一颗心漂浮在空中惴惴不安。她多么想把自己和许可的恋情公诸于众啊，可那样做，她和许可将面临着失业的局面，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们就会陷入困顿之中。

秦丽想来想去，狠了狠心，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三个月后她还可以和许可团聚的。

这几天许可考虑了很多，对女友秦丽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他不能失去多年相恋的女友，而对女上司徐丽萱许可却提不起精神来，更别提喜欢了。徐丽萱再漂亮，再有钱，可自己想要的是一份踏踏实实幸福美满的生活，徐丽萱能给他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以后的幸福生活还需要他和秦丽在一起打拼，但他不能图一时的物质，而失去自己爱的人，那样的话，他以后的生活除了金钱物质，就不会再有别的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就在秦丽前往上海的前夕，许可全盘托出了所有的一切。秦丽这才明白徐丽萱的别有用心，但她无可奈何，唯一让她欣慰的是，许可对自己浓浓的爱始终不变。

秦丽在上海的日子度日如年，一想到徐丽萱的自私和霸道，一想到自己的男朋友有可能被女上司抢走，她就心存不甘，甚至有了更多的怨气。

当思念的潮水在秦丽的心里猛涨无法阻挡的时候，她偷偷地回到了北京，与爱人许可会合，这是她离开上海的一周后。

徐丽萱在秦丽离开后，便对许可发起了新一轮猛烈的爱情攻势，当然她对秦丽的行踪更加地关注，了如指掌。

秦丽回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徐丽萱就打来电话斥责秦丽，“你是怎么搞的！你回总部不跟客户打个招呼，也不跟我说一声，就自己这么偷偷地跑回来了！那边的客户投诉打来电话说，系统出现了问题，却找不到公司的负责人，你马上回去解决这件事，记住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

秦丽心里有多大的气也只好忍着，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许可，悻悻地回了上海。

徐丽萱本想利用秦丽离开这三个月的机会，捕获许可的爱情，可许可对她的爱情攻势总是无动于衷，装傻充愣，这让她很是恼火。想我一个事业有成就的美貌女子，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等待遇！越得不到的东西就越发显得珍贵，眼看三个月就要期满了，秦丽一回来自己岂不是功亏一篑？不行，我不能错过了，一定要得到许可，必须得到他，秦丽那边怎么办？对！就让她待在上海别回来好了。徐丽萱已经打定了主意，她对许可是势在必得。

当徐丽萱以公司的决定为由，打电话告诉秦丽需要留在上海常驻时，只听秦丽冷冷地说，“徐总，谢谢你的好意，我决定辞职不干了。”

终于可以挤兑走秦丽了，这让总经理徐丽萱兴奋不已，当初没有因为他们违反规定而辞掉许可和秦丽，只是怕失去了许可，这下好了，我很快就要得到许可了。

当徐丽萱走进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却在桌上看到了另一封辞职信，是许可的辞职信。

徐丽萱一下子就瘫软在了地上。

（责编：孙玉茹）

再见已经遥远

钟金胜

钟诚是鼓了几天气，才决定见东方雁的。东方雁是钟诚的昔日情人。但一晃十年，两人都没有联系。十年间，钟诚做了小学教师，东方雁也一变成东方公司的总经理，拥有了上亿资产。

如果不是哥哥一再求他，钟诚是不会跟东方雁联系的，更别说见她了。哥哥上初中的成绩也不错的，可那时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学生，哥哥连高中都没上就去打工了。哥哥当时的举动像块石头压在钟诚的后背上，激励着钟诚努力学习，以前几名的成绩升入了县重点高中。那些日子里，哥哥连家里的活都不让钟诚干，生怕耽误他的学习。高一的时候，钟诚的成绩也是顺风顺水的，时常带奖状回来。可到了高二，他遇见了东方雁，确切地说，最先看见东方雁的长发，学校规定女学生是不能留长发的，东方雁的长发齐肩，让钟诚想到了“飘逸”这个词。后来听说，东方雁是从别的学校转来的。似乎是一种巧合，转来的东方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钟诚的周围，并不断投来火辣辣的目光，这目光让钟诚的脸烫烫的，心热热的，更像烙印一般将东方雁的影子刻在钟诚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于是，在一个雨后的下午，东方雁在钟诚走出校门的时候，拉起他的手。也就在那天，两人偷偷恋爱了。东方雁像呵护弟弟一样呵护着钟诚。钟诚的衣服刚穿两天，东方雁就催他换下来给他洗。为了给家里省钱，钟诚每次都买便宜的菜，偏偏自己又挑食，所以几乎每次都吃得很少。有东方雁就好了，她一次买两份好菜，两人一起吃。钟诚的伙食改善了，变得又高又胖，可成绩却直线下降。到高三时，已经滑落到最后几名。哥哥急了，问明原因后，狠狠地给了钟诚一巴掌，骂了声瞎胡闹。这巴掌给钟诚打醒了，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了，于是东方雁再找他，钟诚不理了。东方雁哭着闹着求他，钟诚也不理，一心放在了学习上，他考上了大学，东方雁却落榜了。

大学这四年都是哥哥挣钱供应的。大三那年，钟诚听同学说东方雁嫁了大款，去了南方。毕业后钟诚分配到县城，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员。此时的哥哥已经带着几个人搞了个印刷厂，不仅父母衣食无忧，连钟诚结婚买房哥哥都帮衬了不少。东方雁回县城开公司的事，钟诚早就听说了，当时东方雁还请了当年的同学，也给钟诚打来了电话，钟诚怕见面后的尴尬，就推说有事谢绝了。后来，也就没联系，只是常在本地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东方雁出现在项目工地，或某捐赠的现场。

哥哥说，毕竟你们是同学，又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再说，她这么大的公司，给谁干都一样，可对你哥就不一样了，如果给了我，就是每年几万元的收入。哥有钱，不跟你有钱一样嘛！

撂下哥哥的电话，钟诚有些好笑，当年哥哥扇他巴掌时，说钟诚跟东方雁是瞎胡闹，现在又说是一段恋情了。现在这社会真是的，人都向钱看了。可眼瞅着没有钱不行，妻子下岗了，孩子上学，要不是哥哥一直接济，自己早撑不住了。

东方雁的电话号码也是哥哥提供的，钟诚记在一张纸条上。几天过去了，那张纸条都攥出汗了，号码也记得死死的，可钟诚还是没下决心打，自己该说什么呢，钟诚真是张不开口。可那头，电话又催了，这回催的是嫂子。嫂子说，钟诚你别傻了，东方雁已经离婚了，离婚的女人特念旧情，你只要去了，准能办成的。最后嫂子说，你就帮你哥这一回吧，嫂子求你了……

嫂子的话不能不重视，钟诚拿起电话拨了过去，可又马上关掉了。她是在开会，还是在工地？十年没见了，自己是不是太唐突了？还是发个短信吧……钟诚想了很久，在手机上打出几个字：

我是钟诚，哪天有时间，想见你一面。

轻轻一按，信息发了出去，没想到很快就回信了：

我正在开会，晚七点，在情人岛咖啡厅，我请你。

接到信息后，钟诚有些惊喜，又有些害怕。钟诚和妻子的感情是不错的，这次却不得不隐瞒下来。他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又擦了擦鞋跟妻子撒了个谎，按时赴约了。

钟诚还是第一次来咖啡厅这个地方，朦胧的灯光，舒缓的音乐，一对对窃窃私语的情侣，让钟诚的心也飘了起来。想来该带一朵红玫瑰给东方雁的，记得上学时东方雁曾跟自己要过，可那时哪买得起呢。正想着，短信又来了：二楼丽人厅。

打开丽人厅，东方雁笑脸迎着自己，长发已经盘在脑后，一袭低胸的旗袍既高贵又性感。

“我知道你会找我的。”东方雁走过来，张开双手。

拥抱，亲吻，像从前一样。钟诚似乎打个激灵，定了定神，伸出右手说：“你好！”

“不愧是上过大学，变得绅士了。”东方雁没有和钟诚握手，而是像以往一样，拍了一下他的肚子，说：“这回吃饱了。”当年东方雁也是这样拍自己肚子的，钟诚脸一红，说：“当年多亏了你。”

“都是当年的事，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挺浪漫的，你呢？”东方雁说着，倒了两杯红酒，递给钟诚一杯。

钟诚微笑着点了点头，但感觉又一丝伤感划过东方雁的脸颊，她甩了一下头，说：“来，为咱当年的浪漫，我敬你一杯。”

喝干那杯红酒时，钟诚看见东方雁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几滴泪，看来她对自己一直是旧情难忘的，可毕竟自己有完美的家。他想起此行的目的，忙将话题岔开，说了哥哥托付的事。

“既然求我办事，你得敬我啊。”东方雁笑了笑，眼看着钟诚。

没办法，钟诚端起了酒杯……

几杯红酒下肚，钟诚觉得身子轻飘飘了，似乎又回到从前。东方雁凑了过来，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钟诚，深情地说：“我等这一天好久了。”

几乎是几秒钟，她又触电般站了起来，在屋里踱了两步，朗声说：“给我们公司服务的企业都是通过市场招标的知名企业，买东西还要货比三家呢。”东方雁眼眉一挑，“不过，你要来我们公司，这件事可以考虑。”

钟诚心说，我一直跟孩子打交道，哪干过这个啊！

东方雁似乎看出了钟诚的心，接着说：“我知道你舍不得你每月千元的铁饭碗，我可以找你们领导，先将人借过来，哪天想回去，还给你留着位置。”

“我只会教课，别的都不会啊！”

“你不用干具体的，每天陪着我就行，工资每月五千元。”东方雁说着，用目光瞟了一下钟诚，然后侧过脸去。

此时，钟诚忽然感到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那感觉在心中聚集，升腾，变成了愤怒。他重重地撂下一句话：我不是鸭子！”昂首出了门。

（责编：朱新民）

一只到城里的鸡

谢汝平

阿英正在家里喂鸡，表姐托人带来口信，说在城里为她找到一个保姆的工作，让阿英马上就去。阿英和娘都很高兴，尤其阿英，母亲生病住院两个多月，这才刚刚出院，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七拼八凑借了不少，终于有打工挣钱的机会，能不高兴么。

阿英娘却着急起来，去城里要路费啊，家里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娘催促阿英爹想办法。阿英爹决定抓两只鸡去卖，可抓了半天才抓到一只芦花鸡。阿英看到鸡在爹的手中嘎嘎地叫，好像在呼唤救命，便有点于心不忍。这鸡是她喂大的，从小鸡崽开始，每天都要喂几遍，平时一看到她，就都围过来，叫唤着要吃的。阿英想让爹换一只，可是看看四散跑开的鸡，又见爹的脸上都是刚才抓鸡奔跑时流的汗水，叹了一口气，忍住了。

阿英到城里时，表姐在车站等着她，然后把她带到需要保姆的人家。女主人很和蔼可亲，对阿英很客气，这让阿英紧张的心情有了一些放松。

第二天一早，女主人给钱让阿英去买只鸡回来。菜场就在河南边，过了桥就到，繁华的菜场让阿英眼花缭乱，阿英在菜场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卖鸡的地方。阿英想一定要挑一只好鸡来证明自己，这毕竟是在人家干的第一件事。转着转着，在一溜排的鸡笼里，阿英突然看到了熟悉的芦花鸡，不错，这正是爹卖掉变成她路费的芦花鸡。看着在鸡笼里动弹不得的可怜的芦花鸡，阿英心中涌起一阵悲哀，赶紧决定把它买下。

卖鸡摊主把芦花鸡从鸡笼里拽出来，放到秤上一称，价格让阿英吓了一跳，二十六块五，卖的时候明明是二十元，怎么现在就涨了六块五？后来才慢慢想明白，这是人家的利润，再说从家里到城市还要路费，自己不也是花了十块钱么。

阿英付了钱，小心地捧着鸡回到家。女主人看到鸡觉得很满意，但很快皱起了眉头，问阿英怎么不让卖鸡人杀好再拿回来。直到此时，阿英才想起这鸡是买回来吃的，当时见是自家的芦花鸡，就忘了这些。阿英赶紧再捧着鸡去菜场，让人把鸡杀好。

一路上阿英都觉得芦花鸡可怜，为了自己来城里打工，它就要搭上一条命，要是自己不来城里，它还家里无忧无虑地觅食呢。阿英本想去菜场换一只，但想到还是会被别人买去杀掉，慢慢地阿英眼泪竟流了下来。

走到桥上，阿英头脑里突然灵光一闪，这儿很多人，不如把鸡卖掉，卖给人家养，快要下蛋的鸡，应该有人要的。阿英在桥上停下来，因为从未卖过东西，想起戏文里人家卖东西都是插着草，便也去找了一根草，插到芦花鸡头上，然后站在路边，眼睛不眨地盯着面前的人来人往。

半天过去了，也没人来问，正当阿英烦躁的时候，表姐正好从面前经过，看到阿英捧着鸡站在桥上，表姐也感觉奇怪。待听完阿英带着哭腔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表姐没有说什么，掏出二十六块五毛钱给阿英，然后把鸡带走了，这让阿英非常感激，觉得表姐仗义。

过了两天，阿英有空去看望表姐，想顺便看看那只芦花鸡，可是鸡早已不见了踪影。表姐对阿英说，鸡已经被杀掉吃了，这是它的命运。在农村，它可以自由生活，但到了城里，就是让人吃的。阿英心里很难过，但表姐的话她还是听懂了，她也知道命运这个词，就像自己，在家的時候是父母疼爱的女儿，在城里，就是一个要努力工作的小保姆。

（责编：李克山）

那一捏儿家乡的土

赵学俭

张大栓坐在飞往大陆的飞机上，透过舷窗鸟瞰台湾，它像一片翠绿的玉兰叶一样漂浮在碧蓝的大海上。

台湾有一群老人，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老兵”。乡愁如痼，却已风烛残年，再也没有能力跨过眼前的这一湾海峡，只能望洋兴叹。

张大栓在这群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身体尚可，此刻，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了。临行前，那群老人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回去一定要捧一捧家乡的土过来……我们这辈子能再闻一闻它的气味，也算回到家了！

张大栓果然捧来了家乡的土。

别看这一捧土，海关却担心它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掺杂了毒品或是爆炸物……因此劝阻他不要携带。张大栓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找遍了能出面证明的所有部门，来证明这只是一捧乡土，才通过了安检……

那天，那一群老人一个也不少，都来了。还有从老远闻讯赶来的平时不怎么熟识的老人——也是老兵。这些老人苦苦央求：也想得到一些家乡的土，这是他们这一辈子的念想，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把它留在身边，死也安心了。张大栓望望眼前一双双哀怜的眼神，看看一个个颤巍巍枯瘦的身躯，瞅瞅手里捧着的那一捧乡土，倏然一脸难色——人太多，分不过来呀！于是，众人商议决定，由张大栓用拇指和食指给每人只捏一捏儿，做个纪念吧！乡土来之不易！张大栓功不可没，最后得奖励他，分给他两捏儿……同时还一致同意叫李响排在第一个分，他年纪最大，百病缠身——已是有今天或许就看不到明天的人了。

提起李响，那年他还不满十五岁，家乡那里仗打个不停，又连年水涝，他爹连饿带病死了。他娘一咬牙把刚两岁的妹妹卖给了人。看看炕上病得奄奄一息的小儿子，哭得泪人似的，说：“孩子，别怪娘狠心，咱家钱无一分粮无一口，呆在家里谁的命也保不住，你出去当个兵，好歹混口饭吃。”娘俩抱头痛哭，娘往他怀里掖了个小布包儿，说：“里面是咱家的一捧土，你把它揣在怀里，闻着这土味儿，就如同在家一样；孩子你记住，有这包乡土保佑着你，有朝一日一定得回来，别忘了家还有娘在。”李响从此把这包儿黄土贴着心口窝藏着。几年来他跟着国民党的青年军边打边退，后去了台湾。

日复一日幻想着哪一天能回家侍候老娘，然后娶妻生子过上老百姓的平常日子。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孤独一身，身无分文的他，靠得是福利院的三餐活命。他像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那颗思乡的心脆弱得不堪触动。

后来，李响的精神恍惚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糊涂时不停地叫：“土……土……”明白时低头念的，就是一个：“土”字，别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李响站在排头等着分给他“乡土”，睁大了眼，眉宇都舒展开了，笑了，笑得像孩子似的。他望着张大栓用拇指和食指慢慢从那捧乡土里给他捏出那一捏时，老泪簌簌落下，残缺的手忽然颤抖了起来，乡土一下子被抖落在地上。他扑通跪下去，颤巍巍地用那萎缩的残手上仅剩下的半截拇指和小指，艰难而痛苦地把撒落在地上的乡土一下儿一下儿地往一块儿抹拢，想把它再捏起来。抹着抹着脸上淌下的泪水落在地上的乡土上，泪水混合着乡土慢慢地渗进了脚下的土地里，再无法分开了。他“哇”的一声绝望地哭了起来。在场的这一群曾在战场上砍砍杀杀过来的老男人们，也都嚎啕大哭起来。张大栓把大家奖励给他的那一小捏儿乡土，又分给了李响。

李响在床头摆上了香炉，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从那一小捏儿乡土中又小心翼翼地分出一丁点儿，放进茶壶里，烧开了水，沏上，一天只喝一小盅，就一小盅……沉下来的底儿

还要再沏，接着喝，那“乡土”的气味绵绵不断。

说来也怪，李响自打喝了这乡土味的水，他不再糊涂了，有时还哼上两句南腔北调的小曲，老脸上皱纹纵横，笑成重阳的一朵菊花。

（责编：李蔚兰）

红楼十二钗“剪影”（节选）

张房清

林黛玉

你柔弱如一只雁儿，偏偏多才，偏偏深情。

你的才情，你的秀姿，是云朵之上的仙韵；你的多愁，你的善感，是尘世中无法相容的孤芳；你的偏执，你的尖刻，是你孤立无援的根源。

你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可骨子里，你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俗名利、地位和声望的追求，连小小几枝宫花，都要斤斤计较，非得比出个势利不可。

哭，是你的家常便饭。一年四季，总把连着的泪珠视为割不断的线，编织一个又一个爱情的图案。

那图案永远是网。

幽闺自怜！几度眩晕，于夕阳带血的眼里。挣扎呵，为何止是木石前盟！

沉默着恪守淡泊的岁月，宁静着让灵魂坦荡于岁月，以笔当刀想为尘世削去什么？却不知笔下的尖锐，令你的生命行走刀锋。

竹林深处，洞箫凄婉，田田荷叶轻摇曼舞，一朵绝代的娇红，遍找人间天上，只有同病相怜的满地桃花才解你香消玉殒的无限哀愁。

只是心怀已乱，只是枕上生凉，只是悲咽无君暖，只是寒塘度鹤影，只是冷月照诗魂，只是焚稿断痴情。

拭不干共鸣的清泪。黛玉啊，你若生在当代，雪骨冰魄的风雅气质绝对是时下自主独立的知识女性的偶像。以你的文才再加上那伤春悲秋的眼泪，必然是叱咤风云的青春派美女作家，出几本诗集当不在话下。

但，你别指望它遮风御寒。在远离诗歌的时代贩卖诗歌，你也只能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一个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外道内儒的性格，即便你真能与“宝玉”完婚，太不光风霁月，太不阔大宽宏的心性，也不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

你无论生在哪个时代，无疑都将是个悲剧人物。

薛宝钗

读罢红楼再来读你，你贤！任是无情也动人。读罢群芳再回头读你，你悲！琴边衾里总无缘。

说你是一个以相夫教子为最高目标的普通姑娘，好像委屈了你那股“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心劲儿；但要说你有什么野心勃勃的计划，又似乎冤枉了你，“淡极始知花更艳”是你的心性呀！

嫁得如意郎君，用智慧辅佐丈夫取得功名，为自己挣一个诰命夫人的封号——这是你一

生所要经营的事业。

“以德服人”，安分随时、贤惠宽容的品性，捧得贾母等人欣喜欢悦；不俗的小费和土特产，赢得了下人誉你“厚道”的美名；你更是一次次用能把冰都焐热的关心，把情敌黛玉都感动了，承认你的知己地位。

都说你“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但实际上，我看到的，每每在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得罪家长权威的，恰恰不是黛玉，而是你！你身世富贵，却不沾染富贵，优雅淡定的个性，不屑于尘世的争名夺利，甚至不屑于元妃的特别恩赏。

宝玉的不客气不礼貌对待，你能宽厚容忍，不予计较；你作诗雍容华贵，富丽谐和，不见悲伤叹恨的声息；你温柔，体贴，懂事，善解人意……综而计之，大观园中，难得伦比。

寻遍世上，你这样的人不多，焉能再做苛求，责你为攀上宝二奶奶的宝座，不惜忍受奇耻大辱，在红头盖下扮演黛玉窃取别人的爱情。

爱有什么错？争取爱情又有什么错？

孰不知，你嫁给宝玉，也不是完全的事随人愿。缘于你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深明义理的个性。

多少年了，听雨轩里，你独自聆听碎玉破残的一幕，至今仍让所有的目光都不忍卒读。

宝钗啊，你是入世的。你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你有着坚韧的生命力，无论怎样的挫折都不能让你轻言绝望放弃。你是完美的，是宜夫宜子，宜室宜家的。入皇宫，你能够母仪天下；入职场，你是位得心应手的高手；入富室豪门，你是位贤良能干，恩威并施的主母。若下嫁了白衣秀士，你准能相夫教子，让他们出将入相。若老公是位风雅之士，你还能与他吟咏唱和，谈古论今。

王熙凤

就这样，一口气撞上来，往下一咽，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眼一甜，便吐出鲜红的血来，倒在地上，饮恨而去。

就这样，芦席裹尸，被人用一根麻绳拖拉着，弃于冰天雪地。

就这样，一群疯狂的蚂蚁爬在你身上，吞噬着你灵魂的碎片。

说你，一生锋芒过露，盘算过精。口才与威势是你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你的目的；骂你，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恨你骂你不见你想你，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你。这一切，皆因你生活的真实。惟其真实，才难定论！

你本应是一位贤淑、文静的小女子，父母偏偏把你当男孩子养，所以，你有了男人的干练与果断。

嫁到贾家，在等级森严的大观园中，你以顽强的姿态摇曳秋红，从此你“老祖宗”三个字时刻挂在嘴上，梨花带雨惹人怜。

你香辣，能言善道，察言观色，辨风测向；你泼辣，处乱不惊，有胆有识，敢做敢为；你毒辣，抬眼低眉总能看到你粉面缀满森严的冷气。

临危受命，几百口人的大家庭里，只有你能八面玲珑，四出周旋，处理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也只有你能东借西挪，应付入不敷出的浩繁开支。借管宁国府，你第一天就摸出他们在管理上的五大问题，还懂得“治乱世、用重刑”的道理和手段。你对贾府的种种弊端及危机心明眼亮，处处表现出办大事的魄力和本领。

“杀伐决断”，是你阳而威的一面；机心谋略，是你阴而狠的一面。

扬才露己，你既是一个支撑贾府的顶梁柱；欲壑难填，你又是一个挖空贾府的“大蛀虫”。

你是一面镜子，不单是“风月宝鉴”而已，其光彩照人的正面和身败名裂的反面更是一柄“人生宝鉴”！

“凤辣子”的确名不虚传，活在今天，也是狼不是羊，绝对饿不死。

贾元春

你位高权重，拥有着母仪天下的无上神圣。

省亲所到之处，无不“香烟缭绕，花彩缤纷”，说不尽的富贵奢华。

忍悲强笑。一段诛心之言，道出了珠宝乾坤，玻璃世界中的最真实的人性的悲哀。

只一只逍遥的雁，挥振着翅膀，在满月的光里，沐着流汁的月华，释放着它天鹅湖的梦——它可知道，雕梁灿灿的宫中，你拾掇着枯槁的藤索，守着孤灯，伴着凄凉，绘一幅望月思乡？

只一尾自在的鱼，轻摆着背鳍，在清幽的潭里，逐着飘零的落花，遥想着枝头残存的香气——它几时明白，在皇权下匍匐的你，思想的彩翼沾满雨露，却越不过宫墙的高度？

叫醒耳朵的是亲情，音韵结满“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之情。

一些轻佻抑或庄重的恩宠，无法拯救你“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之苦。

万般荣枯，荣了谁？枯了谁？

玉户帘中，春宵梦里，任一滴清冷的泪，浸透寂寂三更的罗裘。

是恨？还是愁？

凄凄如离人的泪，迷离如碎玉的心。

浩浩乾坤，谁与你饮尽这一生悲欢？

午夜三更，谁与你默坐执杯向晚？

何等的悲凉！你孤独，把悔字嚼得有滋有味，滋养你不死的精神。

倘若你活在现世，绝对有非常多的方向发展。解了捆绑，你就拥有了一切的可能。

妙玉

每一滴眼泪都收藏着一段忧伤。却从来没人见过你眼中盈露闪烁的泪光，是因为尺幅鲛绡改做了拂尘么？

一种深刻的苍白。

——什么都嫌俗，什么都嫌脏。

沏一壶香茗，黛玉品不出这是五年前收取的梅花上的积雪，你便刻薄地说她是俗人；刘姥姥用你的杯子尝了口茶，你便嫌脏弃掷；到惜春处闲坐，你竟自带茶具……

惯于宁静淡泊，惯于恪守沉默，最终任浑圆天成的古典与优雅自高的梅枝滑落。拣拾的碎片，凑成的竟是一曲不堪弹奏的哀音。

白雪飘零，点成红梅。梅，诱惑着槛外的笑语欢颜。折梅而去的人却无缘梅的心事。

栊翠庵外的石径一阶一阶长满思念的青苔，你走时忘了定下归期么？

风雨飘摇。再没有人肯剪去残烛的灯芯，再没有人会收集梅蕊的芬芳。

庵内静静的k世界，是栖息红颜的纸笺。一方蒲团，如一叶舟，载起心屋的清寂。小舟逶迤，在尘世的边缘，远远近近。

木鱼，被你一记一记敲打，万籁空蒙，留下岁月的笛声。

读尽书卷，你以一种超然傲视凡尘。一帘暗淡的清辉盈盈绽放的可是和你一样的蓝调孤独？

翻开天空的书册，槛外人能看到下一页到底写着什么？

卸得下满身风尘，却卸不下红尘。宝玉过生日，你送去贺帖；宝玉到庵中吃茶，你递过

自己的杯子；与宝玉闲谈，你耳热心跳。庵里的梅花，别人要不来，宝玉一讨即得……

“云空未必空”，终于，心事枯萎成镜中残月，一片又一片。庵外呼风唤雷的尖刺之声，凌迟了你退出红尘的谎言。

蒲田依旧，木榻空空，一炉檀香，只剩下虚渺的烟云。灰烬里吐露了一个梦的真实。

在现世，你也只能是一尾被红尘压扁了的鱼，虽然跳着迪斯科，可总是游不进禅意渊深的湖心，一如庵内的老梅虽然还著花如雪，但心里的季节潮湿，猛生出横七竖八的丫枝。

秦可卿

念着你水质般的名字，我的心盈满了痛。

你是一个尤物坯子，一百个美人里才出一个。你美得如此眩目：有着莲的醉态，梅的清婉，媚似夜半海棠的嫣红。

尤物是水做的，柔弱无骨，所以你鲜艳妩媚，风流袅娜。

左。你是美的天使。右，你是情的化身。

谁可阻挡你的魔力？

你是狐仙，你是姐己，是那种可以让男人堕落的女人？

你是卡门，你是曼依，是那种让男人犯罪的邪恶之花？

你是不是很淫荡？你是不是像潘金莲一样，永不满足，永远欲火中烧……

如果是这样，你何苦自杀？因为你若无廉耻，又何至于要自杀？

一座青冢，埋葬了永生的美丽，带走了一个“情可轻”的谐号，成为一朵迷惘的浮莲。

你该怎样小心，才能更好地把握，让心像一盏灯笼，照见那不易察觉的颜色，这样，才不至于在天明时发出喟叹：羞！雪月风花似水流。情天际，夜半语人愁。

命运，与生俱来的神秘和高贵，加上毫无原则感，使你的性格充满了矛盾性。脱去神秘而非非常人的高贵背景，造成了你的慵懒和天真。你有一种混沌的聪明，很多东西并不用努力去争取，这在现代社会的职场上是很危险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漂亮，这种漂亮甚至可以掩盖得了你的才干，并且容易惹得男人激动，女人嫉妒。

想让如水般的情感盛在坚硬的容器中，成就美丽的形态，你必须做个加固手术，给自己一个坚挺的脊梁，盈盈能握的只能是你的娇躯，而握不住的应是热到极致的一颗爱心。

女人啊，愉悦了男人，脏了自己，到头来，菱花镜里，何处含花，何处藏身？

史湘云

你不得不承认，寄人篱下的日子很累。你永远只是大观园的一个过客。因此你常常从热闹的人群中走出，穿起窗外的雨帘，将闺房内的心事一针针刺在绣布上。

女红的世界里，想就等于说了，做就等于爱了。

你是愉快的！一个“大”字，舍你而外，大约谁也当不起。英雄阔大，大说、大笑、大块吃肉的风度，绝无二人。偶尔的男儿装扮，佻达洒脱，顾盼间神采飞扬，须眉也自见拙。你才冠群芳，且不专一格。谜语、酒令、词曲，都独霸全席，无往不宜，各有精彩。你是侠义的！抱打不平，直言无忌，眼里揉不下“金沙子”，一派英豪，无第二人可以比肩。你笑的真挚无邪，发自天性，更皆出语谐趣。

生就女儿身，你从不为女儿的皮囊所累。

醉卧青石，红香散乱。芍药的芬芳曾为你掩下几许盈盈心事？而你枕花而眠的梦呓又曾挽住多少倾听的耳朵？

岂是绣绒才吐，期冀好远，残缺了你的浅唱低吟？何止人情好远，故乡好远，让你的目光缱绻天涯？

西风惨淡，再也无力卷起半帘香雾，一任忧郁的鹅黄爬满春的画布。

月儿缺了。一叶闺阁为之黑暗。

彼岸孤舟，泊寒江冷月。

此岸，剪一叶夜色，拭不去眉尖的疼；摘一朵浪花，洗不去眼角的泪。当最后一位故人赶来，你已流转于潺潺流水，辗转于滚滚红尘，日子再没了归期。娇艳如芍药，也只能衬得世态炎凉。

寂香几度瘦。秋阴捧出的白海棠从此将以怎样的怅然虚度黄昏？箫疏篱畔的雏菊又将以怎样的愁思幽缀几案？

是落影的黄昏，你从千年走来，将你忧伤的心怀掰开成莲，流泻晶莹剔透的水珠儿，潺潺我悠长的等待。

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奇女子，红尘中不知有多少人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责编：孙玉茹）

也当一回追星族

王旭明

这个岁数了，当然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把什么都看透、悟透，达观处事才是我这个年龄应有的人生态度。可偏不，由于听了她的声音，由于见到了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多年前的事了。她朗诵的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我远远地坐在台下，此前几位拿腔弄调的朗诵使我感到有些乏味时，突然听到她的声音，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啊！还有这么美妙的嗓音，还有这么磁性的音质，还这么真情投入的人！当她朗诵到最后一段，用所有气力，并伴以举手的动作喊出“法兰西万岁”几个字时，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她就是著名朗诵艺术家，也是我追星的唯一偶像姚锡娟。

以前我只是在电视剧中听过她的配音：《排球女将》中的小鹿纯子，《血疑》中的杏子，《海蒂》中的奶奶。这一次我不仅听到了她的声音，还见到了她本人，我像一个妙龄少年般地凝望着，心潮起伏着，眼神楞楞的，多么想近距离见到她呀！

此后只要有姚锡娟的朗诵会，我就一定要去听。不巧的是，每一次听她的朗诵，我的座位都不那么靠前，甚至偏远，因此我只能远望着，品味着她的声音，看着她瘦小的轮廓和青春的打扮，一次次被她轻风流水般的美妙声音打动着，我坚信，她的模样也一定宛若天仙！

姚锡娟的声音太美了。有人用“柔美而不失清脆，生动而不失内涵，轻灵而不失底气”来形容她的声音。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她的全部身体和感情的投入也在所有朗诵者中出类拔萃。若说音质和音色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但我敢说，姚锡娟是很少的一位能够把自己的真情与嗓音完美地融和在一起传达给观众的艺术家的！记得那次听她朗诵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片段，内容并不太丰富，我惊讶怎么在她的嘴中变得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竟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是可以被毁灭的，但就是不能被打败。我虽读过原著，但经她的演绎才成了牢记心间的座右铭，成了心中永恒的《老人与海》。

又见到她了！不久前，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办的“小橘灯——中国散文与诗歌经典朗诵会”上，她登台了。我的票是第六排，是我离她最近的一次了。她朗诵的是《明日歌》《我爱这土地》和张爱玲的《非走不可的弯路》，都让我沉醉其中。尤其她朗诵的《红楼梦》片

段——《宝玉探晴雯》，虽然只短短的六分钟，但让我再次领略了声音艺术与中国文学以及其他多种手段完美结合的无比妙趣。沉浸在其中，太美了，太享受了，太知足了！以至于演出结束时，我这个长者也和许多年轻人一起拥到台前，希冀着能够和她握握手，让她在节目单上签个名。我踮着脚尖，连声喊着“姚老师、姚老师……”她在众多的人中看到了我，弯腰伸出手，当我终于握住她那柔软的小手时，抬眼看她，发现她脸上已有皱纹，但青春依旧。顾不得细看了，我连忙拿出笔来，请她签上“姚锡娟”三个字，这一幕被我老友拍摄下来。

老友见我这般忘情，便怂恿我到台后与姚合影，这正合我意。可是当我们企图进去时，却被工作人员阻拦，我们只好到后门静候，等她出来的那一刻。这是我人生第一回这种模样——焦等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心砰砰地跳着，眼愣愣地望着，紧紧地盯住那门开处。旁边的老友调侃说：“发言人啊，以前是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追你，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旁边举鲜花的母女也是等姚锡娟的，她们从深圳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听姚锡娟的声音，盼的就是能够与她合个影。等姚锡娟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都盼望着向姚表达敬慕之情。

紧张的等待中，另一个朋友送上冰淇淋，被我断然拒绝：“快拿走，马上就要来了！”她惊讶地说：“从没见过您这么痴迷！”我才不管呢，眼神始终不离那门。终于，门开了，姚锡娟近距离地向我走来！我多年的梦想真地在此刻就要实现了！她是一个多么不凡而伟大的女性啊，看上去身体那样孱弱，话语又那样平易自然。尽管身旁的保安在劝退，我还是冲上去表达了我的感受：“姚老师，你朗诵得真好，你真正把我们的文化弘扬到了极点，你要多保重，坚守住啊！”她的手很自然地穿越人墙伸了过来，我随即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一瞬，老友拍下了最让我铭记和永生难忘的宝贵镜头。

那晚，我始终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中山大学程文超教授在《姚锡娟的魔力》一文中这样评价她：“只要她在舞台上一张口，那魔力就把你吸了进去，你得到的不是一部作品，而是生命的享受，沉醉在这种享受里寻找着人的精神家园，生命的栖息地。”一句话，姚锡娟不仅仅是声音的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美；不仅仅是声音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超凡脱俗艺术家的魅力。

我为自己能当一回追星族而自豪！我要说，我是姚粉，不是姚明的粉，是姚锡娟，也可说是“娟丝”！

（责编：孙玉茹）

春节正是读书时

艾里香

盼了一年，春节“千呼万唤”始出来。春节不仅仅意味着亲情、乡情的盛宴，还意味着漂泊心灵的安抚和精神世界的自我料理。在辞旧迎新拜年纳客之余，在拥炉而烤暖融融的冬夜，可以趁此机会选几本书，躲进小楼好好享受一下文化大餐。

读什么书呢？就个人而言，我比较喜爱《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及其他古今游记和地理方面的书，风土人情、见闻杂记，既能发人思古之幽情，又可在半日时间内得尝“行万里路”的快意，岂非好事？读中国诗文多了，常常会有“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梦想，只是财力有限，时间无多，这种感受，如今却只能往书中寻求了。

读一点历史著作，可以使我们少受传说影像的欺骗。近年的古装电视剧打着“历史剧”

旗号大肆骗人，如康熙、雍正、乾隆屠杀知识分子、破坏文化的罪责都被戏说掉了，皇帝描述得可敬可亲。春节时翻开史书，就如著名画家黄永玉说的：“与一个聪明的人谈话是幸运的。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的人谈话，读一万本好书就是和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多划算呀！”理性地参与读史，可明智，可修身。人生的真谛、感悟，莫不可从书中觅到答案。这期间读几本书，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读一点励志著作，可以使我们增加抵御金融危机的勇气。而今，股市遇熊，楼市低迷，金融严冬，人们的内心更需要自我的激励。经济想发展，就离不开信心的支撑。因为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是战胜困难的重要力量。现在一些励志书为什么会畅销？我想，这与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来临关系密切。各种灾难刺激人们停下来，反思潜伏在宇宙中的哲理，关注心灵带给人生的奥妙。此时，生活再不是一味浮躁地往前冲，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春节读这样的书，会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读一点美食著作，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些食欲。大快朵颐，是人生一乐。春节里，与老家的父母亲人挤在厨房里，对着时兴菜谱烹制佳肴，炉上汤冒着热气，锅中菜散着清香，该是世俗人间最朴素也最本质的幸福了吧。其实，那炉上炖的，锅中炒的，何止是菜肴，更是浓郁的乡情哪！读周作人、林语堂的美食文字，会让我们觉得不亚于品尝了一顿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更可算为一种精神的会餐。这可当作春节里的另类享受。

读一点花草树木之类的闲书，也不错。孔子曰，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草木之学不只在于博识增闻，更在于陶冶性情，能培养人忍耐寂寞的本事，韩愈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春节里读两页书，待得春暖花开开了，便可约亲朋好友赴植物园作实地实物考证，观景又兼增长知识，多好！

“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能够利用春节这段时间，潜心读几本好书，一来对买而未读的图书有了一个交代，二来还补了无暇读书这一课，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北疆冬景

刘国林

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让人听了都心冷胆寒，望而却步。可长年生活在这里的北大荒人天天和冰雪打交道，却“打”出交情，难舍难分，赖以生存了。若离开了冰雪，他们的生活就失去了多趣和神奇，失去了诗情画意。用北大荒人的话说：“若没有冰雪，就像失去了阳光和空气，没法活了！”何以这样说？走进他们的生活，就能窥豹一斑了。

林海中的“打围”生活

一进冬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大小党内，便是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了。这时，鄂伦春人狩猎的黄金季节来到了。茂密和山林里，生活着野鹿、罕达犴、狍子、野猪、黑熊等兽类，还有林中栖息的树鸡、山鸡、飞龙等禽类，为鄂伦春人的狩猎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山打猎，单枪匹马不行，鄂伦春人都是成帮结伙地“打围”，由经验丰富的老猎手率领。一旦发现猎物的踪迹，要听从老猎手的指挥，前面引诱，后面围攻，左右堵截，相互配合接应，加上网套等工具的帮助，才能捕猎到强悍的野兽。最惊险有趣的是“掏仓”猎熊。隆冬季节，野熊没有更多的食物可吃，便钻入早已准备好的洞穴“蹲仓”冬眠。野熊有棕熊和黑熊两种。棕熊不会上树，多在山坡修筑“地仓”；黑熊能爬树，有时在树下穿洞坐“地仓”，有时爬上树杈做“天仓”。当猎狗发现熊窝时，猎手们悄悄四下埋伏好，派一个有

经验的猎手走近前抛掷石块，轰赶黑熊出洞。有时熊一经吵扰就惊慌地出“仓”逃命，埋伏在左右的猎手一齐开枪，即可将野兽捕猎。而有些时候黑熊躲在洞里“按兵不动”，猎手们就用长杆将点燃的草捆向“地仓”里捅，或用树枝拍击树干，捅得黑熊耐不住了，吼叫着往洞口冲。待其刚露头，身子还没出洞的一刹那，猎手的枪炮齐鸣，黑熊便一头栽倒在地，一命呜呼了。这时，老猎手从腰间麻利地掏出尖刀，对准熊胆的位置刺进去。倾刻，还在颤抖着的熊胆便托在手中了。据说，取熊胆要手疾眼快，慢了，熊死透了，胆就萎缩了，少卖好多钱呢。与此同时，猎手们也一齐动手，挖心的，掏肚的，剜肺的，一阵忙活，黑熊的五脏六腑全部掏出来了。这还不算完，用猎刀在熊的肋骨上划几道，让血流在容器里，过一小时后，鲜血沉淀下去，上面浮着一层透明的血清，再把血清灌进肠衣里。

一场惊险的战斗结束了，该找个窝风的地方造雪屋野炊了。他们来到风口两侧厚厚积雪的山前，掏雪洞，挖雪块，挖出一个半地下的大雪坑，再在坑四周用雪块砌成一个半地上的雪墙，用树枝压好顶，再压上雪埠，封好门窗，留好通气孔和排烟孔，宽敞简易的雪屋便造好了。在雪地上铺满柔软的草，在屋角架起吊锅，点燃干树枝，雪屋立刻暖和起来。把狍子、野猪、熊或鹿肉切成大块，放到锅里，顷刻，吊锅里的野味发出诱人的香味，大家便各操兵刃，赶快将鲜嫩可口的肉块捞出，人手一块，用刀削成肉条，蘸上盐末、野韭菜花和野葱调制的肉汤，味道更加可口。这时猎人们拿出烈酒，一口肉一口酒地吃喝着。有时，把煮熟的熊肝、肺、心切成小块，和煮熟的熊脑拌在一起，加入野韭菜花和野葱，用野猪油或熊油搅炒，味道极鲜美。喝高兴了，马上拿出刚灌完血清的肠衣，加上盐和野韭菜等佐料，少顷，又多了一道白嫩爽口的上等菜肴。有的猎人嫌煮熟的肚和肾吃着不过瘾，索性用身旁的雪洗擦一下即生吃生嚼，生肚伴酒喝，有滋有味。据说，生吃肚肾可以明目清火，不知有没有道理，反正鄂伦春猎人都喜欢这样吃，习以为常了。

吃饱了，喝足了，劳顿了一天的猎人们便打开随身携带的狍皮睡袋，舒舒服服地钻进去，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系好袋口，戴好长毛皮帽，任凭屋外风雪交加，屋内都是鼾声如雷。——此时，猎人们早已甜甜地进入梦乡。

雪原里的野台子戏

正月初三到初五，北大荒人要唱三天野台子戏。一年到头了，谁都要乐和乐和，别看数九寒天下大雪，可他们喜悦的心情一点也不减。憋足了劲儿，把积蓄一年的欢乐、追求的渴望都要在正月里庆新春之中迸发出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乐就怎么乐。唱起来、跳起来、扭起来、乐起来，是北大荒人唱野台子戏最尽兴，最热闹的三天。

野台子戏就是将戏台搭在室外。室外敞敞亮亮、宽宽绰绰的，能容纳很多观众。戏台搭好的时候，北大荒人开始忙起来，接姑娘、唤女婿、迎亲戚、串门子、逛商店、置新衣，带足好吃的食品，准备去看野台子戏。有的从几十里外赶着马车，开着四轮拖拉机，吆三喝四地、耀武扬威地携带家小来看戏。戏台前人山人海，摩肩擦背。有的离戏台一二百米远，演员唱的是什么倒听得清，可那是变了调的扩音器传出来的，演员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这倒没关系，北大荒人在乎的是凑凑热闹，图图开心快乐足够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看野台子戏期间，北大荒人常常进行很多其他的活动。小鸡不撒尿，另有巧道道，如到了婚嫁年龄的男女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可以借看戏之机相看对方，或找个机会找个理由“偷看”对方，为今后的婚姻决策打下基础；已出嫁的姐妹们天南海北的各忙各的家，很难有机会相聚，借看野台子戏可以重逢娘家，在戏台子底下倾诉姐妹们的分离之苦、思念之情；老头老妪们可以凑到戏台子底下扯闲话，回忆年轻时的俊美浪漫，但不是图“这张的船票”再登“那条破船”；姑娘们则巧装打扮，尽可能展示自己的妩媚动人，引起如意郎君的注意；少妇们则可以解开束缚，想怎样美就怎样美，自由轻松一番，潇洒走一回。小伙子们也要快活快活，聚到一起喝酒、吹牛、撒欢，在漂亮发香的女人中间挤来蹭去，不

是寻找梦中情人，也不是寻找失去的感觉，他们喜欢拿眼前的女人和自己的爱妻比，越比越觉得老婆人家的好，孩子自己的好。又一想，野花没有家花好，一饱眼福也就是了。戏台子底下和戏台子上同样热闹，卖麻花糖果的、卖冰棍雪糕的、卖糖葫芦冻梨的、卖瓜子花生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台上演员扯嗓子喊，台下卖小吃的拼命地吆喝，你有唱腔，我有卖腔，你来我往，遥相呼应。虽然天冷点儿，心里倒满有激情的，那调门儿，那架势，那场面，蹲在城里的人是无法享受得到的。北大荒人自我感觉，这样才算见了世面，享受到了城里人想见都见不到的人生最大快乐。

野台子戏主要是唱二人转。北大荒的二人转以东北民歌、秧歌为基础，表演中的说、唱、做、舞为基本功。男女演员古装打扮，左手执帕，右手舞扇，在舞台上边唱边舞，边逗边演，根据表演剧目的内容，男女演员随时充当某一角色，诙谐风趣，灵活机动，极富地方特色，或悲或喜，说学逗唱，饶有情味儿，常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尤其是那清脆高昂的唢呐声，把观众的音乐细胞调动起来了，浑身每个关节都在动，就是不允許上戏台掺和，要不，早就跳上台去吼几嗓子才过瘾。因此，北大荒五十超外的人都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之说。

松花江上的滚水节

粗犷豪放的北大荒人在建设开发北大荒的同时，也发展了独特的北大荒冰雪艺术的冰雪文化。滚冰节就是北大荒人发明创造的群众性娱乐活动。

滚冰节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夜晚举行。当茫茫的夜幕遮住太阳最后一缕余晖的时候，松花江沿岸的老亲少友们便呼朋引类地涌向松花江畔。这时，银盘当空，月光如水，冰封雪盖的江面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扭秧歌、耍龙灯、放焰花、歌舞会。人潮随着秧歌涌，月光映着龙灯行。乐曲跟着人群飞，雪花伴着鼓点舞。此情此景，煞是壮观。当然，人们都忘不了传统民众，也是滚冰节的压轴戏——滚冰。滚冰分为“序幕”、“发展”、“高潮”三部分。“序幕”也可称做滚冰的前奏：人们将不计其数的蜡烛点燃，在冰面上摆成各种图形，或将煤油拌的谷糠、锯屑撒成龙形，或摆成间隔相等的小圆锥，将它们同时点燃。远远看去，辽阔的冰面上人海茫茫，火光串串，烛光点点，烟雾漫漫，形成一片光的世界，火的海洋。“发展”就是正式进入滚冰角色，跳滚冰舞。滚冰舞也叫蟒式舞，以其雄壮矫健的气势和舞姿，展示了阳刚神采。《柳边纪略》记载：“有大宴会，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伤势，曰：‘蟒势’。”可见滚冰舞因其动作、身形似蟒，故而得蟒式舞名。大型的滚冰舞分“九折十八势”，九折即“起式”、“拍水”、“穿针”、“吉祥”、“单奔马”、“双奔马”、“怪蟒出洞”、“大小盘龙”、“大团圆”等动作。“十八势”则包括手、脚、腰、转、跳各三式，肩二式，走一式。风格豪放，富于变化；节奏明快，气势恢宏。清代康熙四十九年，五十七岁的康熙为皇太后七旬大庆亲自跳起滚冰舞。此后，滚冰舞引入宫廷，渐渐演化成庆隆舞，后又分文武两种：文称喜起舞，武称扬烈舞，一直延续至今。“高潮”就是真正的滚冰狂欢开始。此时不分男女老幼，辈分高低，皆忘情地在冰上打滚，翻腾。先滚头，后滚脚，再滚腿和腰。滚的认真，翻的利落。男子汉动作夸张，女孩子们姿态婀娜，上岁数的人则随心所欲，顺其自然，滚得轻松加自在，我行我素。颇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感，有趣极了。北大荒人认为，滚冰能滚掉身上的病气、晦气和灾气，一年能平安健康，万事顺利。一切不吉之气，通过在冰上一滚，便都让冰雪沾去了，然后就冻死了，春天冰雪一化，就被河水冲走了。基于这种感觉，这种心念，在扎骨冷的坚冰上的打滚，不但不得寒冷，而且会觉得有一缕缕春风扑面，有说不出的怡悦。北大荒人说，如果正月十五晚上没赶上滚冰，一年都觉得遗憾呢。

夜深了，上岁数的人都知趣地陆续散去，姑娘小伙子们则滚得正酣，这时也正是小伙子献殷勤的时候。草草地滚几招儿，便匆忙地向女人奔去，此时他的女友正偷偷地瞧他呢。

北大荒的老一辈儿传下来未婚男女双人滚冰的习俗，据说未婚男女搂抱着在一起滚冰，保证能天随人愿，心想事成。滚冰时，男人搂女人的臀，女人抱男人的腰，两人要同时诵着滚冰歌，边诵边滚：左滚一，右滚一，顺顺当当不惹气；左滚二，右滚二，年轻夫妻老来伴；左滚三，右滚三，生龙生凤抱金砖；左滚四，右滚四，事事随心得大志；左滚五，右滚五，五福临门全家福；左滚六，右滚六，亲脸亲嘴亲不够；左滚七，右滚七，当好丈夫当好妻；左滚八，右滚八，来年抱个胖娃娃；左滚九，右滚九，白头到老不分手。也许是异性相吸，也许是双方初尝男女搂抱的甜蜜，滚冰的人海里不时传来女人嘻嘻的骂声，俏骂男人搂得紧，却心满意足地让男人搂个够。此时的松花江冰面，如同偌大的海滨浴场，青年男女尽情地滚，滚去一年的烦恼，滚去心里的积怨，留下的是幸福的甜蜜和美好的憧憬。滚得大江匆匆地撩起雾障，遮住那些想看不该看的地方。此时，风儿也变得柔了，学得乖了，轻轻地传递着那些情意绵绵的悄悄话，录下那欢笑嬉戏的圆舞曲。

乌苏里江边的鱼皮服装

数九寒天，凛冽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刮着，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多度。按说，辛勤劳作的人们该坐上热炕头围着火盆猫冬了。然而，此时的乌苏里江上仍有赫哲人在凿冰捕鱼。素以渔猎生产为主的赫哲人有着独特的穿冰捕鱼本领，在江面上凿出一个面盆大的冰眼，然后垂下鱼钩，静等鱼儿上钩。不用鱼饵，群鱼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咬钩，确实让人不解。原来，赫哲人在鱼钩上套个鲜红的香头粗细的小胶管，放进冰水里随波逐流，格外显眼。饿了半冬的群鱼误以为是游动的鱼食，便你争我夺地咬钩，毫不相让。明明见到同伴儿们被钓出冰面，都照吃不误，慷慨就范，真有点儿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意境了。也有下“咕咚网”的。所谓“咕咚网”，就是在设网的上游打“咕咚耙”，驱赶鱼群入网。鱼儿入网时牵动铃响，即可起网收鱼了。凿冰叉鱼更是赫哲人的拿手戏。在鱼群经常游动的河道上，凿一米见圆的冰眼，赫哲人手握鱼叉，即可守冰截鱼了。鱼儿也有向光性，在一米多厚的冰下面憋急了，偶然见到一线光亮，如同见到救星一般，便不顾一切地往亮处游。一旦群鱼游过来，赫哲人手中的叉子便长眼睛似地扎下去，专捡大的扎，眼疾手快，一扎一个准儿，就像变魔术一般，看得人眼花缭乱，转眼间身后就叠起一堆冻僵的鱼。

别看天寒地冻，赫哲人越冷越生吃冻鱼，吃得旁边的人目瞪口呆。“刨花鱼”是赫哲人冬季吃鱼的一种方法，将冻着的鱼皮剥掉，将鲜冻的鱼肉薄薄地刨成片，就像木工刨出的刨花一样，不加任何烹饪，直接蘸上醋、盐、辣椒油食用。其味道鲜嫩爽口，实在是酒宴上待客的上品。拌鱼丝也是赫哲人爱吃的一道菜。做法是从鱼骨上剔下成片的鱼肉，细细地切成丝，拌上北方山林特产的“姜葱”和“野辣椒”，浇上醋，撒上盐，再把野樱桃捣成汁拌进去，便做成一道名菜了。吃到口里细细品，另有一番山野的原始风味儿。

刚剥下来的鱼皮可不能扔掉，赫哲人能把它派上大用场。他们隆冬捕鱼，不仅吃鱼肉，还要穿鱼皮服御寒呢。清代《皇清职玄图》中即有赫哲“鱼皮部”穿着鱼皮制服的记载。制砧“熟皮”等工序，将鱼皮加工得像布一样柔软，然后把几张鱼皮按花纹拼合在一起，在鱼皮服装的缝连处镶上不同颜色的野花染成的鱼皮镶边或图案，看起来更加美观大方。一般鱼皮可做成长大衣，样式如旧式旗袍，身长过膝，腰身稍窄，下边略宽呈扇面形；袖子多是宽筒，没有领子，只有领窝。再配上一条鱼皮套裤，显得更加威武。鱼皮套裤只有两条皮筒，没有连裆和裤腰，吊带挂在腰部。男人穿的上边齐口，女人穿的侧斜口，镶有黑边或花纹。套裤主要在冬捕时穿用，耐磨、抗寒、防水，护膝。

鱼皮靰鞡则为赫哲人所独有，靰鞡由鞋身、鞋脸和鞋帮绕三部分构成。用一块鱼皮半包围成鞋身，前面将另一块鱼皮抽成褶状半圆形，做鞋脸，用薄鱼皮沿鞋口缝上一块鞋绕，用皮条做鞋带扎紧，再用捶好的靰鞡草前后均匀地垫在鞋绕里。靰鞡草是沼泽地生长的一种细长柔韧的草，赫哲人秋天将它割下来，贮存停当。到了冬天，把它放在平滑的石头或木头上，

用木槌捶打，草就由硬变软，柔细如丝、如棉。将其絮到靰鞡里穿在脚上，又松软又暖和，任冰天雪地数九寒冬，雪地上站上三天两宿也不会冻伤脚的。展现出赫哲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生活风采，让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刮目相看又啧啧称赞。

（责编：李善成）

“天翔号”夜航

朱新民

乘坐“天翔号”海轮，那是由山东半岛的龙口返回天津新港的旅程中。

汽笛一声长鸣，海轮徐徐离开海岸，龙口岸上的楼群物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渺小了。轮船两边的海水被冲得一片喧哗，前沿下被切破的海面涌起巨大的浪花，恰似一朵盛开的白菊，将船头轻轻托起。海景浩淼迷蒙，新奇的氛围使我惊喜和激动。夕阳衔住西天的海平线，自那圆润光盘下的水面始，一直到近处海面，亮闪闪形成一条斑驳跳跃的金带，如群鱼竞泳，景致分外壮美。我观望海水，远近全都是碧绿的颜色，绿的那样透亮，透亮得让人总想起一望无际葱茂的大草原。不是说海是蔚蓝的吗，怎么成了绿色的呢？我向一旁正拭汗的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礼貌地打过招呼之后，就探寻起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矜持地说：“看样子你这位老兄是初来海上，浅水域大都呈绿色，这跟海底深度有一定关系。过一会儿到了深海，它自然就变成蓝色的喽……”

我点头儿称是，继而便与他无拘无束地聊起来。他姓吕，是龙口人，年轻时在部队是一名宣传干事，转业后就在龙口一家涉外公司供职。前几年，公司投标，他大胆地承包了这个公司属下的一个分公司，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大经理。他此次是去天津新港，是找停泊在那里的一艘韩国货轮交涉一些事宜的。他说，他去的国家很多，域外风情和趣事在他平静的叙述中紧紧吸引着我。言谈中，他对外国一些企业家高超、严谨的管理才能十分佩服，对普通职员的精神也啧啧称道。他说，去年有一家日本公司老板，很欣赏其才干，打算高薪请他当代理，可他拒绝了。“我是中国人。”他绷紧了面孔，平板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棱角，“我的汗和血应该流在自己的国土上。薪金再高，我不愿当他们的奴仆！”他的心灵开始向我开启，我触摸到一种传统的民族意识根深蒂固。这就使我油然想起在烟台、在蓬莱高高依旧耸立着的“抗倭”炮台，在“九一八”之前数百年，在清朝甚至明朝，胶东半岛都是日本人虎视眈眈、不断骚扰的地方。在那片沿海，在沿海所有人的心里，依旧残留着难以弥合的伤痕！我吃惊地望着他，我理解他的心情。海鸥尖厉地鸣叫着，海空上翻飞着它们美丽矫健的弧影。太阳沉入大海，我发现大海真地变成了深蓝色，蓝得深邃，蓝得那样凝重和辽阔。就在我们谈话的当口儿，在不远处一个拴缆绳的铁墩上，一直坐着一个肥头大耳长发披肩的中年男人，众目睽睽之下，怀里搂着一个时髦的少女，那淫荡的笑声和无所顾忌的猥亵举动，让人直起鸡皮疙瘩。老吕不屑地向那边匆匆一瞥，鼻音重重地“哼”了一声：“有的人就是不争气，外国人的长处学不了，乌七八糟的不学自通，败类！”沉默，只听到机轮的马达在脚下重重地敲着闷鼓。巨大的排气在尾端推出雪一样翻滚的巨浪，其势惊心动魄。晚饭后的餐厅又布置成了临时舞厅，旋转的五彩灯下，人们消解着天南地北的陌生，在乐曲声中翩翩起舞。一曲轻缓的华尔兹过后，激越的迪斯科“叮叮咣咣”地响了起来。年轻的男女们如一团团迷乱的风，跳得令人眼花缭乱。在狂舞的人群中，那个时髦少女也在如痴如醉地扭动着蛇一样的腰肢，旁若无人地宣泄着她那抑制不住的躁动。那个方才与她厮混的长发男人站在一边，“吹”着一筒雪碧，哇啦哇啦地叫着好。

夜深了，人们陆陆续续地进了舱，但舞曲还在悠扬。我伏在船栏上面对幽幽大海沉思，夏夜湿漉漉的海风让我觉不出半点儿清爽。距客轮不远处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海下生物突地跃起，在黑乎乎的海面激起一个白花花的水柱，接着是一个，又是一个。我长长嘘了一口气，在想——不同的人们今天踏上了这艘客轮，其实这里也就成了一个浓缩的社会，人们在这里延续和表演着各自在陆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身份不一，性格迥异，但这一切就足以令我大开眼界的了。今朝的萍水相聚也许是一种缘分，可明天呢？

困意袭来，我伸伸懒腰向舱内走去。里面闷热异常，男男女女的旅客大多都已入睡。人们睡态百态，袒胸露怀地毫无遮掩，白天的矜持和道貌岸然已不复存在。东边的那个床位上，老吕已酣然而眠，眼镜滑落在甲板上，细密的汗珠在额角上沁出，怀里抱着的是一部比砖还厚的外文书。

我难以入睡，一声汽笛的长鸣引我凑近舷窗。向外望去，夜色中海浪滔滔，远处有一盏闪动的灯……

（责编：李克山）

暗 香

李克山

暮春时节的一个上午，我坐在电脑前打字，一股淡淡的花香从开着的窗户飘了进来，我来到窗前外看，哦，是楼窗下那株白丁香花开了！

我外出时特意绕到窗前，去看那棵白丁香。那棵白丁香长得并不高大，它和往年一样，开着小喇叭形的花朵，白莹莹，鲜亮亮，一簇簇隐现在绿色的枝叶间，一点儿也不张扬，一点儿也不卖弄，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静静地开放着，暗暗地释放着幽香……

一天傍晚，我正从楼窗看那棵白丁香。突然，一个骑着邮车的女子停在了我的楼门前，她麻利地从邮袋里拿出一份报纸，走进楼道。我知道，她是邮递员，是给我送报纸来了，一楼楼道的墙壁上有我安装的邮箱。记得3年前，我一时没有安上邮箱，报纸本来放在小区门口警卫室也是可以的，而她担心报纸丢失，总是跑上三楼，把报纸夹在我的门缝儿上，足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其间，天津文学院给我来了一封信，她怕夹在门缝儿上不保险，而我的家里又没人，她就找到我的邻居，拜托人家把信交给我。后来我安上了邮箱，于是每有我的报纸或信件，都能在邮箱里及时见到。一晃3年过去了，而我只从楼窗口儿看见过她两三次，从未直接跟她见过面，更不知道她的姓名。

我闻着丁香花的暗香，目睹女邮递员放完报纸蹬车而去的矫捷身影，心里竟不由生出许多敬意和感动。一年四季，风霜雨雪，不管天气怎样恶劣，她总能按时把报纸送到。夏天还好说，冬天天短，她每次送来报纸时，天早就黑了，我们早就吃过晚饭了，却不知道她几时才能回家。有几次，傍晚外边飘风扬雪，我想，报纸一定送不来了，但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对读报十分重视，就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下到一楼看报箱，每回都没叫我失望过！我虽没有亲见她雨天送报挨淋，雪天送报挨摔的情景，然而我敢断定，那种情景绝对不止一次在她身上发生过。

看着窗外那株低矮却显得十分优雅美丽的丁香树，看着在楼房拐角处悄然消失的女邮递员单薄的身影，我想：其实在我们身边，有着许多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人，他们就像这小小的丁香花一样，悄悄开放，毫不炫耀张扬，这不正是人生的一种暗香吗！

（责编：李善成）

细数秋山

钟 荧

弯弯两道眉，正如一轮新月，映照着眉的主人。他们或男或女，都曾在历史上奋力描画，待他们逝去后才发现，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其实就是他们眉的折射。

尽管一向粗枝大叶的我借着学习之名，从不愿分出心神去打扮自己，但透过那些诗词发黄的纸面，偶尔也会看到一双白皙如玉的手，拈着一支眉笔，对着菱花镜，小心地描画着自己的心情……

眉谱里，女孩子的眉分十种。各有着婉丽的名字，鸳鸯、远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棱、分梢、逐烟、拂云、倒晕。十种不同的画法，十种不同的女子，虽如遗落的烟花被纸墨永远封存，我还是能依稀看到那些清丽的幻影。

看到鸳鸯眉的第一眼，脑海中便浮现出了红楼梦中大丫头忙碌的身影。很小的时候，她就被送进了这并不属于她的富贵之家，童稚的眼睛被冰冷的繁华刺痛。正当她惊慌失措的时候，人们围绕的中心传来了威严又慈爱的声音，召唤着她……从此，女孩常伴这声音左右，受她的宠爱和庇护，为她不停的操劳，在她的身旁成长为婷婷少女，同时，也拥有了一个凄婉的名字——鸳鸯。

鸳鸯，应该是描这一等眉的女子吧。人们说这种鸟儿离散后，便会不吃不喝，伤心而死。所以当那个声音凄凉地死去后，你也紧随其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

既然牵挂不在了，又何必勉强活着，看这家族离散呢？

同鸳鸯眉一样，远山眉映着清照的影，三峰眉笼着木兰的剑，月棱眉说着貂蝉的魂，逐烟眉画着昭君出塞时的大红披风……

都是女子，却都携了不让须眉的别样英气。

与她们相比，男儿的眉似乎更粗犷些，没有人去刻意修饰，便带了十二分的浑然天成。那些历史猛将，戎马一生，他们的眉毛随他们常年奔波在沙场上，自然也带了些强劲的意味，有的浓黑蓬乱，有的直指天空，像遒劲的枝干，仿佛还夹了些许黄沙。不怒自威的气势后面，是飞溅的血珠和满身的伤痕。一将功成万骨枯，可谁知这成功的将领又是从多少白骨中幸存下来的呢？

与他们相对的另一类人，则是那些朝堂中的清官们，他们身子本就消瘦，如一竿竹，他们的眉毛也自是像那竹叶一般，瘦弱，修长。可他们绝不脆弱，金銮殿里怒斥天子的是他们，县衙中严惩恶霸的是他们，长亭畔与民同醉的是他们，城楼上振臂高呼的也是他们……那时，他们的眉毛中浸得都是热血文人心。

文臣武将，总有那要挺身撑起大局的人们，没有玄幻的超能力，他们本身便是英雄。

有时想起水墨人物，画家的功力尽在眉眼处那浅淡几笔，人物性格便能活灵活现。还有古代诗文，那远山含黛的曼妙颜色，竟不是一张图画能描绘出的了。想来古人重在意，万事皆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形象，或许是因为有那么一种精神，早就已脱离了笔锋，而充盈在心中了。墨能化出千万色，唯独画不出人心。纵使摹出眉眼，也不过捕风捉影罢了。

有那女子删了眉谱，别画秋山。自以为画出了新意，不过是画出了自己的心意罢了。

（责编：李克山）

没有掌声也要前行

侯成成

他，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是当时京剧界“同光十三绝”之一。可他却是那个没有一点表演天分的少年：嗓子不宽不亮，眼睛轻度近视，眼皮下垂，动作不够灵敏。

八岁那年，他的伯父请了个姓朱的师父来教他唱戏。一出旦角的开蒙戏《三娘教子》，硬是师父怎么认真地教，他都学不会。师父急啊，骂他，没有用；拿戒尺打屁股，还是没用。时间长了，师父看着资质愚钝的他，无奈地摇头说：“祖师爷不赏饭吃啊。”他听了，当即就掉了眼泪。

“祖师爷不赏饭吃”，就是说你没有天赋，将来成不了角儿，等于给他的学戏生涯判了“死刑”。他听了怎不既绝望又伤心？当他揉着肿胀的小屁股时，多么想听到一句鼓励，听到一声掌声啊，可是没有。倔强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唱出个角儿来让师父看看，可是师父从此再没来教过他。

“祖师爷不赏饭吃”的少年，谁还肯来教？没有办法，家里就把他送到他的堂姐夫家戏班。班子里师父们的连连摇头，让这个少年好生沮丧。不过幸好有曾受过他祖父恩惠的吴菱仙师父肯收他为徒。

同以前一样，他学戏依然很慢。吴菱仙师父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翻来覆去地教，他呢，就一次次认真地学。学唱腔，每句至少都要练到30遍。当时剧场没有扩音器，必须要让嗓子依靠共鸣把声音传给观众，让他们听清楚。如果台下说嗓子好，却不会用共鸣，那么到了台上声音还是传不出去；反之，如果天然嗓子条件一般，却学会了用共鸣，那么还可能是舞台上的一条有威力的嗓子。这个少年，一个音一个韵地训练，每天练，每天喊，努力使自己养成条件反射。歌唱和念白时，一出字就能摆好口腔里的正确位置，弥补了他生活中嗓子不响的缺陷。

眼睛在五官中表现力最强，为了弥补眼部缺陷，他想出了养鸽子的方法。每天清晨鸽子飞上蓝天后，他就两眼紧紧跟随高飞的鸽子转动，鸽子飞得多远，他就目送多远，从未间断。就这样十年如一日，终于视力恢复了，眼睛睁大了，眼珠也练活了，一颦一笑，顾盼生辉。

天长日久地勤学苦练使他的表演质朴中见华贵，端庄中含俏丽，淑静中蕴情致，妩媚中显大方，他成功了，在没有掌声的坚持中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就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生命是一次旅程，旅程中总会有风风雨雨。不管风雨多大，也不管风雨中是否有人陪你同行，只要想站在布满鲜花的舞台，没有掌声也要前行。

（责编：朱新民）

雨后的那双眼

徐 领

夏日的午后，一场暴雨刚过，路面上的积水还懒懒不愿意流走，像是对夏天炙热阳光的抗拒。不管怎么，天气是凉快了许多，暴雨的到来给这个夏日的午后增添了一丝生命律动的气息。迫不及待的人群都忙忙碌碌地出来了，忙着争抢暴雨过后遗留的那份难得的清凉。啊，

惬意，惬意！在每个人的脸上我读到了欣喜，看到了笑容，听到了那来自心底的歌唱，我亦如他们一样的欣喜，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歌唱。

远处残留的雷声，让我有些莫名地向往，我很想追上前去和它交流，向它问询一些逃脱的技巧，如何似它那样从远古滚滚而来又从今晨潇洒离去，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可是我知道我还没有那个能力。

一些残留的星星雨滴从半空落下，刚好落在我的手背上，溅起一朵水花，绽放得晶莹剔透。我抬头看天，看它飘落的源头，看它是如何从万里高空轻飘飞舞。如此美丽的一瞬是何等的绝妙，我好想刻录下这美丽的瞬间，让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看到那渺小水滴的精彩，可是我知道我依然没有那个能力。

我抬头仰望，想用脸庞感受一下这天空的眼泪，是否也如人间的眼泪一样的咸涩。恰巧，一滴雨后残留的水滴落在了我的唇上，我忙用舌头将它俘虏，在嘴里，在舌间，细细品味，天空的眼泪竟然也是咸涩的。我疑惑了，难道你也如那些伤感的人一样，有自己不能割舍的忧伤往事吗？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我一定会为你分担的，因为你拥有着我挚爱的洁净，所以我爱你！

远处天空中飘飞的云儿，你们要去哪里，是不是要赶赴什么隆重的宴会？还是要去见你久别的恋人？步伐轻快，身姿娇美，是不是远方的恋人正在翘首企盼你的到来，就为那一个千年的等待，万年的约定？我好羡慕你，美丽的云儿，唯有送上我默默的祝福，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归宿！

雨后的微风，让人感到有些许的寒冷之感，但是看的出人们并不是不喜欢你，看那微风中飘摆的舞裙，就知道少女有多么的喜欢你，多么的眷恋你，因为你的出现让她们变得飘逸！我真为你高兴。在微风中，在小桥上，一头飘逸的长发，一件随风飞舞的白色长裙，还是我童年时的梦想，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候，自己总梦想成为一个童话故事中的美丽公主：纤巧的身姿，飘逸的长发，善良的心灵，纯真的爱情！

在这个雨后，风中，云飞，雾淡的午后里，我沉醉了，我陶醉了，我迷醉了，我的魂也随着我的心一起醉了！

就当我还沉醉在这个初夏雨后的清新氛围中不愿醒来的时候，我却突然撞见了人群中的一双眼睛，明亮中略带暗淡，欢乐中略带忧伤，兴奋中略显不安，期待中却呈显绝望！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慢慢的不经意的我走向了那双眼睛，就当我快要看清楚那张面孔的时候，他却突然地在我眼中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样的迅速，让我都来不及捕捉他的影子。

一滴水顺着脸颊流到了我的唇边，我尝到了那是咸涩的味道，我知道那是天空残留的眼泪，又一次眷顾了我，可是我明明知道刚才的那滴泪是从我的眼中流出的啊！于是我又疑惑了：人间的眼泪不是甜蜜的吗，天空的眼泪才是咸涩的啊，我刚刚还品尝了天空的眼泪，怎么我的泪也会和天空的泪是一个味道？难道那天空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还是我的眼泪就来自那遥远的天空？

我蓦然的跑开了，跑开了这个初夏的午后，跑开了这个雨后的季节，跑开了风的怀抱，跑开了雾的烟茫，也跑开了还有这样一个能让我沉醉一时的——夏雨的午后！

可是我却深深的知道：我跑开，是为了那双让我迷惑的眼神；我跑开，是为了那个让我熟悉的面孔；我跑开，更是为了一个自己不敢面对的事实！

我就这样的跑了，我就这样的逃了：我恋恋不舍的那个雨的午后！可我却依然不知道：我将要跑向哪里，我能跑到哪里，我应该跑到哪里，才能真正地摆脱那双看似清晰却又模糊而又正在渐渐变得陌生的眼神！

（责编：朱新民）

我的故乡我的村庄（组诗）

郭明明

1

村庄站在晚霞的余辉里
几只多嘴的麻雀叽叽喳喳
吵醒了她思索的静默

一群羔羊匆匆地绕过牧鞭
领头的那只朝向稻草的霉香膜拜
欲望和舌头被粗暴的吆喝阻隔

许多年了
烙在心底的投影
被孤独刮过被眼泪洗过
依旧清新如昨
如复制的生活原色

再次翻过千篇一律的日子
一粒灰尘泊在村庄斜依的日光里
我不便提及
打住解释的啰嗦

仿佛时间在此打了个盹
渐入禅境的村庄不愿说出白昼的喧嚣
和深夜静谧的呼吸

2

多次叙述一条路的延伸和拐弯
村庄因此越来越远地后退着
最后渐渐模糊
脚上的鞋换了一双又一双
价钱越来越贵
鞋跟越来越高

经常把手臂举过头顶
将云彩拉得薄如绸缎
拦腰剪断雨丝捆扎起来
寄给父母 寄给我的村庄
我的村庄是一粒缺墒的种子

3

我伏下身去

朝着村庄的田野

朝着一个沾满泥土的红薯
朝着一束沉甸甸的稻穗
朝着一粒开心的芝麻

故乡仁慈宽厚
只需一点点泥土就养活了乡亲
还养活了我这个不肖之女
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
回乡路上
把鞋上的黄泥擦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骨瘦如柴 弱不禁风
所以我啃不动坚硬如铁的世道
我和风一起漂泊 离村庄越来越远
最后流浪成一絮蒲公英
在异乡落脚

我需要回来
走回一朵油菜花的内心
走回一间土坯瓦房
需要父亲用一把土 两铲煤 三桶水
再为我淬淬火

4

故乡就是稻田
或者说稻田就是我的故乡
我是离稻田最远的那一棵草
收割机轰鸣了一夜
稻田矮下去了二尺
田野似乎很疲倦
空荡得如挤干了乳汁的乳房

闻到了稻香
却不见手持镰刀挥汗如雨的父兄
和稻堆上光屁股的童年
我想起了那首《拾稻穗》的儿歌
可走在稻田
没有找到一束稻穗

5

四月的田间坡地
我更愿意把它们称作集市

熙熙攘攘挤满了春天赶场的植物
它们捧出自己的清丽
扬起笑脸 奉献爱情
我多想再回来好好地爱一次

它们曾经是我的伙伴
一朵一朵地辨认还叫得出名字
或者重新命名认领成自己的姐妹
我用一个下午安静地和它们厮守 对视
询问它们这些年里的忧伤
它们依然那么嫩绿娇俏
让我的心隐隐作痛
仿佛不小心触到了童年的伤疤

我打开快门
让它们在阳光下出尽风头
留出一行诗的位置听它们倾诉忧郁
让它们存放不忍说出的小小疼痛
一阵风过
它们让出一条柔软的泥路
带我曲曲折折地走进清明雨

6
像黑夜里虚假的灯光
一朵艳丽的花徐徐吐露心迹

昨天的形象夹在时间的相册里
如一出戏剧的结尾
脸上挂着泪珠
心里却装满笑意

淅淅沥沥的春雨停了下来
虚幻梦境里飘摇的枝头上
悬挂着一颗黑色的泪滴

追忆很甜蜜
而痛苦正在慢慢逼近
曾经熟悉的风雨也打上了遗忘印记
明天不敢承诺只能期冀
我是再也找不到走失了的自己
即使在回忆泛滥的春天
也无能为力

被时光虚掩的门内

藏着一张看不见了青春笑脸
那束开在青春枝头的花朵
被时间孕育
无赖地在飘渺的梦中坠落

（责编：朱新民）

父亲的地图

吴允锋

“沿歪脖子树向西十一步
再向北八步：父母的坟
向东北五步：大爷大娘的坟
向西九步：爷爷奶奶的坟……”

仿佛电视里见过的藏宝图
皱巴巴的，泛着岁月的黄
打开时，父亲习惯用右手食指
蘸一点唾液
藏不住的神秘从眼里溢出

上世纪六十年代
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家乡大地展开
大地上星星一样的坟头消失
父亲的地图得以问世
在我的记忆中它多次再版
每次父亲都要找来上好的牛皮纸
它的图示简明、色彩单一
只有黑水笔画的方向，村庄、道路、树和圆圈

多年来，在所有的量具里
父亲最相信的是他的步履
随着年事渐高
父亲对他的地图越来越珍视
有时会拿出来端详一番
好像想在上面添一些东西
但又不是那么着急

——我就更不用着急了
我知道，那张地图
早晚会传到我的手里
连同上面带有父亲唾液味的气息

渴望春天

涛 子

脱去厚厚的棉衣
坐在温暖的阳光下
我们的话题开始触及
春天这个生动的词汇
柳树冒芽了 燕子回来了
许多美好的事物
都该渐次回归视野

灰暗的冷色 僵化的思想
晦涩的鸟鸣 凝滞的流水
这些都该变了
变成大自然的骄傲
以及人们心中的明丽

坐在暖阳下
思想在不知不觉中
爆出一棵棵嫩黄的新芽
那些春天里才有的情绪
正丝丝缕缕缠绕心田
而后凝成一种心结
渴望着春天
渴望着所有的美丽与梦想
重新回到人间

高原眺望雪花的眼睛

辛义霞

地处边陲的西北山野
这个十月走入了冬的范畴
原野上卸了妆的麦茬地
不再有心事
光着膀子等待雨雪
调整心态——
白杨树披散一头金发
眺望季节

高原深处

雪花肆意而来
那飘飞的舞蹈
铺开了村庄寒冷的素洁
是谁俘虏了高原的双乳
村庄冻红的喘息
等待春潮……

春之韵

张 瑶

2011，春的步履轻盈走来
这一刻，鸟儿欢快地舞蹈
我喜悦的心情
挥洒着向春天奔跑
从南向北
燃起神州大地的生机之火
映照数以千载的辉煌光耀

2011，春的歌声随风飘摇
这一刻，春蕾加速心跳
我饱含期待的目光
凝视着春天的转瞬即到
从东向西
迎着博爱壮阔的民族豪气
直上苍劲的松柏
一次次展开坚硬的枝条

庚寅年悄然而去
它娇美的背影
让我感怀岁月
步入今朝

沁园春·写给建党九十周年

张文华

长夜沉沉，赤县冥冥，四海涂霜。幸游船引路，功垂青史，斧镰辉映，声震炎黄。岁月
峥嵘，河山喋血，多少英豪逐虎狼。身先死，让神州大地，荡气回肠。
红旗一展兴邦，我华夏、欣然换彩妆。看改革开放，繁荣昌盛，求真奋进，鸟语花香。

弹指春秋，诗篇谱就，风采翩翩浴暖阳。丰碑下，喜中华儿女，再铸辉煌。

游临洮岳麓山（外二首）

周文章

陇上临洮岳麓天，陵园浩气震人寰。
惠水渠清林间绕，畅怀亭中瞰远山。
老子飞升超然处，椒山祠内论忠奸。
姜维点将墩仍在，总教骚人寄管弦。

秋 殇

风舞黄沙飘落叶，无情岁月伴流年。
星移斗转催人老，历尽沧桑瘦容颜。
稚子情怀多为梦，成败得失皆是缘。
漫步庭中观菊放，霜重花浓色更鲜。

游临洮西湖公园

西湖晚照夕阳秋，倩女痴男荡碧舟。
绮丽波光拖柳影，亭台水榭画中游。
莲花盈池陶人醉，瑞鸟翻飞锦花绸。
娱乐城中观百景，欢声笑语满厅楼。

思故人

夏淑娟

望断天涯一线天，
欲留皓月挂窗前。
无眠难梦湿衾枕，
遥看依稀故旧还。

满庭芳·文化公园夜景

王向丽

夜月朦胧，馨香雅苑，亭阁溢彩流芳。微风阵阵，碧树理红妆。雅乐回环于耳，高低处、
琴瑟悠扬。清凌水、婆娑灯影，似天上琳琅。

欣然，抬望眼，明珠璀璨，绚丽辉煌。古意青铜铸，神韵绵长。盈盈水花飞溅，恣意洒福寿安康。妖娆夜新题彩笔，好赋颂雍阳。

古运新风

郭景生

久逢盛世运河春，
时雨新风扫旧尘。
水映长空天作岸，
灯连霄汉月成荫。
鸳鸯对对欢声切，
情侣双双笑语频。
聚首桥头欣忘返，
窥钟已过子时分。

梦牵青石桥

李玉明

离开老家已有三十余年，那坐落在村内小南河上的古老的青石桥，早已淡忘在我的记忆中。然而年初的几天夜里，这座曾留下我儿时许多足迹的青石桥又几次闯入我的梦境里。

正月十六，村里的高书记来家通知我，村里要建公益墓地，清明前需要把我爷爷和奶奶的坟迁入到公益墓地里，并答应我可以把我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我听后甚是高兴。母亲已离开我们五年了，她老人家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陵园里，尚未入土为安，这也是我始终放不下的一件大事，时常像一块重铅压在我们心头，感到十分沉重。当我得知公益墓地就建在青石桥旁时，我顿时愣住了。果真应验了我梦中之兆？这是母亲在冥冥之中给我悄然传递一个信息，她想要回到曾经生活的故土。如梦方醒的我仰天感叹，难道世间真有心灵的感应吗？

为了稳妥迎请母亲的骨灰回归故里，我们弟兄四人做了精心准备，周密安排了行程。决定在花繁柳绿的清明节到来之际，恭请母亲骨灰还乡。那天，风清云淡，路边刚刚吐露嫩芽的柳树枝低垂拂动，一路上，我们弟兄四人默默无语，眼睛里早已被小小的泪花洗亮。母亲生前细微如缕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蜿蜒起伏，曾经熟悉的温婉身影在脑海深处若隐若现。

村里的老乡亲 and 母亲生前的故友，听说我回家安葬母亲的消息，早已自发地等候在墓地旁，静静地迎接她老人家回来。按照家乡的风俗，乡亲们帮忙把母亲的骨灰下葬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她老人家又可以亲吻到滋养过自己的沃土了，感受这一草一木给她带来的快乐，与逝去的故友互诉衷肠。仪式结束后，我踏上了青石桥，凝望着矗立在母亲墓地前的墓碑，涓涓流淌的南河水荡起我内心对母亲的眷恋。她柔弱的身躯弯腰锄地，采摘棉花、蓖麻，打草割苇，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时，母亲每次到这块土地上劳动时都要把我带在身边，母亲劳作，我就独自徜徉在芦

苇丛、嬉戏于小河旁捉蚂蚱，听蛙声，有谁知多少年以后，四周曾经布满芦苇、蓖麻和野蒿子的这块热土竟成了母亲在天之灵的安息地啊。

“纸灰飞做白蝴蝶，泪水化为思念雨”，我对母亲追远感恩的情绪一时难以平静。他老人家一生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她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的壮举，但她却用毕生的心血为儿女们架起了一座“青石桥”，给我们铺就了幸福灿烂的大道。母亲啊，您的身影就像家乡这座青石桥，永远屹立在儿女的心中。

（责编：朱新民）

空中赏云

刘利民

上小学时读过《看云识天气》这篇课文，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喜欢天上的云，喜欢云的轻盈飘逸，喜欢云的洒脱自由，喜欢云的空灵神秘。尤其是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我爱静静地坐在树荫下，观赏天边升腾翻涌的云彩，看云在虚幻的世界里神秘莫测的变化，看云在变化中的万千姿态，看着看着就在心里产生了无边的遐想，思绪也随之飞上了云端，与那舒卷自如的白云一起自由地飘荡。我想，从地上看云是这种感觉，如果到天上去看，那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参加工作后，有一次乘坐飞机去南方出差，便有了一次近距离赏云的经历。当我还在地面上等待飞机起飞的时候，那颗期待已久的心早已飞上了蓝天。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过后，飞机像离弦之箭，顷刻间就脱离了地面，冲向天空。因为我的座位恰好靠近舷窗，所以赏云的梦实现了。从空中观云，通透而又极富立体感，层次极为分明，远近错落有致，和动画片中的仙境一模一样——随着飞机一次次提升高度，地面上的景物在逐渐缩小，湛蓝的天空开始呈现一片洁净，没有了地面上的烟尘和嘈杂，让人感到清爽宜人。很快就有一片片连绵的云彩跃入眼帘，但见云海茫茫，漫无边际，蓝天在头上，白云在脚下，明媚的阳光把天空照耀得色彩斑斓。放眼望去，远处堆积得厚厚的云层如同皑皑雪山。再俯视机身下，正有一朵朵巨大的云团，随着机身缓缓涌动，真让人有一种腾云驾雾之感。

隔着飞机的玻璃窗，我不禁对这高天上的流云陷入了沉思。应该说，云并没有真实形体，但那美轮美奂的奇景却是那样妙不可言，它像海市蜃楼般的虚无缥缈，却能净化人的心灵。空中的云美在飘逸灵动，美在静谧安详，美在形态万千，美在随心所欲。像一位书画家手持如椽大笔在空中自由地挥洒，演变出万种风情，时而潇洒悠闲，时而雄浑辽阔；也如绵延不绝的远山青黛，演绎出一座座城堡，一头头怪兽，一棵棵仙树……那些如棉花般的云彩，一团团、一簇簇、一朵朵，由近及远，每一番风景都让人捉摸不透，都让人惊喜万分，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奇妙造化。

有意思的是，旅程归来是在傍晚，我可以欣赏夜空中的云景了。傍晚时分，东方已经一片漆黑，似乎早已沉睡。转头再看西面，清澈如海的蓝天上浮着又圆又红即将沉落的夕阳。云彩如镶了金边的彩缎，金光四射。那云被夕阳的天火熊熊燃烧着，犹如一个大火炉在锻造着女娲补天的五彩石，在近乎透明的色块之间，有着轮廓分明的界限，真是极尽壮美，使人感到震撼。

无论是看风景，还是赏云景，其实都是在净化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在茫然中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空中赏云给人一种奇妙的感受，它让人回味着对人生的联想和思考。天上的云已

成为我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责编：李克山）

曾令人难忘的话语

王丽颖

如今现代化的联络工具——手机，的确提高了人们的办事效率。不记得从何时起，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拥有了手机。大家通讯便捷，交往频繁。于是互发短信成了增进人们之间感情的一种方式。每当节日到来总有朋友间亲切问候的短信，伴随着手机上跳动的文字与话语，我会一边阅读，一边感动并陶醉着，竟悄悄爱上这些短信了。

春夏秋冬，季节在不停地变换着。也许你正为生活的快节奏紧张忙碌着忘记了季节，一条条季节的短信此时便提醒了你。“秋天总有些事无法忘掉，总有些人在身边萦绕。相逢是那样奇妙，生活是这么美好，工作固然重要，心情也要调好，偶尔发个短信，全当是幸福的骚扰”；“秋风几度今又逢，漫山枫叶映山红。暖去寒来冬将至，问君添衣又几层。千思万想何所寄？唯有短信可传情，一声问候三日暖，人间最重是真情。”当心情不佳的时候，朋友的信息便带来了无比的快乐。“早晨是美好的开始，夜晚是烦恼的结束。晴天给你所有快乐，雨天冲走所有忧伤，不论晴天雨天，不论早晨夜晚，我都祝你事事如意，快乐健康”；“生活偶尔有烦恼，自己心情最重要。天天快乐当然好，也要风雨调味道。春风得意春虽好，毕竟四季轮流到，如果烦恼不见少，不如暂时全忘了。”有一阵自己感觉太胖了，想不到什么减肥的好方法。这时一位朋友发来一条独特的减肥信息，差点把自己肚子笑痛了。“快速减肥大绝招！大兴安岭耍大刀，长白山脉抡铁锹。乌苏里江畔跳健美操，松花江底把乌龟捞。特效泻药一天五包，夜深人静房上逮猫。”当我写作中为佳句冥思苦想而苦恼时，“喜欢一种声音，是微风吹落露珠。欣赏一幅图画，是朗月点缀星空。陶醉一种气息，是幽兰弥漫旷谷。祝福一位朋友，是笑看短信的你。”这样充满诗意的信息飘然而至，就像一股清新的风，给人带来创作的灵感。当自己与爱人呕气后，便收到如此的话语。“独坐相思椅，手把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写着相思信，句句相思语，滴滴相思泪，全部相思你，天是蓝的，海是深的，我想你是真的！”看到这动人的信息，触动我内心柔软的深处，所有的不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了。尤其每逢节日的前夕，铺天盖地的祝福短信更是接踵而来。“时间过得快，忙里又忙外。刚刚过周一，又要过礼拜。才问虎年好，又向兔年迈。平时问候少，思念都常在，新春佳节至，请受我一拜：给家人拜年了。”如此热情、质朴、俏皮的短信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带来不少的新意与乐趣，让心情更加舒畅，让驿动的心更加年轻，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我要把一条条信息都收藏起来，填满我记忆的书籍，为自己青春不再的时候，唤起尘封里的一丝丝记忆与甜蜜！

（责编：朱新民）

汽车，想说爱你不容易

薛长爽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着，以前让老百姓望尘莫及的汽车已经逐步成为代步工具。一时间，有钱的，没钱的，单位离家远的，单位离家近的，儿子娶媳妇姑娘出嫁的，都争先恐后地买汽车。更有甚者为了心安理得地买汽车，宁可重新购置离单位远的房子。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还没有工作就先买了汽车，吆五喝六地从马路上绝尘而去的，不用看也知道肯定是那款大红色的跑车型的 mazda6，驾车者非“八〇”后即“九〇”后莫属。人们见面打招呼不再是“吃了吗”，而是“买车了吗”。总之，买车的大军浩浩荡荡向我们驶来，私家车正以迅猛的发展速度急剧增加。

有的朋友说，你是买不起车子才这么说的吧。我确实没有汽车，但我绝对不是仇富。坦白说，私家车确实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开着私家车悠悠闲闲去上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我等骑自行车的却是身披雨衣、手拿雨伞，步履艰难地行进在风雨中，还难免会弄湿衣服。想串亲访友或是外出游玩，有私家车的就更随意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而没有私家车的就得按时按点地挤公交，行动很是受限。再有，参加个会议或是朋友聚会，从容镇静、服装得体的都是开车来的，而风尘仆仆、帽子围巾手套没来得及摘下的，肯定是骑车来的，无论是满头大汗、汗水湿透了衣衫还是脸冻得通红、头发凌乱，每到这时我总想起有私家车的好处。

两年前，在对私家车的向往和朋友们的怂恿下，我去驾校报名学开车。一直天真地以为开车是个简单的事，因为周围那么多人（包括比我脑瓜儿笨、肢体笨的人）都开得那么自如，我没有理由学不好。哪知一上车才知道，学开车是我长这么大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件事，学什么都那么自信的我这次居然成了一个“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每天早晨一睁眼，先是把开车的程序背诵一遍：踩离合、松手刹、挂挡、眼睛看左镜、踩油门、左打轮、再换挡……但每次学车的过程往往都像小时候妈妈让我去商店打酱油，从出家门怕忘了就开始默念：打酱油打酱油，结果半路上跌了一跤，起来后就变成了打煤油。这也怪不得我，你想想，两只眼不光要看那三个镜子，还要看路面。两只手左手扶方向盘、打转向灯，右手扶盘还要负责换挡。两只脚就更忙碌了，居然要时刻及时敏捷地调换三个按钮。每到这时就恨不得自己长个三头六臂，我定会把汽车驾驭得虎虎生风。开完一圈车我身心疲惫，越发觉得学车这件事真的像一块烫手的山芋，食之不得弃之不得，成了我的心理负担。亏得老公和女儿不住地给我打气，两个月后，我在考官的训斥声中勉强毕业。

毕了业的我一看见车就手心出汗、心跳加速、浑身发抖，一点想开车的念头都没了。

一次跟同事去中信广场买东西。同事属于娇小玲珑的那种，却开着一辆崭新的大汽车。看到她 80 斤重的小人开着老大的一辆车，我既不踏实又心疼。我俩买完东西出来一看，车子挪了位置向前滑了 10 米撞到护栏上。幸亏被护栏挡住了，这要是滑到大街上就该出大事了。崭新的车子刮掉一块漆不说，把广场的护栏撞倒了，跟物业管理人员吵了一架，赔了人家 50 块钱才了事。滑车的原因是我的同事经验不足，有坡的地方停车手刹没拉紧。过几天，我俩又去那儿买东西，又把车停在一个坡处（就那儿有空车位），她把手刹拉了又拉，我俩又跑到车尾部使劲推了推车。然后一步一回头地走进了商场，买东西时我俩还担心那车子会不会又滑动。就我俩推汽车那场面，众目睽睽之下啊，怎一个“窘”字了得！

还有一次她去新华书店买书，没几分钟时间，出来一看，车上被贴了罚款二百元的条子，原因是车子停错了位置。她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思虑再三，还是决定不买汽车，继续过我“绿色低碳”的步行生活。

汽车，想说爱你真是不容易啊！

（责编：朱新民）

这个温暖我童年的人

周淑艳

秀荣老师不像老师，短头发，小眼睛，一双因常年操劳而粗糙的手，胖胖的身子，穿着朴素，一眼看去跟村里的二婶、三嫂没两样。在她的学生心里，也很少将她视为老师，大家都当她是妈妈，一个过了多少年想起来依然感到温暖的人。做她学生是一生的幸运和幸福。

假日回乡，看见秀荣老师，心中一股暖流涌上的时候，鼻子也一酸，几乎流下泪来。年近六旬的秀荣老师头发花白，三年前的一次中风让她行动不便，走起路来歪歪斜斜，可她那笑容依旧欢喜，没有半点沧桑。她用粗糙的不灵便的手拉着我的手，我的手有些细碎的疼。紧紧地握着秀荣老师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听她叫着我的小名儿跟我说：“哦，把头发剪短了，还烫弯啦。这下不用编辫子，不用急哭了？”我笑着笑着，眼泪就不争气地掉下来。

秀荣老师当年是一名民办教师，教我们的时候，三十来岁，梳着两条大辫子，我们二年级的女生都是用秀荣老师的头发学会编自己的辫子的。一下课，就排着队给秀荣老师编辫子，秀荣老师还不时地点拨着，有的手重，会把老师的头发拽下几根来，招来其他女生的一片埋怨。秀荣老师就暖声和气地说：“没事，没事，不疼，不疼。”上课时，秀荣老师常常梳着又歪又松散的辫子教我们读书写字。下课了，再换另一个女孩学着编。我刚开始学时，总编不好，急得直哭。后来，我们班的女孩子都编得一手好辫子，短头发的女孩也为此留起了长发。现在，秀荣老师的手已经编不了辫子了。

那时的教室是土地，淘气的孩子在课桌下挖出一两个洞洞，把自己的小东西藏进去，填上土，第二天再扒出来，希望一宿能变出什么来。一时形成风气，十几个孩子人人都挖。那洞府里藏有太多的秘密和希望，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着这约定俗成的规定。所以当家境不好的孩子偶尔扒出半截铅笔、一块橡皮时，他的激动和诧异令小脸通红，这都是他需要的哦。他把探寻的目光投向秀荣老师，秀荣老师就笑着冲他点点头。这孩子这一天写的作业都特别棒。二静过生日那天，还在洞洞里扒出一块水果糖，那张糖纸她留了好多年。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秀荣老师领着我们去收割后的地里捡黄豆。天上有大雁飞过的时候就叫我们抬头看，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秀荣老师就告诉我们大雁南迁的自然道理，还让我们猜大雁在路上都会遇见什么事儿。一下子，各种新奇有趣的故事从孩子们口中涌出。那个秋天，我们收获了二斤多黄豆和无数的好故事，我们想象的翅膀随着大雁飞得很远很远。

捡过黄豆我们就去捡树枝。地上的捡完了，秀荣老师就把钩刀绑在长棍子上，高高地举上枝头，每钩下一大枝，下面就是一阵欢叫。我们把树枝一小段一小段地折好，整齐地码在教室后面。小时候的冬天出奇地冷，大地都被冻得裂出口子。学校没有足够的煤，秀荣老师就烧树枝，烧劈柴，我们的教室始终温暖如春。学校的很多孩子手脚都生出冻疮，我们班一个没有。

有的孩子顾不得吃早饭，就从家里带来硬邦邦的窝头，棒子饽饽，条件好的有时会带来一块烙饼。秀荣老师盖上炉盖把饽饽放在上面烤，一会儿教室里便是浓郁的香味儿。孩子们使劲地吸着鼻子，秀荣老师说把算术题都做对了才能吃。我们都能把题做得又快又好。大家围在炉子旁，那几个孩子吃着烤得又焦又黄的饽饽，看得别的孩子不停咽口水，秀荣老师就笑着从炉子上拿下最后一块棒子饽饽这个一小口，那个一大块送到孩子们嘴里。懂事的知道这是老师带来的，让老师吃，秀荣老师说她早就吃了。几乎每个孩子都在家里让妈妈烤过饽饽，可无论多么手巧的妈妈都烤不出秀荣老师的味道。我们奇怪了很多年。隔上几天秀荣老师就给我们煮黄豆吃，秀荣老师说黄豆有营养。每个分黄豆的日子都是我们的节日，不过最

多的也就分十几粒，小发子个子最小又瘦弱，他总是分得最多，从没有人跟他争。分完黄豆，把煮豆子的汤也分喝掉，那是世间最鲜美的汤。

不久，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秀荣老师不用再担心我们的饥饱，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秀荣老师没有教几年书，就离开了学校回到田野。学校分来了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老师，秀荣老师家里的田地也需要人手。

多年后，我读到一本叫做《窗边的小豆豆》的书，一下子就想到了秀荣老师。我觉得秀荣老师的教室比巴学园还要多几分温暖。现在的孩子穿名牌，吃肯德基，背着沉重的书包，玩着网络游戏，但他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我那看似贫困的童年曾经多么的幸福和温暖。

（责编：李克山）

一个诗意母亲的育儿笔记

谢 湘

《精品阅读》杂志 2010 年 6 月隆重推出的“中国式养育”专题，选用了李桂杰所写的一组《育儿笔记》。版面给的真是不少，封面照片加上文字内容，居然有 8 个 page。这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余温还没完全消退，又传来了“新星出版社”要为桂杰出一本家教图书的好消息！

这让我们这些“老前辈”都感到有点儿吃惊！

桂杰，这位在我们眼里永远只能被看作闺女的人，这位有着“诗人记者”之称总在采访路上奔波的人，这位总是在我们耳畔没完没了絮叨她家铁头（梁胜杰）这样那样奇闻趣事的人，眨眼成了居高临下的家教专家了，这可能吗？

然而，当静下心来细细读完桂杰用心写的每一篇文章，我感到这本《育儿笔记》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首生命的赞歌，一本给人震撼、不可多得的育儿佳作。

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爱的礼物！桂杰和她先生的爱情结晶——儿子铁头今年还只有 4 岁多，在这个小家伙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仅仅只有 1000 多天的时间里，母亲桂杰已经给他留下了近 20 万带着体温、含着深情、充满思考的文字。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尽管桂杰热爱写作，可是她同时还担当着需要外出采访、撰写稿件的记者角色，孝敬老人、收拾一地鸡毛的媳妇角色，时常要到文化圈子里共温友情、寻找感觉的文化人角色。时间的分配会让她经常挠头，身体也常有筋疲力尽的感觉，但是她坚持下来了。和很多母亲不同，桂杰不仅深深陶醉享受于和孩子相处的美好时光，还有一种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强烈紧迫感——孩子的成长经历不可重复，稍纵即逝，需要记下来，不失时机地记下来！

于是，我们会在书中看到桂杰那双明亮的眸子，满怀欣喜地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看到桂杰不辞辛劳的身影。她经常会在将老公、儿子伺候入睡以后，又悄悄地披衣起床，重新坐到台灯下，把爱注入键盘，开始《育儿笔记》的持续写作。对孩子的爱，对家庭的爱，对生活的爱，成为桂杰不懈写作的强大动力。

在我看来，桂杰的《育儿笔记》很有灵性，也很富有诗意。从她笔下流淌出来的这些文字，不是一些流水账式的原始记录，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刻板说教，而是具有独特品质的美文。

桂杰的育儿是诗意的，这诗意体现在她的心灵深处始终保持着的一份童心童趣。她能够

体会孩子的心理，懂得人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便特意给儿子腾出一个小抽屉，让孩子收藏自己的秘密；回到家中，她总是自觉地把所有的事情暂时放下，俯下身子甘心情愿做孩子的玩伴儿，“爱孩子从爱玩具开始”，从共同游戏中找到乐趣；她欣赏孩子，当爷爷奶奶告状2岁多的铁头飞脚踢翻橙子的“霸王行径”，她非但不批评不制止，反而哈哈大笑，“把橙子当作足球踢，我儿子多有创意啊！”……爱，本身就是很诗意的。在儿子成长的环境中，桂杰总是有意识地注意情调、氛围的营造，这是她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诗意的感受，使得桂杰写作十分个性化，场面真实，趣味横生，活灵活现。

桂杰的教育是诗意的，还在于她笔下的所有作品毫无功利之心，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纯净，全然没有当今许多“疯狂妈妈”因孩子教育表现出来的焦灼不安。相反，她有着强大的定力，从容而自信。

她不去找门子、花巨资让孩子去上北京最好的幼儿园，而是让孩子在家门口儿就近入园，可是她在和老师交流孩子学习、生活情况的“沟通本”上却很下功夫；她宁愿让孩子从小更多地与大自然接触，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而不强迫孩子今天上这个兴趣班、明天上那个才艺班；她相信体育运动对培养孩子的重要作用，因而会早早起床，一家三口跑到小区附近的体育场开始新的一天；她会牵着孩子的小手到邻居家串门，学习如何与人友好相处……在她看来，生活即教育，这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教育原理。

诗意育儿，不是一种简单的浪漫的放任自流，而是基于人性的基础，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优秀的人的全面塑造。在桂杰的《育儿笔记》中，可以看到她所持的一些教育理念非常现代、非常超前。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和幼儿是没法讲道理的，只能用打来告诉他对与错。对此说法，桂杰坚决不认可。她认为所有孩子都是通情达理的，是能听明白道理的，关键是大人往往忽略孩子的权利，不愿意和孩子沟通。桂杰对孩子的态度是：尊重，无条件；欣赏，无条件；鼓励，无条件。

她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她和孩子互以“妈妈姐姐”、“儿子弟弟”相称。这种在众人眼里“乱了辈分”的作法，桂杰却洋洋得意，认为这样才能在父母和孩子间形成平等而友好的朋友关系，而这种朋友关系从小就要建立，而不能等孩子长大了再来弥补。有时，儿子因为不愿意她去上班或有事外出而哭得死去活来，坚持“告知”理论的她不仅不赶快溜走，还要凑到儿子面前当面讲清：“妈妈上班去了，再见！宝贝，我爱你！”这种叮咛，往往引发出儿子新一轮更大的眼泪波澜，桂杰并不为之所动。她喜欢用积极的暗示激励儿子。今年夏天单位在黑龙江有一次漂流活动，河水湍急，众人劝阻，而她执意带着孩子乘船漂流，理由只有一个——让儿子成为一个说到做到的“勇敢的男子汉”；当儿子在“索尼探梦”停下脚步时，桂杰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子，在满足孩子好奇心的同时让儿子学会专注做一件事情。爱，是需要能力的。一方面出自本能，而另一方面出自理念。一次次教育尝试中，桂杰体会到了孩子身上的变化。

很少有人知道，桂杰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奇迹。她曾经生过一场游走在生命边缘的重病，很多人担心从此再看不到从前那个活泼可爱、才华横溢的小姑娘了。没想到生命力顽强的她，不仅重新站立了起来，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还以更加感恩、更加包容的心来体验和享受生命的奇特和伟大，继续书写生命的乐章。对生命的激情，是这本书最为动人的基调。

做父母常常提醒我们，“对孩子的爱，要藏在心里。”可是桂杰偏不这样，她不仅把爱大声说出来，还把爱用文字写出来。感谢她让我们重温了做母亲的幸福，给了我们重新做母亲的向往，相信这些带着爱的露珠的文字，千万个母亲、千万个孩子都能读懂。

（责编：孙玉茹）

引人入胜的“连环画”

——钟金胜小说印象

孙玉茹

近两年来，拜读了钟金胜在报刊上发表的多篇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也不是语言，而是串连故事的一些影像和画面。因此，我和我的文友说：“读钟金胜的小说就像看连环画。”

年长些的人都知道，连环画是按故事情节连续排列，带有文字说明的许多幅画，（装订在一起就是小人书）。因为图文并茂，所以更能吸引小读者的眼球。现在我已“老读者”了，不再看“直观性”强的小人书，但仍喜欢读那些以“象”传“神”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在让人感受审美对象“外形”的同时，浮想联翩，产生审美愉悦。而钟金胜在小说中描绘的人物、场面和环境，不仅能给读者造成逼真的“直觉形象”，而且画面常常是接连闪现，构成了情节链条，所以有一种看连环画般的引力。

短篇小说《白色蔷薇》（2008年《运河》第一期）写的是两个不同出身的女人在解放后几十年里的坎坷经历。一开场便让人看到了这样一幕：“村头的一棵大槐树下”，一位“拖着两只小脚”老母亲呜呜地哭着，梳着“两条长辫子”“眉眼漂亮”的姑娘喊着：“谁能给我们口饭吃，我就给谁当媳妇。”接着“三十出头，身量不高，圆脸，短发”穿着“一身绿军装”的田苗来到跟前，攥住老母亲的手：“大嫂，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俺是这村的妇救会主任。”当老母亲突然饿晕在田苗眼前时，她扯开嗓子喊：“傻柱子，还不快帮把手。”“又高又黑，膀宽胸阔”的男人听到喊声“放下锄头跑过来”背起了老母亲……之后，爬满蔷薇的小院里：穿着红棉袄的姑娘“撕掉被风吹破的窗纸，换上了新的，贴上了红窗花”，田苗为他们挂上了毛主席像……

读着上面这些文字，我想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不自觉地闪现一幅幅画面，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有呼之欲出之态；动作、场景变幻交错历历在目；而简洁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则如连环画中被圈起来的典型话语一样，让人如闻其声。眼前的影像牵动着你，使你急切地想知后事如何，于是不自觉地像小时候看小人书那样用手指蘸点唾沫赶紧翻动下一页。

其实，先贤刘勰早就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学“神用象通”创作手法，黑格尔也说：“美的生命在于显现（外形）。”可贵的是作者在小说中不论是动态之图还是静态之景，都不是为“画”而“画”，而是传“神”之“形”，有“意”之“象”。

“我把信交到王小诗手里的时候，发现一抹红落到她白皙的脸上，也染红了那点点雀斑。”（《癞皮狗》2009年第1期《直沽文化》）少女的羞涩之貌一下子撞入眼帘，和后来的“门开了，衣着新潮的王小诗扭着腰肢走了进来，随着发出咯咯的笑声”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半夜，她亲了亲熟睡的儿子，把被子给他盖好，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家。（《颠簸的女人》2009年7月3日《廊坊日报》）再现了一个当“鸽子”的母亲与儿子离别时难舍难分的场景；“我轻手轻脚地下了瓜棚，看着他蹲下身，开始向一个大西瓜下手……走到他身后，他都没发现。”（《瓜田往事》2010年7月24日《武清资讯》）连续活动的“抓贼”镜头如在眼前晃动；“二嫂急了，三下两下爬上了戏台，一把就揪住他的耳朵。”（《二哥爱唱“打金枝”》2010年10月26日《武清资讯》）鲜活的泼妇之举使人忍俊不禁；“我嫂子狠命地抓住车帮，眼看着前方，待马跑了一阵，着实抽了一下，马背上起了‘红檩子’，马咯噔一下站住了。”（《嫂子》2010年第四期《运河》），一个勇敢农村女人的形象在脑海中定格。这些画面既突显了人物个性，又推动了情节发展，同时也增加了语言的磁力和张力。真可谓“意”从画面生，“味”从景中来。

钟金胜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让“我”入“画”。他的作品多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有的是线索人物（就像莫言写的《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中的“我”一样。）有的干脆就是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这样一方面可增强“真实”性和亲切感，一方面又容易投入作者的情感，使读者在欣赏作品时引起情感的共鸣。

说实话，在文学被冷落的时候，小说写得能让人看得下去很难，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就更难，而读后能在脑海中留下印迹就难上加难。钟金胜是一位 70 后的作者，在我印象中，他没有“秀口”，但“秀”于心，慧于脑，勤于手。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很爱看小人书，生活中很注意搜集素材。其实从他的小说里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小说题材就不会这样丰富广泛，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能驾驭几十年岁月的风云，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能让小说有如连环画一样的魅力。他的小说不仅显示了观察生活的能力，也证明了他的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底。

当然，如果反复把玩，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他的小说常常运用“空白”艺术，但由于缺少铺垫，使情节转变有突兀之感，如同看小人书时突然缺了几页一样，虽在“意料之外”，但却往往不在“情理之中”；有些细节也还需进一步斟酌，不知作者以为然否。

心理学家张西超教授说过：“一个拥有生命宽度的作家必然是睿智的，淡定的。”而作者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用他灵气十足的笔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一定会让他的文学花园既郁郁葱葱，又奇葩突现。

（责编：李蔚兰）

山楂树的情怀

任烽光

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曾被一种浓浓的苏联情结所笼罩，那时的年轻人都会哼唱苏联情歌。《山楂树》这首脍炙人口的爱情歌曲，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哦，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哦，那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歌词中描写的可爱的姑娘，被两个年轻小伙子爱上，一个是锻工，一个是钳工。两个小伙子都很优秀，姑娘无法抉择。这首情歌曾在中国风靡一时。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神州大地上，当你又听到《山楂树》的轻快旋律回荡你的耳边时，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响。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山楂树之恋》，改编自艾米的同名小说，是一部描写七十年代的爱情故事。目前正在上映的《山楂树之恋》被制片方称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一是片中没有“意识形态”的过多着墨；二是没有原小说关于“性”的过多描写。

为什么不同年代的人对《山楂树之恋》这部影片有着截然不同的反映？说到底还是价值观的不同所致。当中央电视台举办《山楂树之恋》首映式时，我们见到了周冬雨和窦骁的两位纯情演员，他们并不是专业电影演员，是从众多的青年学生中选出来的。当主持人询问饰演女主角的周冬雨“你如何理解爱情时”？她干脆回答四个字：“干净、简单。”而饰演男主角的窦骁则说：“纯真、永恒。”当主持人问到参加首映式的几位年轻的女嘉宾时，“你们如结婚，婚姻能保持多久？”有的回答：“一年！”有的回答：“一年半！”有的甚至回答：“爱情可以超越道德和伦理。”面对这种尴尬的情景，资深电影演员李雪健、奚美娟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开了眼啦！”而与会的中年人、老年人的回答却不同，有的说：“要白头偕老一辈

子!”有的说:“什么叫纯?发乎情,止乎礼!”

张艺谋在今天执导《山楂树之恋》这部倾心之作,是他执导风格的又一次体现。针对有些观众的褒贬不一。张说,谈到“性”的问题,文学可以写,电影就不能那样拍,我不愿在这两张干净的脸上有许多挑逗。“性”的东西,有时比政治还敏感!张又说,文学是整个艺术事业的基础,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文学。

《山楂树之恋》小说的梗概,主要是写七十年代一个上高中的城市女孩静秋,与一个在勘探队工作的老三在村口山楂树邂逅的爱情故事。

会拉手风琴的老三给静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楂树》这个歌曲成为他们之间的红娘。五月里的一天,静秋的家门口出现了一束红红的山楂花,这是她和老三相约的信号。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静秋,后来发现老三是一个已订过婚的小伙子,这样两人就发生了矛盾。即将毕业的静秋面临着下乡插队的命运;老三此时又患上了绝症,不久就消失了。静秋最后终于找到了县医院病床上的老三,这是他们最后的团聚,他们俩躺在一张病床上,从交谈中消除了误会,但没有发生越轨的事,给这段青涩的爱情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老三临终之前把自己生前的日记、写给静秋的信件、照片,委托他弟弟保存。并留下遗言:“如果静秋今后生活过得很幸福,就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她;如果她爱情不如意,就把这些东西给她。让她知道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倾其身心爱过她。”

年复一年,每年的五月,静秋都会到村口那棵山楂树下,跟埋葬在树下的老三一起看山楂花。山楂花成为他们爱的象征。

(责编:李克山)

杨村奇案

谢紫妮

清朝年间,杨村有个杨老汉,六十多岁了仍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守着祖业田产过活,倒也衣食丰足。不足的是老伴去世多年,不免有些寂寞,但所幸留下一儿,小字名叫红玉,年方十五岁。这红玉长得清秀喜人,从小就老实听话,街坊邻居都喜欢他,夸他将来和他爹一样,是个承家守业的好后生。杨老汉对儿子更是爱若珍宝,早早地就为他聘了个童养媳养在家里。这童养媳叫蕙姑,小模样也很可爱,是五十里开外柳姓人家的女儿,柳家看中杨老汉家道殷实,儿子红玉与蕙姑年龄相当,人又规矩,就答应了杨老汉把闺女提前送到杨家做童养媳妇。而杨老汉心疼儿子,怕他孤单,没个耍伴,故要蕙姑以童养媳的身份先到杨家来。

蕙姑进杨家后,红玉和她日常在一起嬉戏说笑,两小无猜,日渐情厚。杨老汉一心盼望早点抱上孙子,在蕙姑来家三年后就为他们二人办了婚事成了亲。结婚那天,杨老汉家贺客盈门,一对新郎郎才女貌,招引得客人们赞不绝口,连连夸说:“新郎新娘真是一对玉人哪,玉人哪!”大家纷纷向杨老汉祝贺:“您老好福气啊!守着这么一对佳儿佳媳,往后日子好开心哦!”“就等着抱大孙子吧!”杨老汉捻着花白的胡须,笑咪咪地瞅着锦衣花簇的一对儿女,也觉得心满意足,禁不住呵呵地乐。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次日艳阳高照,杨老汉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停当,用过早饭,见儿子儿媳的新房门仍紧闭无声,猜想小两口新婚燕尔,甜蜜如梦不知晨昏,也便不太在意。心里笑道: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吧。于是自己在院内闲逛了一会儿,看鸡鹅争食,又到田头村道走了一遭,看了看庄稼长势,散了散心。回来已是将近晌午该用午饭的时候了,却见新房

门仍然紧闭，杨老汉心中不免来气了，觉得儿子儿媳太不懂规矩，纵是新婚情蜜，哪有大白天还躺在床上缠绵的呢，这岂不叫村人笑话，叫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人们会笑我老杨没家教！正气间，猛然又想，不对！儿子红玉循规蹈矩，怎会这样呢？媳妇是从童养媳养大的，平日里也曾教她长幼男女的礼节，虽是新婚媳妇了，但也不会连晨省昏问的规矩都不顾、日上三竿还不出来拜见我这个公爹吧！他越想越心疑，便在院内大呼：“红玉，红玉！啥时候了，还不起来！”连叫几声屋内无动静，杨老汉一下心慌了，忙叫来伙计：“把门打开！”伙计将门撞开，杨老汉也顾不得男女内外有别、翁媳礼规体面的事，闯进新房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新媳妇全身裸露，仰躺在床上，而新郎红玉却不知去向。走近观看新媳妇，花容依旧，摸摸手，却已冰凉，早已死了。检查身上却没有一处伤痕，只有锦缎被褥上洇有一滩血迹精斑，显见是二人欢爱时遗留的。杨老汉不禁放声哭嚎，他既哭眼前已命丧黄泉的儿媳，又痛心儿子的不知去向生死未卜。杨老汉老泪纵横，哭嚎得气咽声哑，左右邻居闻声赶来，见此惨状都惊得张口结舌，大家窃窃私语，议论纷纷，都不知杨老汉家里这出悲剧是为何发生的。

杨老汉涕泪满面，呆若木鸡，众人见他已无法理事，便主动帮他料理起新媳妇的丧事来。众人皆叹息不已，一面请人去寻找杨老汉儿子红玉的下落，一面派人给柳蕙姑的娘家报信。杨老汉虽悲痛得茶饭不思，但见众邻舍都来帮他料理丧事，又极力劝解他，只得自己打起精神来主事。杨老汉认为：媳妇死得突然，是凶死，不吉利；况且正是炎夏，天气酷热，他怕儿媳的尸体停在家里日久腐臭，招致瘟疫，传染邻里人家，第二天便请人收殓了棺材，抬到荒野坟地里葬了。

三日后，柳蕙姑的父亲得知女儿死讯赶到杨家，见女儿的丧事已办完，棺材已经葬到坟地里去了，连女儿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不禁哀痛锥心，老泪纵横，长声痛哭。悲痛之余他心里开始起疑，就追问杨老汉：“我女儿死了，为何不等我来见一面就埋葬了？”杨老汉悲叹道：“媳妇之死惨不忍睹，又加上天气炎热，怕尸体腐臭招来瘟疫传染邻家，故匆匆葬了，实是无奈啊！”柳父又问：“蕙姑得何病而亡？”杨老汉据实说：“洞房花烛，二人欢爱，并没生什么病。”柳父惊异道：“这可怪了，好好的我女儿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又追问：“为何不见你儿子红玉？”杨老汉又哭着说：“玉儿自那日新婚酒宴之后，晚上进了新房，至今不见踪影，也不知他哪里去了，生死不知。已请人去寻找了好几次，还是音讯全无！”柳父听了更加气恼：“呸！哪有这样事？谎话，胡扯！定是你儿子嫌弃我女儿，新婚之夜害死了她！又怕担当杀人的死罪，故连夜逃了。说不定是你们父子合谋将我女儿害死，好日后另娶新人。这明摆着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你还狡辩，我姓柳的可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当初是你求着要我家蕙姑到你家做童养媳的，可怜我女儿小小年纪就到了你家，她规矩懂礼，没犯一点过失，你们父子如何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将她害死？真是天理难容！”杨老汉有口难辩，只得忍气听亲家责斥。左右邻舍看见这情形，都来替杨老汉辩解、作证。柳父道：“你们众人作证，我说不过，如果红玉在这里的话，这件事也就容易弄明白了，可现在他畏罪躲起来不见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女儿不能白死，我只好到衙门告状了！”说罢，柳蕙姑的父亲愤愤地拂袖而去，立刻到县衙告了杨老汉父子的状。

隔日，县令率差役到了杨村，地保迅速安排地方设了公堂。县令把杨老汉叫到堂前，审问他新婚之夜媳亡子逃的事情始末，杨老汉颤巍巍地跪地如实禀告，县令又问众邻居，大家说的都和杨老汉一样。县令又问柳蕙姑父亲：“你女儿在家时可曾与人有过私情？”柳父答道：“老爷明鉴，我女儿蕙姑十三岁就到杨家做了童养媳，如何会有私情呢？”县令听了自思：“既然如此，撇开情杀不提。”便发话道：“你们众人都是一面之词，谋杀还是自亡，打开棺材就真相大白了。”于是叫差役拿绳子捆了杨老汉，牵着他到坟地指认了儿媳的坟墓，众差役掘开坟打开棺材，里面哪里有什么死去了的妙龄新娘，只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子躺在里面！围观在场的包括县令都大吃一惊。县令厉声审问杨老汉：“这是怎么回事？”杨老

汉此时也是一头雾水，糊涂得话都说不出。县令又责问众乡邻：“你们刚才还为他作证，如今可怎么说？”众人都说：“老爷，我们实在不敢说谎，当时是亲眼看见杨家的儿媳殁进这棺材里的，亲眼看见棺材被抬到这坟地里葬下的，实是没有半句谎话。现在新娘变成了老人，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柳父禀道：“老爷，棺材既然是杨老汉家抬出来的，我那棺材里的女儿如何换成了这老人的尸体，杨老汉一定知道。我女儿到哪里去了，请老爷做主，定要问他个明白。”县令听了，又把杨老汉押到堂上，叫差役动刑拷问他，逼他说出实情。杨老汉虽然熬不过大刑的折磨，却实在说不出什么，他人又老实不会说话，只好死受。众邻居又来替他求情，县令只好暂时把他押入县牢里，一面叫人把棺材重新掩埋了，一面贴出告示，招人来认领棺材里的那个老人尸体。

此事过了月余，忽然一天一个人来县衙自动投案，说自己是杨村杨老汉的儿子红玉。县令立即升堂审问他，红玉此时道出实情说：“新婚之夜，洞房花烛，因自己平日和她玩耍惯了，今忽成了新婚夫妇，天随人愿，欢喜无限，就和她戏耍玩笑，用手戏掐她的身上，引得她笑个不停，不想一下掐中了她的神谭，她忽然倒在那里不动了，我急忙持灯照她，久唤不应，四肢冰凉，才知已经死了。”

原来红玉掐中了蕙姑的神谭，她一下背过气去了，他却不懂解痉之法，又怕担害死人之罪，一时畏罪连夜逃走躲在一个朋友家中。他却不知道这事连累父亲杨老汉获罪入了狱。近日那个朋友在县城偶然看到县令贴出的告示，遂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得知父亲因他而被押在狱中受苦，不久将判刑抵罪，所以急来投案，红玉说：“请求老爷释放我父，红玉情愿自己领罪。”县令听了红玉的诉告，深信不疑，当即释放了杨老汉，把红玉押进了县牢里。

杨老汉被释放回家后，终日闷闷不乐，自言自语，邻人见他如此，怕他得了疯癫病，都来劝解他：“儿子已经回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虽然还关在牢里，可他并未犯故意杀人的死罪，日后慢慢想办法救他出狱，出了狱再给他娶一房媳妇，日子不照样会好起来嘛。”又有人劝道：“你自己一个人老是愁闷，日久非生病不可，不如自己出外去散散心，让心情好起来。”杨老汉深感邻居们的好意，便真的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袱背上，出门去了。

出了村，杨老汉惆怅不知所往，徘徊良久，突然想起离杨村七十里外的文昌县是个大县城，人烟密集，商铺繁华，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于是便搭上一条船前往文昌散心。船行到一个叫周溪的村镇边，杨老汉抬头一望，忽然看见远远河岸上的垂柳下有个年轻女人在洗衣服，那身态有些熟悉，不由心跳了一下，待船行靠近岸边时，杨老汉细瞅那女人，竟然像自己的儿媳柳蕙姑。杨老汉这一惊不小，愣愣地看了那女人好一会儿，心里寻思：天下女人相貌相像的很多，但名字多有不同，我何不用蕙姑的名字唤她试试，要是她不应那就不相干了。于是杨老汉壮着胆子抬头冲那个女人大叫道：“蕙姑，蕙姑，是蕙姑吗？”叫声未落，那女人已经抬头看见了杨老汉，不觉也吃了一惊：“来的人是我的公爹吗？您老因何来到这里？请下船来，儿媳有话想要向您说呀。”杨老汉听了她这话，惊疑不定，远远地问：“你是鬼呀还是人呀？”蕙姑脸现凄惨之容说：“儿媳是人，不是鬼呀，请您不要多疑，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您先下来再说吧。”杨老汉叫船老大将船缆住系在岸边，上了岸跟蕙姑走。大约走了一里多地，进到一所草房里。里面虽不十分宽敞，却很洁净，看着不像一般农家光景。杨老汉坐下后，直言问道：“蕙姑你因何到了这里？你可要实话告诉我，我不会责怪你的。”蕙姑听了十分悲伤，泪流满面。就把那夜的遭遇据实告诉了杨老汉。

原来，新婚之夜蕙姑一时背过气去，到第二天夜里却苏醒过来了，此时棺材已埋在坟地里。好在当时杨老汉用得急，买的只是一副薄木棺材，木板薄且有缝隙，尚能有空气流通，蕙姑在里面用力撑开板缝，大声呼喊求救，缝隙被她撑得越来越大，她才得以呼吸通畅不死。到第三天天亮时，有两个木匠背着工具经过坟地，他们是叔侄二人，姓寇，隐隐听到新坟中传出的呼救声，大吃一惊，于是两人停步察看，发现新坟上的土有震落，呼救声正出自于此坟，便挖开坟撬开棺材，发现人还活着。这蕙姑原本就年轻貌美，又穿着华丽的婚服，更加

光艳夺目，木匠中的那个侄子见了就心动了，要把蕙姑带回家去，他那个叔父是个正直善心的好人，不许侄儿这样做。就详细问明了蕙姑的住处要送她回家去。他侄子说：“叔，我如今已长成大人了，又缺少钱财，要娶媳妇也是一大难事。如今救下的这个女人正好，一不麻烦媒人说亲，二不费一文聘礼，我就娶她做老婆了，岂不是天赐良缘？”他叔叔说：“你这样做是乘人之危，伤天害理，是犯罪。不如你把她送回她丈夫家，他家必然会厚礼酬谢你，你得了好处，也不会惹下什么麻烦，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侄子生气了：“为贪图一点好处，白白丢了这样漂亮的媳妇，傻子才干呢！况且她夫家早就以为她死了才埋的，我现在救了她带她回家去，他夫家也说不出什么来，您要是不说出去别人谁知道？”他叔叔说：“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这样做，日后一旦事发，人家会把你当盗墓贼再加上抢占民女罪，到时候必然会牵连上我。我老了，不想再去受牢狱之苦，这事我决不许你做。你不愿送她回去，我就独自送她回村。”又对蕙姑说：“娘子你不用怕，老汉送你回你夫家去。”蕙姑听了十分感激，就跟着寇老汉走。没走多远，忽然身后噗地一声大响，蕙姑回头一看，只见那寇老汉已倒在地上，他那侄子手持大斧正朝他老叔后背猛砍，血流遍地，蕙姑惊吓得跌倒在地。那寇木匠狠心砍死了自己的叔父后，把他的尸体扔进了那副棺材，盖好钉牢，掩上黄土，做得完好如初。寇木匠转身一把将蕙姑从地上拉起来，逼她跟他上路。蕙姑跪下哭着哀求他：“好人求你放过我，送我回杨村，我一定重重谢你，给你足够你娶一个新媳妇的钱，决不食言。”那寇木匠鼻子里嗤了一声，色迷迷地看着她笑道：“放着眼前的美人我不要，倒去梦里寻老婆？世上有这样的傻蛋吗？你要是跟我回家，我一定好好待你，你要说不的话，我就赏你两板斧，让你和我那叔叔一块儿躺到棺材里去！”蕙姑听了那些狠话，心想要是不答应这个凶徒，一定会被他杀死。拼着一死固然能保留清白之身，然而这个冤仇就终究不能洗雪了，而且丈夫和公爹也永远不会知道我蕙姑是怎么屈死的，不若暂时留下性命，待日后找机会报仇！蕙姑于是忍悲含泪跟寇木匠走了。木匠一回到家中就逼她成了亲，蕙姑纵然有满腹冤屈，也只得从了他。

杨老汉听罢蕙姑的哭诉，不禁泪如雨下，连声说：“儿啊儿啊，想不到你受了这样的苦。这都怪我，怪我呀，怪我一直想得不够周到，匆匆忙忙就把你埋了，害你遭这恶贼的欺辱，罪过啊，罪过啊！”蕙姑也是悲哭不已，杨老汉再三安慰儿媳，又把家中变故告诉了她，对她说：“你不知我有多愁苦啊，你如果不回去，这个冤案就无法了结，红玉早晚会在牢里折磨死。赶快跟我回家去吧，等那个姓寇的恶贼回来了，你就逃不掉了！”蕙姑急忙收拾了一下，跟着杨老汉乘船返回杨村。

一路顺风进了村，快到家的時候，蕙姑忽然看见对面有个后生背着斧锯匆匆走来，仔细一看正是寇木匠，那寇木匠见蕙姑和杨老汉在一起，大吃一惊，感觉不妙，就上来强拉蕙姑跟他回去。蕙姑此时有杨老汉在身边，不再怕他，大声骂道：“呸！你这个恶贼，我以前是身单力弱才被你抢走，今天老天有眼，我婆家公爹来救我回村了。你这恶贼六亲不认，连你亲叔叔都杀害了，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在我面前行凶！”杨老汉听了蕙姑这些话，方才知那个后生就是寇木匠，气得扑上去就打，还一边大喊：“捉贼啊，快捉贼啊！”村人都闻声赶来，围上去把那寇木匠五花大绑押送到县衙。杨老汉也领着蕙姑上堂击鼓喊冤。县令闻听，立刻升堂，一用大刑，那寇木匠吓得尿了裤子，连连磕头服罪画押，县令一声令下将他押入死牢。又叫人把杨红玉从牢狱里提了出来，当堂释放。

柳蕙姑见丈夫红玉形容憔悴，披枷戴镣，十分凄惨，不禁扑上去抱住他放声大哭。县令见了也觉怜悯，便叫他们二人相搀着回家，重新结为夫妇。至此，杨老汉的老脸上一扫乌云，方才绽开喜色。

原来那寇木匠到杨村邻近的地界做了半月木工，那天正好完工回家。因离杨村不远，也是他劫数已到，行至半路，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媳妇正是从杨村的坟地里救活后抢回家的，而今神鬼不知，心中好不得意，便想绕道杨村看看动静，不料正好撞见蕙姑跟随杨老汉返回家

来，真正是冤家路窄。

杨村的这桩婚夜奇案最终以喜剧收场，从此传得四乡八镇人人皆知了。

（责编：李善成）

与贼过招

张房清

有个老汉叫李大山，一辈子也没出过几回远门。这天，他接到了妹夫从城里打来的电话，说是他妹妹得了子宫肌瘤，想要手术，可是手术的钱有点不太凑手。

李大山一听就毛了，妹妹和妹夫双双下岗，妹夫在街上靠蹬三轮车挣俩小钱，妹妹靠上饭店打短工维持着生活，还要供着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念书，真要出现个三遭八难，这日子还有个过么？

李大山电话里二话没说，把胸脯拍得“邦邦”响，一连声地许诺：“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李大山就去乡信用社取了一万元钱，匆匆忙忙地就奔向了城里。

下了长途汽车又换乘城内公共汽车，李大山还在心里暗暗地提醒自己：提包里装的可是妹妹的救命钱啊，千万可别有个什么闪失呀！

可天底下的事是越怕鬼上身，偏就有鬼扯腿。李大山两手紧紧地把提抱抱在了怀里，心说今天就是遇见了车匪路霸，剁掉了我的手，我也不会松开的。

到了站，好容易在拥挤的人群里下了车，李大山四下里撒目了一阵，见没有人盯梢，这才腾出手来朝提包里摸去。这一摸不要紧，吓得李大山“妈呀”的一声惊叫，一屁股坐到了马路牙子上。从信用社刚取出来还没凉透的那一万元钱，不知什么时候从提包里“飞”了！

李大山嘎巴着嘴，呼哧呼哧地光喘粗气，想大哭两声败败火，却愣是找不着调儿。

空着两手到了医院，妹夫那期待的眼神好像灌进了“502”胶，老是粘在了他的身上和那个倒霉的提包上。李大山实在撑不住劲了，一把把妹夫扯到了僻静的角落里，把丢钱的经过一说，妹夫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他半天，说道：“哥，你不借钱也就算了，何必再编个瞎话来骗我？”说完，再也没搭理他。到了中午，妹夫连顿饭也没管他，气得李大山像个张嘴蛤蟆，恨不能一把把公共汽车上那帮可恨的扒手抓过来吞了。

李大山蔫头耷脑地回到家里，把满肚子的委屈跟老婆子一说，没想到老婆子立时像被火烧了屁股一样一蹦老高，跟他连哭带嚎，说他年轻时就不是什么好饼，今天一准是在城里又把花花肠子翻出来了，去了那种地方，被“三陪”小姐把钱给敲了去。那么厚的一沓钱，放在提包里被扒手掏了去竟然不知道？鬼才相信！

李大山像只钻进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上吊的心思都有。可想来想去，也怪不得妹夫和老婆子，罪魁祸首还是那些公共汽车上的扒手。所以，李大山走着坐着，满脑子想的是，要是能把扒手的手指头剁掉了那才叫解恨！

这天晚上，李大山正蹲在灶房里抽闷烟，忽听身后“啪嗒”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大老鼠被他下的铁夹子夹了个正着，连老鼠的脑袋都给夹扁了。李大山高兴得“啪！”地一拍脑门：“对呀，这东西要是放在了提包里，不把伸手贼的手指头夹掉才怪呢。”

李大山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搭车来到了城里。上了公共汽车，李大山装出了很害怕的样子，一会儿往提包上瞅瞅，一会儿把提包搂在了怀里。也不知道坐了几站，假装一时不注意的李大山终于听到了让他心花怒放的“啪嗒”一声。待他笑咪咪地低下头来一看，

差点没气死!怎么?只见那扒手正瞪着疑惑的眼睛,从提包里往外抽医院大夫用的铁镊子呢,镊子下面带出的正是那只犯了机关的老鼠夹子。

没把扒手的手指头夹下来,还赔上了一只老鼠夹子,李大山别提有多窝火了。但扒手这样容易上钩,又大大地刺激了他。此后,李大山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河,各种惩戒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地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脑袋里闪现。

这天,李大山终于又想出了一个惩治扒手的好办法,激动得他又好几夜都翻来覆去地没睡好觉。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吓得他后脊梁骨“嗖嗖”直冒凉气,但想到那么多人都是和他一样被扒手所害,他也就顾不上啦。

这天,第三次来到城里的李大山好像成了大老板,在公共汽车上买票拿的都是嘎嘎新的百元大钞,找回的零钞随便地往提包里一塞,然后竟扶着座位打起盹来。

刚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妈呀”的一声,李大山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斜着眼一看,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捏着右手的食指疼得呲牙裂嘴,手指上两只小孔正往外冒着黑色的血汁。李大山微笑着拎起提包下了这路车,抬腿又上了那路……

不久,城里传出了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许多以扒窃为生的扒手都收了手,原因是用来行窃的手指莫名其妙地被轻微的毒性感染,很长时期内再也做不成“生意”。

这天,李大山又取了一万元现金去城里送给妹妹,一路上竟出奇地顺利。

晚上,李大山坐在妹夫家的沙发上品着茶水,就见电视上的本地新闻说,许多扒手销声匿迹,公共汽车已经“天下无贼”。李大山一边用嘴“噗噗”地吹着杯子上漂浮的茶叶,一边在心底暗笑:“哼!不叫我的‘野鸡脖子’惩戒法儿,那有这种奇妙的效果?”

原来,李大山把两条本地叫做“野鸡脖子”的微毒蛇用麻绳绑在了提包的底下,故意往里面放找回的零钞,心急的扒手见镊子起不了作用,提包底下那两条窝火的蛇就等着他们往里伸那肉乎乎的手呢……

“商道文艺奖”首届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征稿启事

为繁荣小小说创作,发掘精品,打造精品,使小小说精品走向市场,营造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协调共进的强大氛围。天津市作家协会、武清区文联与商道(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媒体和实力企业,隆重举办“商道文艺奖”首届全国小小说大赛,望各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踊跃参加。

一、征稿时间

1、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5月30日,信函以当地邮戳为准,电子邮件以发送时间为准。

2、初选时间。参赛稿件初选时间为2011年5月30日至2011年6月30日,入围稿件于2011年7月30日前在大赛官方网站公布。

3、评奖时间。参赛稿件评奖时间为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30日,评选结果将于2011年9月1日前在大赛官方网站公布。

4、颁奖时间。颁奖活动将于2011年10月举行,具体时间将在大赛官方网站公布。届时,组织“商道文艺奖”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大型颁奖晚会,邀请特等奖、金、银、铜奖、优秀奖获得者参加颁奖晚会。

二、征稿要求

1、稿件要求。参赛稿件要充分体现“商道”精神,注重思想性、哲理性、可读性和戏

剧性，让读者读后能在管理、营销、励志等方面得到深刻启示。稿件要求原创，体裁为小小说，字数在 1000 字以内。

2、投稿要求。作者投稿时请注明“‘商道文艺奖’首届全国小小说大赛征文”字样，并在投稿时附不少于 300 字的创作简历和一寸免冠近照一张，同时注明联系地址、联系电话、QQ、电子信箱、银行卡账户账号、身份证影印件，以便组委会联系、寄发稿酬。

三、投稿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光明道君利大厦 7 层 702 室商道（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301700。

投稿信箱：shangdaochina@163.com

投稿传真：（022）22222 114，咨询电话：（022）8988 1515

四、奖项设置

“商道文艺奖”首届全国小小说大赛共设获奖作品 100 篇，其中特等奖一篇，奖金 2 万元，并颁发奖杯及证书；金奖二篇，奖金各 1 万元，并颁发奖杯及证书；银奖二篇，奖金各 5000 元，并颁发奖杯及证书；铜奖五篇，奖金各 2000 元，并颁发奖杯及证书；优秀奖 10 篇，奖金各 1000 元，并颁发纪念品及证书；入围奖 80 篇，奖金 100 元，并颁发纪念品及证书。铜奖以上由企业冠名并提供奖杯，其他奖杯和纪念品由企业提供。

五、评审人员

本次活动聘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审组成员为总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天津作家协会知名作家为评审委员。人员名单将在活动进入评审阶段前，在活动官方网站公布。